

唐摭言 五代·王定保

卷一

○统序科第

《周礼》，乡大夫具乡饮酒之教，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举贤者贡于王庭。非夫乡举里选之义源于中乎夫子圣人，始以四科齿门弟子，后王因而范之。汉革秦乱，讲求典礼，亦解循涂方辙，以须贤俊，考德行则升孝廉而激浮俗，抡道艺则第隗造而广人文，故郡国贡士无虚岁矣。由是天下上计集于大司徒府，所以显五教于万民者也。我唐沿隋法汉，孜孜矻矻，以事草泽。琴瑟不改，而清浊殊涂；丹漆不施，而丰俭异致。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覆，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厥有沿革，录之如左：

○贡举厘革并行乡饮酒

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敕应诸州贡士：上州岁贡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数。所宜贡之人解送之日，行乡饮礼，牲用少牢，以官物充。

○会昌五年举格节文

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举士人等修明经、进士业者，并隶名所在监及官学，仍精加考试。所送人数：其国子监明经，旧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请送三百人；进士，依旧格送三十人；其隶名明经，亦请送二百人；其宗正寺进士，送二十人；其东监同华、河中所送进士，不得过三十人，明经不得过五十人。其凤翔、山南西道东道、荆南、鄂岳、湖南、郑滑、浙西、浙东、鄜坊、宣商、泾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其河东、陈许、汴、涂泗、易定、齐德、魏博、泽潞、幽孟、灵夏、淄青、郓曹、兖海、镇冀、麟胜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一十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金汝、盐丰、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过七人，明经不得过十人。其诸支郡所送人数，请申观察使为解都送，不得诸州各自申解。诸州府所试进士杂文，据元格并合封送省。准开成三年五月三日敕落下者，今缘自不送所试以来，举人公然拔解；今诸州府所试，各须封送省司检勘，如病败不近词理，州府妄给解者，试官停见任用阙。

○述进士上篇

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竟集于进士矣。由是赵俦等尝删去俊、秀，故目之曰《进士登科记》。者

，闻有序，乡有庠，以时教行礼而视化焉。其有秀异者，则升于诸侯之学；诸侯岁贡其尤著者，移之于天子，升于太学，故命曰“造士”，然后命焉。《周礼》：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以告于王者，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若列之于科目，则俊、秀盛于汉、魏；而进士，隋大业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也明矣。然彰于武德而甲于贞观。盖文皇帝修文偃武，天赞神授，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若乃光宅四夷，垂祚三百，何莫由斯之道者也。

○述进士下篇

元和中，中书舍人李肇撰《国史补》，其略曰：进士为时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实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终身为闻人，故争名常为时所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谓之“等第”，外府不试而贡者谓之“拔解”，将试各相保谓之“合保”，群居而赋谓之“私试”，造请权要谓之“关节”，激扬声价谓之“还往”，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藉而入选谓之“春关”，不捷而醉饱谓之“打盹燥”，匿名造谤谓之“无名子”，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挟藏入试谓之“书策”，此其大略也。其风俗系于先达，其制置存于有司。虽然，贤者得其大者，故位极人臣，常有十二三；登显列，十有六七。而元鲁山、张睢阳有焉，刘辟、元翀有焉。

○散序进士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宏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独孤及撰《河南府法曹参军张徙师墓志》云：“徙师祖损之，隋大业中进士甲科，位至侍御史诸曹员外郎。损之生法，以硕学丽藻，名动京师，亦举进士，自监察御史为会稽令。”

○两监

按《实录》：西监，隋制；东监，龙朔元年所置。开元已前，进士不由两监者，深以为耻。《李华员外寄赵七侍御诗》，略曰：“昔日萧邵友，四人才

成童。”邵后二年擢第，以冤横贬，卒南中。又郭代公、崔湜、范履冰辈。皆由太学登第。李肇舍人撰《国史补》亦云：天宝中，袁咸用、刘长卿分为朋头，是时常重两监。尔后物态浇漓，稔于世禄，以京兆为荣美，同、华为利市，莫不去实务华，弃本逐末；故天宝二十载，敕天下举人不得言乡贡，皆须补国子及郡学生。广德二年，制京兆府进士，并令补国子生，斯乃救压覆者耳。奈何人心既去，虽拘之以法，犹不能胜。矧或执大政者不常其人，所立既非自我，则所守亦不坚矣。由是贞元十年已来，殆绝于两监矣。贞观五年已后，太宗数幸国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置学生凡三千二百六十员。无何，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未有。至永淳已后，乃废。龙朔二年九月，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束脩之礼，各绢三匹；四门学生，各绢二匹；隽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学，各绢一匹。皆有酒脯。其分束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年国子监所管学生，国监试；州县学生，当州试。并艺业优长者为试官，仍长官监试。其试者通计一年所授之业，口问大义十条。得八已上为上，得六已上为中，得五已下为下。类三不及，在学九年。会昌五年正月，敕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修明经、进士业者，并宜隶名太学；外州寄学及士人并宜隶名所在官学；仍永为常制。

○西监

元和二年十二月，奏：“两京诸馆学生总六百五十员。每馆定额如后：两京学生，五百五十员；国子馆，八十员；太学，七十四员；四门馆，三百员；广文馆，六十员，律馆、算馆，各十员。”又奏：“伏见天宝已前，国学生其数至多，并有员额。至永泰后，西监置五百五十员，东监近置一百员，未定每馆员额。今谨具每馆定额如前。伏请下礼部准格补置。”敕旨：“依。”

○东监

东监，元和二年十二月，敕东都国子监量置学生一百员：国子馆十员，太学十五员，四门五十员，律馆十员，广文馆十员，书馆三员，算馆二员。

○乡贡

乡贡里选，盛于中乎！今之所称，盖本同而末异也。今之解送，则之上计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太常选民年十八已上好学者，补弟子；郡国有好文学，敬顺于乡党者，令与计偕，受业太常，如弟子。一岁辄课通经艺，补文学掌故。上第为郎。其秀异等，太常以名闻；其下材不事学者，罢之。若等虽举于乡，亦由于学。两汉之制盖本乎《周礼》者也。有唐贞元已前，两监之外，亦颇重郡府学生，然其时亦由乡里所升，直补监生而已。尔后膏粱之族，率以学校为鄙事。若乡贡，盖假名就贡而已。景云之前，乡贡岁二三千人，盖用之乡

贡也。咸亨五年，七世伯祖鸾台凤阁龙石白水公，时任考功员外郎，下覆试十一人，内张守贞一人乡贡。开耀二年，刘思元下五十一人，内雍思泰一人。永淳二年，刘廷奇下五十五人，内元求仁一人。光宅元年闰七月二十四日，刘廷奇重试下十六人，内康庭芝一人。长安四年，崔湜下四十一人，李温玉称苏州乡贡。景龙元年，李钦让称定州乡贡附学。尔来乡贡渐广，率多寄应者，故不甄别，置于榜中。信本同而末异也明矣。大历中，杨綰疏请复旧章，贵全乎实。寻亦寝于公族，垂空言而已。

○广文

天宝九年七月，诏于国子监别广文馆，以举常修进士业者，斯亦救生徒之离散也。始，其春官氏擢广文生者，名第无高下。贞元八年，欧阳詹第三人，李观第五人。迩来此类不乏。暨大中之末，咸通、乾符以来，率以为末第。或曰：“乡贡，宾也；学生，主也。主宜下于宾，故列于后也。”大顺二年，孔鲁公在相位，思矫其弊，故特置吴仁璧于蒋肱之上。明年，公得罪去职，及第者复循常而已。悲夫！

○两都贡举

永泰元年，始置两都贡举，礼部侍郎官号皆以“两都”为名，每岁两地别放及第。自大历十一年停东都贡举，是后不置。

○试杂文

进士科与雋、秀同源异派，所试皆答策而已。两汉之制，有射策、对策二义者何射者，谓列策于几案，贡人以矢投之，随所中而对之也。对则明以策问授其人而观其臧否也。如公孙宏、董仲舒，皆由此而进者也。有唐自高祖至高宗，靡不率由旧章。垂拱元年，吴师道等二十七人及第后，敕批云：“略观其策，并未尽善。若依令式，及第者唯只一人；意欲广收其材，通三者并许及第。”后至调露二年，考功员外刘思元奏请加试帖经与杂文，文之高者放入策。寻以则天革命，事复因循。至神龙元年方行三场试，故常列诗赋题目于榜中矣。

○朝见

国朝旧式：天下贡士，十一月一日，赴朝见。长寿二年，拾遗刘承之上疏：“请元日举人朝见，列于方物之前。”從之。见状，台司接览，中使宣口敕慰谕。建中元年十一月，朝集使及贡士见于宣政殿。兵兴已来，四方不上计，内外不会同者，二十五年矣。今计吏至一百七十三人矣。仍令朝集使每日二人待制。

○谒先师

开元五年九月，诏曰：“有宾献之礼，登于天府，扬于王庭，重学尊师

，兴贤进士；能美风俗，成教化，盖先王之由焉。朕以寡德，钦若前政，思与子大夫复臻于理，故他日访道，有时忘餐；乙夜观书，分宵不寐。悟专经之义，笃学史之文。永怀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奖劝！其诸州乡贡、明经、进士，见讫宜令引就国子监谒先师，学官为之开讲，质问其义。宜令所司优厚设食。两馆及监内得举人亦准。其日，清资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观礼，即为常式。《易》曰：‘学以聚之，问以辩之。’《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于习才也。”

○进士归礼部

隽、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李昂员外性刚急，不容物，以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司，谈毁失实，窃病之而将革焉。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于人者，当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乃举权于昂。昂怒，集贡人，召权庭数之。权谢曰：“人或猥，窃闻于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典，将与众评之若何？”皆曰：“惟公之命！”既出，权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吾也。吾诚不第决矣，又何藉焉！”乃阴求昂瑕以待之。异日会论，昂果斥权章句之疵以辱之。权拱而前曰：“夫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有雅什，常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间。’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耄，厌倦天下，将禅于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时国家宁谧，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闻惶骇，蹶起，不所酬，乃诉于执政，谓权风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复，不受嘱请，及有请求者，莫不先徙。由是庭议以省郎位经，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

论曰：“永徽之后，以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于时场籍，先两监而后乡贡，盖以朋友之臧否，文艺之优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扬去就，与众共之。有如赵、邵、萧、李，娄、郭、苑、陈，靡不名遂功成，交全契分。洎乎近代，厥道浸微；玉石不分，薰莠错杂。长我之望殊缺，远方之来亦乖。止谓群居，固非瓦合。是生而之者，性也；学而之者，习也。浑金璞玉，又何追琢之劳乎潢污行潦，又何板筑之置乎？纁衣之献，彼迹疏而道亲也；画龙之刻，斯面交而心贼也。后之进者，定交择友，当问道之何如

卷二

○京兆府解送

神州解送，自开元、天宝之际，率以在上十人，谓之“等第”，必求名实

相副，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倚而选之，或至浑化，不然，十得其七八。苟异于是，则往往牒贡院请落由。暨咸通、乾符，则为形势吞嚼，临制近，同及第，得之者互相夸诧，车服侈靡，不以为僭；仍期集人事，贞实之士不复齿，所以废置不定，职此之由。其始末录之如左：

○元和元年登科记京兆等第榜叙

天府之盛，神州之雄，选才以百数为名，等列以十人为首，起自开元、天宝之世，大历、建中之年，得之者搏跃云衢，阶梯兰省，即六月冲宵之渐也。今所传者始于元和景戌岁，次叙名氏，目曰《神州等第录》。

○废等第

开成二年，大尹崔珙判云：“选文求士，自有主司。州司送名，岂合差第今年不定高下，不锁试官；既绝猜嫌，暂息浮竞。”差功曹卢宗回主试。除文书不堪送外，便以所下文状为先后，试杂文后，重差司录侯云章充试官，竟不列等第。明年，崔琪出镇徐方，复置等第。

大中七年，韦澳为京兆尹，榜曰：“朝廷将裨教化，广设科场，当开元、天宝之间，始专明经、进士；及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当时唯务切磋，不分党甲，绝侥幸请托之路，有推贤让能之风。等列标名，仅同科第；既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来，前规顿改，互争强弱，多务奔驰；定高卑于下第之初，决可否于差肩之日；会非考核，尽系经营。奥学雄文，例舍于贞方寒素；增年矫貌，尽取于朋比群强。虽中选者曾不足云，而争名者益炽其事。澳叨居畿甸，合贡英髦；非无藻鉴之心，惧有爱憎之谤。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广以轻举茂才免官；况在管窥，实难裁处。况礼部格文，本无等第，府解不合区分。其今年所合送省进士、明经等，并以纳策试前后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

○置等第

乾符四年，崔涪为京兆尹，复置等第。差万年县尉公乘亿为试官。试“火中寒暑退”赋，“残月如新月”诗。

李时韦 劓沈 驾罗 隐刘 綦倪 曙唐 骈周 繁吴 廷隐，贾涉

○府元落

郭求（元和元年）杨正举（六年）唐炎（八年）高鉉（九年）平曾（长庆二年贬）崔伸（宝历二年罢）韦铤（太和二年）郑徙谿（开成二年）韦瑑（乾宁二年）

○等第末为状元

李固言（元和七年）

○等第罢举

刘鹭田鬯（并元和七年） 张傒 韦元佐（并元和八年）
孟夷（十二年） 韦璟（十四年）
辛谅 崔壳 薛浑（并长庆元年） 韦澌 李余（并二年）
郭崖（三年） 李景方 卢鎰（并宝历元年）
韦敖（二年） 元道 韦衍（并大和二年）
殷恪 刘筠（并八年） 崔瀆（开成二年）
胡澳 樊京（并卒） 温岐（四年）
苏俊（卒） 韩宁（会昌二年） 李暮 韩肱（并三年）
魏镣 孙玅（并四年卒） 韦劼 沈驾 罗隐 周繁（并乾符三年）

○为等第后久方及第

韦力仁赵蕃（并三年） 黄颇刘綦（后二十一年）

论曰：孟轲言：“遇不遇，命也。”或曰：性能则命通。以此循彼，匪命徙于性耶！若乃大者科级，小者等列，当其角逐文场，星驰解试，品第潜方于十哲，春闱断在于一鸣；奈何取舍之源，殆不踵此！或解元永黜，或高等寻休。黄颇以洪奥文章，蹉跎者一十三载；刘綦以平漫子弟，汨没者二十一年。温岐滥窜于白衣，罗隐负冤于丹桂。由斯言之，可谓命通性能，岂曰“性能命通”者欤！苟怫于是，何奸宄乱常不有之矣！

○海述解送

荆南解比，号“天荒”。大中四年，刘蛻舍人以是府解及第。时崔魏公作镇，以破天荒钱七十万资蛻。蛻谢书略曰：“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主

○争解元叩贡院门求试后到附

同、华解最推利市，与京兆无异，若首送，无不捷者。元和中，令狐文公镇三铎，时及秋赋，榜云：“特加置五场。”盖诗、歌、文、赋、帖经，为五场。常年以清要书题求荐者，率不减十数人，其年莫有至者。虽不远千里而来，闻是皆浸去；惟卢宏正尚书独诣华请试。公命供帐，酒馔侈靡于往时。华之寄客毕，纵观于侧。宏正自谓独步文场。公命日试一场，务精不务敏也。宏正已试两场，而马植下解。植，将家子弟，從事辈皆窃笑。公曰：“此未可。”既而试《登山采珠赋》。略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当，遂夺宏正解元。后宏正自丞郎将判鹺，俄而为植所据。宏正以手札戏植曰：“昔日华元，已遭毒手；今来鹺务，又中老拳。”复日，试破《竹赋》。

咸通末，永乐崔侍中廉问江西，取罗邺为督邮，邺因主解试。时尹璞自远来求计偕，璞有文而使气，邺挟私黜之，璞大恚，怒疏邺云：“罗邺讳则，则

可也。”邺父则，为余杭盐铁小吏。

白乐天典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祐自负诗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后至。会郡中有宴，乐天讽二子矛盾。祐曰：“仆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嘉句”祐曰：“甘露寺诗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又金山寺诗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凝曰：“善则善矣，奈无野人句云‘千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祐愕然不对。于是一座尽倾。凝夺之矣。

大中中，纥干峻与魏牟渠争府元，而纥干屈居其下。翌日，牟渠暴卒。时峻父方镇南海，由是为无名子所谤，曰：“离南海之日，应得数斤；当北阙之前，未消一捻。”因此峻兄弟皆罢举。

张又新时号“张三头”。

国朝自广明庚子之乱，甲辰，天下大荒，车驾再幸岐梁，道仅相望，君国率不以贡士为意。江西钟传令公起于义聚，奄有疆土，充庭述职，为诸侯表式，而乃孜孜以荐贤为急务。虽州里白丁，片文只字求贡于有司者，莫不尽礼接之。至于考试之辰，设会供帐，甲于治平。行乡饮之礼，常率宾佐临视，拳拳然有喜色。复大会以饯之，筐篚之外，率皆资以桂玉。解元三十万，解副二十万，海送皆不减十万。垂三十载，此志未尝稍息。时举子有以公卿关节，不远千里而求首荐者，岁常不下数辈。

合淝李郎中群，始与杨衡、符载等，同隐庐山，号“山中四友”。先是封川李相迁阁长，会有名郎出牧九江郡者，执辞之际，屡以文柄迎贺于公。公曰：“诚如所言，庐山处士四人，倘能计偕，当以到京兆先后为齿。”既，公果主文。于是拥旌旗，造柴关，激之而笑。时三贤皆胶固，惟合淝公年十八，矍然曰：“及其成功，一也！”遂束书就贡。比及京师，已锁贡院，乃槌院门请引见。公问其所止。答云：“到京后时，未遑就馆。”合淝神质瑰秀，主副为之动容。因曰：“不为作状头，便可延于吾庐矣。”杨衡后因中表盗衡文章及第，诣阙寻其人，遂举，亦及第。或曰：“见衡业调诗，其自负者，有“一一鹤声飞上天”之句。初遇其人颇愤怒，既而问曰：“且‘一一鹤声飞上天’在否？”前人曰：“此句兄最惜，不敢辄偷。”衡笑曰：“犹可恕矣。”符载后佐李鹭为江西副使，失意，去徙刘辟。

高贞公郢就府解后，时试官别出题目曰“沙洲独鸟赋”。郢拔笔而成曰：“馱有飞鸟，在河之洲。一饮一啄，载沈载浮。赏心利涉之地，浴质至清之流。”

○得失以道

李翱与弟正辞书，其书曰：“汝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怀，念勿在意。

凡人之穷达，所遇犹各有时尔，何独至于贤丈夫而反无其时哉！此非吾人之所忧也。吾所忧者何畏吾之道未到于天人之际耳。其心既自以为到，且无谬，则吾何往而不得所乐何必与夫时俗之人同得失忧喜而动乎心借如用汝之所，分为十焉，用其九学圣人之道而和其心，使余者以与时进退俯仰，如可求也，则不啻富且贵也；如非吾力也，虽尽其十，只益动其心尔，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俗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一艺而名之哉！仲尼、孟轲，没千余岁矣，吾不及见其人，能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其读吾辞者而不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则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贵与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其无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爱屑屑于其间哉！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吾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为哉！汝虽性过于人，然而未能浩浩于其心，吾故书其所怀以张汝，且以乐言吾道云尔。”

○悲恨

太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参军，主试，不送魏相公謩，深衔之。会昌中，回为刑部侍郎，謩为御史中丞，尝与次对，官三数人候对于阁门。謩曰：“某顷岁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应声答曰：“经，如今也不送。”謩为之色变，益怀愤恚。后回谪牧，建州謩大拜，回有启状，謩悉不纳。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隶籍者所费不下数十万，其人切恨停废。后因亡命至京师，接时相诉冤，诸相皆不问。会停午，憩于槐阴，颜色憔悴，傍人察其有私，诘之。其人具述本意，于是诲之曰：“建杨相公素与中书相公有隙，子盍诣之！”言讫，魏公导骑自中书而下；其人常怀文状，即如所诲，望尘而拜。导徒问，对曰：“建州百姓诉冤。”公闻之，倒持尘尾，敲檐子门，令止；及览状，所论事二十余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于是为魏相极力锻成大狱。时李相已量移邓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鞠，却回建阳，竟坐贬抚州司马，终于贬所。

卢吉州肇，开成中，就江西解试，为试官不送。肇有启谢曰：“巨鳌戾嶷，首冠蓬山。”试官谓之曰：“昨某限以人数挤排，虽获申展，深惭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谓”，肇曰：“必明公垂问。大凡顽石处土，巨鳌戴之，岂非‘首冠’耶！”一座闻之大笑。

华良夫尝为京兆解，不送。良夫以书让试官曰：“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良夫之族，未有登是科者，以此慨叹愤惋。徒十岁读书，学为文章，手写之文，过于千卷。”

王冷然与御史高昌字书曰：“仆之怪君，甚久矣。不忆往日任宋城县尉乎仆稍善文章，每蒙提奖，勤勤见过；又以齐曠，叨承恩顾，铭心在骨。复闻升进不出台省，当为风波可望，故旧不遗。近者，伏承‘皇皇者华’，出使江外，路次于宋，依然旧游，门生故人，动有十辈，蒙问及者众矣，未尝言冷然。明公纵欲高心，不垂半面，岂不畏天下窥公侯之浅深与著绿袍，乘骢马，踉跄正色，谁敢直言仆所以数日伺君，望尘而拜，有不平事，欲图于君，莫厌多言而彰公短也。先天年中，仆虽幼小，未闲声律，辄参举选。公既明试，量拟点额；仆之枉落，岂肯缄口！是则公之激仆，仆岂不！公之辱仆，仆终不忘，其故亦上一纸书，蒙数遍读，重相摩奖，道有性灵云。某年来掌试，仰取一名，于是逡巡受命，匍匐而归，一年在长安，一年在洛下，一年在家园。去年冬十月得送，今年春三月及第。往者虽蒙公不送，今日亦自致青云。天下进士有数，自河以北，惟仆而已。光华藉甚，不是不，君须稍垂后恩，雪仆前耻；若不然，仆之方寸别有所施。何者故旧相逢，今日之谓也。仆之困穷，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仆之今朝。因斯而言，相去何远！君是御史，仆是词人，虽贵贱之间，与君隔阔；而文章之道，亦谓同声。而不可以富贵骄人，亦不可以礼义见隔。且仆家贫亲老，常少供养，兄弟未有官资，嗷嗷环堵，菜色相看，贫而卖浆。值天凉，今冬又属停选。试遣仆为御史，君在贫途，见天下文章，精神、气调得如王子者哉！实能忧其危，拯其弊。今公之富贵亦不可多得。意者，望御史今年为仆索一妇，明年为留心一官。幸有余力，何惜些些此仆之宿憾，口中不言；君之此恩，顶上相戴。傥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使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于君乎仆生长草野，语诚触忤。并诗若干首，别来三日，莫作旧眼相看。山东布衣，不识忌讳。冷然顿首。”

论曰：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又曰：“求己，不责于人。”君子振迹发身，咸顛善地。反之于己，何得丧之不常；望之于人，则爱憎之竞作。王冷然之负气，推命何疏；魏丞相之复仇，尤人太过。陵轹险诋，二子得之。有若李文公诲弟之书，华良夫于时之启，所谓君子之儒也。徐凝、马植，岂非得之！且武当垂名于不朽，尹璞所谓虽文何益！后之学者，得不以为炯戒哉！

卷三

○散序

定保生于咸通庚寅岁，时属南蛮骚动，诸道征兵，自是联翩，寇乱中土；虽旧第太平里，而迹未尝达京师。故治平盛事，罕得博闻；然以乐闻科第之美，尝谘访于前达间。如丞相吴郡陆公扈，翰林侍郎濮阳公融，恩门右省李常

侍渥，颜夕拜堯，從翁丞相溥，從叔南海记室涣，其次同年卢十三延让、杨五十一赞图、崔二十七籍若等十许人，时蒙言及京华故事，靡不录之于心，退则编之于简策。始以进士宴游之盛。案李肇舍人《国史补》云：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远。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向之下第举人，不复预矣。所以长安游手之民，自相鸠集，目之为“进士团”。初则至寡，洎大中、咸通已来，人数颇众。其有何士参者为之酋帅，尤善主张筵席。凡今年才过关宴，士参已备来年游宴之费，由是四海之内，水陆之珍，靡不毕备。时号“长安三绝”。团司所由百余辈，各有所主。大凡谢后便往期集院院内供帐宴饌。卑于鞶鞶。其日，状元与同年相见后，便请一人为录事其余主宴、主酒、主乐、探花、主茶之类，咸以其日辟之。主两人，一人主饮妓。放榜后，大科头两人，常诘旦至期集院；常宴则小科头主张，大宴则大科头。纵无宴席，科头亦逐日请给茶钱。第一部乐官科地，每日一千，第二部五百，见烛皆倍，科头皆重分。逼曲江大会，则先牒教坊请奏，上御紫云楼，垂帘观焉。时或拟作乐，则为之移日。故曹松诗云：“追游若遇三清乐，行從应妨一日春。”敕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图障、酒器、钱绢实其中，逢花即饮。故张籍诗云：“无人不借花园宿，到处皆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阙一则罚金。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殫述。洎巢寇之乱，不复旧态矣。

○谢恩

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入门，并叙立于阶下，北上东向。主司列席褥，东面西向。主事揖状元已下，与主司对拜。拜讫，状元出行致词，又退著行，各拜主司，答拜。拜讫，主事云：“请诸郎君叙中外。”状元已下各各齿叙，便谢恩。余人如状元礼。礼讫，主事云：“请状元典谢名第。第几人，谢衣钵。”谢讫，即登阶，状元与主司对坐。于时，公卿来看，皆南行叙坐；饮酒数巡，便起赴期集院。三日后，又曲谢。其日，主司方一一言及荐导之处，俾其各谢挈维之力；苟特达而取，亦要言之。

○期集

谢恩后，方诣期集院。大凡敕下已前，每日期集，两度诣主司之门；然三日后，主司坚请已，即止。同年初到集所，团司、所由辈，参状元后，便参众郎君。拜讫，俄有一吏当中庭唱曰：“诸郎君就坐，只东双西。”其日釀罚不少。又出抽名纸钱，每人十千文。其敛名纸，见状元。俄于众中募抽三五个人，便出此钱铺底，一自状元已下，每人三十千文。

○点检文书

状元、录事具启事取人数，主司于其间点请三五人工于八韵、五言者。或文字乖讹，便在点窜矣。大约避庙讳、御名、宰相讳。然三十所制，分为两卷，以金铜轴头、青缥首进上。

○过堂

其日，团司先于光范门里东廊供帐备酒食。同年于此候宰相上堂后参见。于时，主司亦召闻三两人，会于他处。此筵罚钱不少。宰相既集，堂吏来请名纸；生徒随座主过中书，宰相横行，在都堂门里叙立。堂吏通云：“礼部某姓侍郎，领新及第进士见相公。”俄有一吏抗声屈主司，乃登阶长揖而退，立于门侧，东向；前后状元已下叙立于阶上。状元出行致词云：“今日日，礼部放榜，某等幸忝成名，获在相公陶铸之下，不任感惧。”言讫，退揖。乃自状元已下，一一自称姓名。称讫，堂吏云：“无客。”主司复长揖，领生徒退诣舍人院。主司褰简，舍人公服鞞鞋，延接主司。然舍人礼貌谨敬有加。随事叙杯酒，列于阶前，铺席褥，请舍人登席。诸生皆拜，舍人答拜。状元出行致词，又拜，答拜如初。便出于廊下，候主司出，一揖而已。当时诣宅谢恩，便致饮席。

○关试

吏部员外，其日于南省试判两节。诸生谢恩。其日称“门生”，谓之“一日门生”。自此方属吏部矣。

○宴名

大相识次相识小相识闻喜樱桃月灯打球牡丹看佛牙关宴主

○今年及第明年登科

郭代云十八擢第；其年冬，制入高等。

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绝寄旧同年曰：“金榜题名墨上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每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

○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

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故贞元中，刘太真侍郎试慈恩寺望杏园花发诗，会昌三年，赞皇公为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敕谏议大夫陈商守本官，权贡举。后因奏对不称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仆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二十二日，中书奏：“奏宣旨，不欲令及第进士呼有司为座主，趋附其门。兼题名、局席等条，疏进来者。’伏以国家设文学之科，求贞正之士，所宜行敦风俗，义本君亲，然后申于朝廷，必为国器。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成胶固。所以时风浸薄，臣节何施树党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后，进士及第任一度参见有司，向后不得聚集参谒，及于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会朝官及

题名、局席，并望勒停。缘初获美名，实皆少隽；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惟不得聚集同年进士，广为宴会。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谨具如前。’奉敕：‘宜依。’”于是向之题名，各尽削去，盖赞皇公不由科第，故设法以排之。洎公失意，悉复旧态。

曲江游赏，虽云自神龙以来，然盛于开元之末。何以之案实录：天宝元年，敕以太子太师萧嵩私庙逼近曲江，因上表请移他处，敕令将士为嵩营造。嵩上表谢，仍议令将士创造。敕批云：“卿立庙之时，此地闲僻；今傍江修筑，举国胜游。与卿思之，深避喧杂，事资改作，遂命官司承已拆除，终须结构。已有处分，无假致辞！”

萧颖士开元二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夔无与比。常自携一壶，逐胜郊野。偶憩于逆旅，独酌独吟。会风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领一小僮避雨于此。颖士见其散冗，颇肆陵侮。逡巡，风定雨霁，车马卒至，老父上马呵殿而去。颖士仓忙覘之，左右曰：“吏部王尚书也。”颖士常造门，未之面，极所惊愕，明日，具长笺，造门谢。尚书命引至庑下，坐而责之，且曰：“所恨与子非亲属，当庭训之耳！”复曰：“子负文学之名，倨忽如此，止于一第乎！”颖士终于扬州功曹。

小归尚书榜，裴起部与邠之李搏先辈旧友。搏以诗贺廷裕曰：“铜梁千里曙云开，仙笋新从紫府来。天下也张新羽翼，世间无复旧尘埃。嘉祜果中君平卜，贺喜须斟卓氏杯。应笑戎藩刀笔吏，至今泥泽曝鱼鳃。”既而复以二十八字谑之曰：“曾随风水化凡鳞，安上门前一字新。闻道蜀江风景好，不何似杏园春？”裴有六韵答曰：“何劳问我成都事亦报君便纳降。蜀柳笼堤烟矗矗，海棠当户燕双双。富春不并穷师子，濯锦全胜旱曲江。高卷绛纱杨氏宅，半垂红袖薛涛窗。浣花泛鹧诗千首，静众寻梅酒百缸。若说弦歌与风景，主人兼是碧油幢。”

大和二年，崔郾侍郎东都放榜，西都过堂。杜牧有诗曰：“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却将春色入关来。”

胡证尚书质状魁伟，膂力绝人，与裴晋公度同年。度尝狎游，为两军力人十许辈陵轹，势甚危窘。度潜遣一介求救于证。证衣卓貂金带，突门而入。诸力士睨之失色。证饮后，到酒一举三钟，不啻数升，杯盘无余沥。逡巡，主人上灯，证起取铁灯台，摘去枝叶，而合其跗，横置膝上，谓众人曰：“鄙夫请非次改令，凡三钟引满一遍，三台酒须尽，仍不得有滴沥。犯令者一铁蹄。”证复举三钟。次及一角抵者，凡三台三遍，酒未能尽，淋漓逮至并座。证举蹄将击之。群恶皆起设拜，叩头乞命，呼为“神人”。证曰：“鼠辈敢尔，乞汝残命！”叱之令去。

崔沆及第年为主罚录事。同年卢象俯近关宴，坚请假往洛下拜庆：既而淹缓久之。及同年宴于曲江亭子，象以雕?宪载妓，微服鞞鞞，纵观于侧。遽为团司所发。沆判之，略曰：“深揆席帽，密映毡车。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面；青云得路，可异日之心。”

咸通中，进士及第过堂后，便以骡徒，车服侈靡之极；稍不中式，则重加罚金。蒋泳以故相之子，少年擢第。时家君任太常卿，语泳曰：“尔门绪孤微，不宜徒世禄所为，先纳罚钱。慎勿以骡徒也。”

卢文焕，光化二年状元及第，颇以宴釀为急务，常俯关宴。同年皆患贫，无以致之。一旦，给以游齐国公亭子，既至，皆解带徒容。文焕命团司牵驴。时柳璨告文焕以驴徒非己有。文焕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璨甚衔之。居四年，璨登庸。文焕忧戚日加。璨每遇之，曰：“‘药不瞑眩，厥疾弗瘳！’”

曲江亭子，安、史未乱前，诸司皆列于岸浒；幸蜀之后，皆烬于兵火矣，所存者惟尚书省亭子而已。进士关宴，常寄其间。既彻馔，则移乐泛舟，率为常例。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其日，公卿家倾城纵观于此，有若中东床之选者，十八九钿车珠鞍，栉比而至。或曰：乾符中，薛能尚书为大京兆，杨至侍郎将携家人游，致书于能，假舫子。先是舫子已为新人所假。能答书云：“已为三十子之鸠居矣。”至得书，怒曰：“昨日郎吏，敢此无礼！”能自吏部郎中拜京兆少尹，权大尹。开成五年，乐和李公榜，于时上在谅暗，故新人游赏，率常稚饮。诗人赵嘏寄赠曰：“天上高高月桂丛，分明三十一枝风。满怀春色向人动，遮路乱花迎马红。鹤驭回飏云雨外，兰亭不在管弦中。居然自是前贤事，何必青楼倚翠空”。

宝历年中，杨嗣复相公具庆下继放两榜。时先仆射自东洛入覲，嗣复率生徒迎于潼关。既而大宴于新昌里第，仆射与所执坐于正寝，公领诸生翼坐于两序。时元、白俱在，皆赋诗于席上。惟刑部杨汝士侍郎诗后成。元、白览之失色。诗曰：“隔坐应须赐御屏，尽将仙翰入高冥。文章旧价留鸾掖，桃李新阴在鲤庭。再岁生徒陈贺宴，一时良史尽传馨。当年疏傅虽云盛，讵有兹筵醉醖醢”。汝士其日大醉，归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

大顺中，王涣自左史拜考功员外；同年李德邻自右史拜小戎，赵光允自补袞拜小仪，王拯自小版拜少勋。涣首唱长句感恩。上裴公曰：“青衿七十榜三年，建礼含香次第迁。珠彩乍连星错落，桂花曾到月婵娟。玉经磨琢多成器，剑拔沈埋便倚天。应念衔恩最深者，春来为寿拜尊前。”裴公答曰：“谬持文柄得时贤，纷署清华次第迁。昔岁策名皆健笔，今朝称职并同年。各怀器业宁推让，俱上青霄岂后先！何事老来犹赋咏，欲将酬和永留传。”

王起于会昌中放第二榜，内道场诗僧广宣以诗寄贺曰：“徙辞凤阁掌丝纶，便向青云领贡宾。再辟文场无枉路，两开金榜绝冤人。眼看龙化门前水，手放莺飞谷口春。明日定归台席去。鹳鹤原上共陶钧。”起答曰：“延英面奉入青闱，亦选功夫亦选奇。在治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学称无私。龙门变化人皆望，莺谷飞鸣自有时。独喜向公谁是证：弥天上士与新诗。”

周墀任华州刺史，武宗会昌三年，王起仆射再主文柄，墀以诗寄贺，并序曰：“仆射十一叔以文学德行，当代推高。在长庆之间，春闱主贡，采摭孤进，至今称之。近者，朝廷以文柄重难，将抑浮华，详明典实，由是复委前务。三倾贡籍，迄今二十二年于兹，亦缙绅儒林、罕有如此之盛。况新榜既至，众口称公。墀忝沐深恩，喜陪诸彦，因成七言四韵诗一首，辄敢寄献，用导下情，兼呈新及第进士：文场三化鲁儒生，二十余年振重名。曾忝木鸡夸羽翼，又陪金马入蓬瀛。虽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兰最后荣。欲到龙门看风水，关防不许暂离营。”时诸进士皆贺。起答曰：“贡院离来二十霜，谁更忝主文场。杨叶纵能穿旧的，桂枝何必爱新香！九重每忆同仙禁，六义初吟得夜光。莫道相不相见，莲峰之下欲征黄。”

王起门生一榜二十二人和周墀诗：

嵩高降德为时生，洪笔三题造化名。凤诏伫归专北极，骊珠搜得尽东瀛。褒衣已换金章贵，禁掖曾随玉树荣。明日定同相印，青衿新列柳间营。

公心独立副天心，三辖春闱冠今。兰署门生皆入室，莲峰太守别音。同升翰苑时名重，遍历朝端主意深。新有受恩江海客，坐听朝夕继为霖。

三年竭力向春闱，塞断浮华众路岐。盛选栋梁称昔日，平均雨露及明时。登龙旧美无斜径，折桂新荣尽直枝。莫道只陪金马贵，相期更在凤凰池。

昔年桃李已滋荣，今日兰荪又发生。葑菲采时皆有道，权衡分处且无情。叨陪鸳鹭朝天客，共作门阑出谷莺。何事感恩遍觉重，忽闻金榜扣柴荆。

当年门下化龙成，今日余波进后生。仙籍共推丽则，禁垣同得荐嘉名。桃溪早茂夸新萼，菊圃初开耀晚英。谁料羽毛方出谷，许教齐和九皋鸣。

孔门频建铸颜功，紫绶青衿感激同。一篲勤劳成太华，三年恩德重维嵩。杨随前辈穿皆中，桂许平人折欲空。惭和周郎应见顾，感大造意无穷。

常将公道选群生，犹被春闱屈重名。文柄久持殊岁纪，恩门三启动寰瀛。云霄幸接鸳鸾盛，变化欣同草木荣。乍得阳和如细柳，参差长近亚夫营。

满朝簪绂半门生，又见新书甲乙名。孤进自今开道路，至公依旧振寰瀛。云飞太华清词著，花发长安白屋荣。忝受恩光同上客，惟将报德是经营。

满朝朱紫半门生，新榜劳人又得名。国器旧收片玉，朝宗转觉集登瀛。同升翰苑三年美，继入桃源九族荣。共仰莲峰听雪唱，欲赓仙曲意征营。

一振声华入紫微，三开秦镜照春闱。龙门旧列金章贵，莺谷新迁碧落飞。恩感风雷皆变化，诗裁锦绣借光辉。谁散质多荣忝，鸳鹭清尘接布衣。

龙门一变荷生成，况是三传不朽名。美誉早闻喧北阙，颓波今见走东瀛。鸳行既接参差影，鸡树仍同次第荣。從此青衿与朱紫，升堂侍宴更何营。

恩光忽逐晓春生，金榜前头忝姓名。三感至公裨造化，重扬文德振寰瀛。伫为霖雨增相贺，半在云霄觉更荣。何处新诗添照灼，碧莲峰下柳间营。

二十二年文教主，三千上士满皇州。独陪宣父蓬瀛奏，方接颜生鲁卫游。多羨龙门齐变化，屡看鸡树第名流。升堂何处最荣美，朱紫环尊几献酬。

三开文镜继芳声，暗指云霄接去程。会压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共垂名。莲峰对处朱轮贵，金榜传时玉韵成。更许下才听白雪，一枝今过郟洗荣。

常将公道选诸生，不是鸳鸿不得名。天上宴回联步武，禁中麻出满寰瀛。簪裾尽过前贤贵，门馆仍叨后学荣。看著凤池相继入，都堂那肯滞关营。

重德由来为国生，五朝清显冠公卿。风波久伫济川楫，羽翼三迁出谷莺。绛帐青衿同日贵，春兰秋菊异时荣。孔门弟子皆贤哲，谁料穷儒忝一名！

文学宗师心称平，无私三用佐贞明。恩波旧是仙舟客，德宇新添月桂名。兰署崇资金印重，莲峰高唱玉音清。羽毛方荷生成力，难继鸾凰上汉声。

科文又主守初时，光显门生济会期。美擅东堂登甲乙，荣同内署待恩私。群莺共喜新迁木，双凤皆当即入池。别有倍深感士，曾经两度得芳枝。

儒雅皆传德教行，几敦浮俗赞文明。龙门昔上波涛远，禁署同登渥泽荣。虚散谬当陪杞梓，后先宁异感生成时方侧席征贤急，况说歌谣近帝京！

圣朝文德最推贤，自儒生少比肩。再启龙门将二纪，两司莺谷已三年。蓬山皆羨齐荣贵，金榜谁忝后先。正是感恩流涕日，但恩旌旆碧峰前。

春闱帝念主生成，长庆公闻两岁名。有诏赤心分雨露，无私和气浹寰瀛。龙门乍出难胜幸，鸳侣先行是最荣。遥仰高峰看白雪，多惭属和意屏营。

长庆曾收间世英，早居台阁冠公卿。天书再受恩波远，金榜三开日月明。已见差肩趋翰苑，更期联步掌台衡。小儒谬迹云霄路，心仰莲峰望太清。

曹汾尚书镇许下，其子希干及第，用钱二十万。榜至镇，开贺宴日，张之于侧。时进士胡?铤有启贺，略曰：“桂枝折处，著菜子之采衣；杨叶穿时，用鲁连之曰箭。”又曰：“一千里外，观上国之风光；十万军前，展长安之春色。”

杨汝士尚书镇东川，其子如温及第。汝士开家宴相贺，营妓咸集。汝士命人与红绡一匹。诗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国将军又不贫，一曲高歌绡一匹，两头娘子谢夫人。”

华州榜，薛侍郎诸门生诗曰：“时君过听委平衡，粉署华灯到晓明。开卷

固难窥浩汗，执心空欲慕公平。机云笔舌临文健，沈宋篇章发韵清。自笑观光浑昨日，披心争不愧群生！”

卢相国钧初及第，颇窘于牵费。俄有一仆愿为月佣，服饰鲜洁，谨干不与常等。睹钧褊乏，往往有所资。时俯及关宴，钧未办醪，率挠形于色。仆辄请罪，钧具以实告。对曰：“极细事耳。郎君可以处分，最先后勾当何事？”钧初疑其妄，既而将覘之，给谓之曰：“尔若有伎，吾当主宴，第一要一大第为备宴之所，次则徐图。”其仆惟而去，顷刻乃回白钧曰：“已税得宅矣，请几郎检校。”翌日，钧强往看之，既而朱门甲第拟于宫禁。钧不觉欣然，复谓曰：“宴处即大如法，此尤不易张陈。”对曰：“但请选日，启闻侍郎张陈。某请专掌。”钧始虑其非，反复诘问，但微笑不对；或意其非常人，亦不固于猜疑。既宴除之日，钧止于是。俄睹幕帘茵毯，华焕无比，此外松竹、花卉皆称是，钧之醪率毕至。由是公卿间靡不夸诧。诘朝，其仆请假，给还诸色假借什物，因之一去不返。逮旬日，钧异其事，驰往旧游访之，则向之花竹一无所有，但见颓垣坏栋而已。议者以钧之仁，感通神明，故为曲赞一春之盛，而成终身之美。卢肃，钧之孙，贞简有祖风，光化初，华州行在及第。洎大寇犯阙，二十年缙绅靡不褊乏。肃始登第，俄有李鸿者造之，愿佣力。鸿以锥刀，暇日往往反资于肃，此外未尝以所须为意。肃有旧业在南阳，常令鸿征租，皆如期而至，往来千里，而未尝侵费一金。既及第，鸿奔走如初。及一春事毕，鸿即辞去。

新进士尤重樱桃宴。乾符四年，永宁刘公第二子覃及第；时公以故相镇淮南，敕邸吏日以银一铤资覃醪罚，而覃所费往往数倍。邸吏以闻，公命取足而已。会时及荐新状元，方议醪率，覃潜遣人厚以金帛预购数十硕矣。于是独置是宴，大会公卿。时京国樱桃初出；虽贵达未适口，而覃山积铺席，复和以糖酪者，人享蛮画一小盎，亦不啻数升。以至参御辈，靡不沾足。

罗玠，贞元五年及第关宴，曲江泛舟，舟沈，玠以溺死。后有关宴前卒者，谓之“报罗”。

宣慈寺门子，不记姓氏，酌其人，义侠之徒也。咸通十四年，韦昭范先辈登第，昭范乃度支侍郎杨严懿亲。宴度间，帘幕、器皿之类皆假于计司，杨公复遣以使库供借。其年三月中，宴于曲江亭，供帐之盛，罕有伦拟。时饮兴方酣，俄睹一少年，跨驴而至，骄悖之状，旁若无人。于是俯逼筵席，张目，引颈及肩，复以巨槌振筑佐酒，谑浪之词，所不忍聆。诸君子骇愕之际，忽有于众中批其颊者，随手而坠；于是连加毆击，复夺所执槌，槌之百余，众皆致怒，瓦砾乱下，殆将毙矣。当此之际，紫云楼门轧开，有紫衣徒人数辈驰告曰：“莫打！莫打！”传呼之声相续。又一中贵，驱殿甚盛，驰马来救；门子乃

操槌迎击，中者无不面仆于地，敕使亦为所槌。既而奔马而返，左右從而俱入，门亦随闭而已。座内甚欣，愧然不测其来，仍虑事连宫禁，祸不旋踵；乃以缙钱、束素，召行殴者讯之曰：“尔何人与诸郎君谁素，而能相为如此。”对曰：“某是宣慈寺门子，亦与诸郎君无素；第不平其下人无礼耳。”众皆嘉叹，悉以钱帛遗之。复相谓曰：“此人必须亡去，不则当为擒矣。”后旬朔，座中宾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门者，门子皆能识之，靡不加敬，竟不闻有追问之者。

裴思谦状元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诘旦，赋诗曰：“银缸斜背解鸣榼，小语偷声贺玉郎。從此不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郑合敬先辈及第后，宿平康里，诗曰：“春来无处不间行，楚闰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主

卢肇，袁州宜春人；与同郡黄颇齐名。颇富于产，肇幼贫乏。与颇赴举，同日遵路，郡牧于离亭饯颇而已。时乐作酒酣，肇策蹇邮亭侧而过；出郭十余里，驻程俟颇为倡。明年，肇状元及第而归，刺史已下接之，大惭恚。会延肇看竞渡，于席上赋诗曰：“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衔得锦标归。”

薛监晚年厄于宦途，尝策羸赴朝，值新进士榜下，缀行而出。时进士团所由辈数十人，见逢行李萧条，前导曰：“回避新郎君！”逢輶然，即遣一介语之曰：“报道莫贫相！阿婆三五少年时，也会东涂西抹来。”

许昼者，睢阳人也，薄攻五字诗。天复四年，大驾东幸，驻蹕甘棠。昼于此际及第。梁太祖长子，号大卿郎君者，常与昼属和。昼以卿为奥主，随驾至洛下，携同年数人，醉于梁祖私第，因折牡丹十许朵。主吏前白云：“凡此花开落，皆籍其数申令。公秀才，奈何恣意攀折！”昼谩骂久之。主吏衔之，潜遣一介驰报梁祖。梁祖闻之，颇睚眦，独命械昼而献。于时，大卿窃，问道先遣使至。昼遂亡命河北，莫所止。

郑光业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卒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骇。光业撤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别征酒器，尽欢而散。

乾符四年，诸先辈月灯阁打球之会，时同年悉集。无何，为两军打球，军将数辈，私较于是。新人排比既盛，勉强迟留，用抑其锐。刘覃谓同年曰：“仆能为群公小挫彼骄，必令解去，如何？”状元已下应声请之。覃因跨马执杖，跃而揖之曰：“新进士刘覃拟陪奉，可乎？”诸辈皆喜。覃驰骤击拂，风驱雷逝，彼皆愕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所在。数辈惭沮，僂俯而去。时阁下数千人因之大呼笑，久而方止。

咸通十三年三月，新进士集于月灯阁为蹙鞠之会。击拂既罢，痛饮于佛阁之士，四面看棚栉比，悉皆褰去帷箔而纵观焉。先是饮席未合，同年相与循榼

肆览。邹希回者，年七十余，榜末及第。时同年将欲即席，希回坚请更一巡历。众皆笑。或谑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大中十年，郑顼都尉放榜，请假往东洛覲省，生徒饯于长乐驿。俄有纪于屋壁曰：“三十骅骝一烘尘，来时不锁杏园春。杨花满地如飞雪，应有偷游曲水人。”

乾符丁酉岁，关宴甲于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场屋，坦率自恣，尤愤时之浮薄，设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舆，金翠之饰，复出于众，侍婢皆称是，徘徊于柳阴之下。俄顷，诸公自露棚移乐登鹞首，既而谓是豪贵，其中姝丽，因遣促舟而进，莫不注视于此，或肆调谑不已。群兴方酣，定乃于帘间垂足定膝，胫伟而毳。众忽睹之，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矣！”

乾宁末，驾幸三峰，太子太师卢猷于西溪亭子赴进士关宴，因谓前达曰：“老夫似这关宴，至今相继赴三十个矣！”

李峤及第，在偏侍下，俯逼起居宴，霖雨不止，遣赁油幕以张去之。峤先人旧庐升平里，凡用钱七百缗，自所居连亘通衢，殆足一里。余参馭辈不啻千余人。鞞马车舆，阗咽门巷。来往无有沾濡者，而金碧照耀，颇有嘉致。峤时为丞相韦都尉所委，干预政事，号为“李八郎”。其妻又南海韦宙女。宙常资之，金帛不可胜纪。

神龙已来，杏园宴后，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同年中推一善书者纪之。他时有将相，则朱书之。及第后闻，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则为添“前”字。或诗曰：“会题名处添前字，送出城人乞旧诗。”

苗台符六岁能属文，聪悟无比；十余岁博览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张读亦幼擅词赋，年十八及第。同年进士，同佐郑薰少师宣州幕。二人尝列题于西明寺之东庑。或窃注之曰：“一双前进士，两个阿孩儿。”台符，十七，不禄；读，位至正卿。

李汤题名于昭应县楼，韦蟾睹之，走笔留谑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

裴晋公赴敌淮西，题名华岳之阙门。大顺中，户部侍郎司空图以一绝纪之曰：“岳前大队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战鞞。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

白乐天一举及第，诗曰：“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乐天时年二十七。省试《性习相近远赋》，《玉水记方流诗》。携之谒李凉公逢吉。公时为校书郎，于时将他适。白遽造之，逢吉行携行看，初不以为意；及览赋头，曰：“噫！下自人上，达由君成；德以慎立，而性由习分。”逢吉大奇之

，遂写二十余本。其日，十七本都出。

论曰：科第之设，沿革多矣。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美给华资，非第勿处；雄藩剧郡，非第勿居。期乃名实相符，亨达自任，得以惟圣作则，为官择人。有其才者，靡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诘系于王孙公子！莫不理推画一，时契大同。垂三百年，擢士众矣。然此科近代所美。其美之所美者，在乎端已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贪名巧宦，得之为荣。噫！大圣设科，以广其教，奈何味道由径，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庇乎！矧诸寻芳逐胜，结友定交，竞车服之鲜华，骋杯盘之意气；沽激价誉，比周行藏。始胶漆于群强，终短长于逐末。乃得失之道，坦然明白。邱明所谓“求名而亡，欲盖而彰。”苟有其实，又何科第之阙欤！

卷四

○节操

裴晋公质状眇小，相不入贵。既屡屈名场，颇亦自惑。会有相者在洛中，大为缙绅所神。公时造之问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异于人，不入相书。若不至贵，即当饿死。然今则殊未见贵处。可别日垂访，勿以蔬粝相鄙。候旬日，为郎君细看。”公然之，凡数往矣。无何，阻朝客在彼。因退游香山佛寺，徘徊廊庑之下。忽有一素衣妇人，致一缙绅于僧伽和尚栏楯之上，祈祝良久，复取笏掷之，叩头瞻拜而去。少顷，度方见其所致，意彼遗忘，既不可追，然料其必再至，因为收取。踌躇至暮，妇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携之归所止。诘旦，复携就彼。时寺门始辟，俄睹向者素衣疾趋而至，逡巡抚膺惋叹，若有非横。度從而讯之。妇人曰：“新妇阿父无罪被系，昨告人，假得玉带二；犀带一，直千余缗，以遗津要。不幸遗失于此。今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度恍然，复细诘其物色，因而授之。妇人拜泣，请留其一。度不顾而去。寻诣相者，相者审度，声色顿异，大言曰：“此必有阴德及物！此后前途万里，非某所也。”再三诘之，度偶以此言之。相者曰：“只此便是阴功矣，他日无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极人臣。

卢大郎补阙，升平郑公之甥也。晖少孤，长于外氏，愚常诲之举进士。咸通十一年初，举广明。庚子岁，遇大寇犯阙，窜身南服。时外兄郑续镇南海，晖向与续同庠序。续仕州县官，晖自号“白衣卿相”。然二表俱为愚钟爱。尔来未十稔，续为节行将，晖乃穷儒，复脱身虎口，挈一囊而至。续待之甚厚。时大驾幸蜀，天下沸腾，续勉之出处，且曰：“人生几何！苟富贵可图，何须一第耳！”晖不答。复请宾佐诱激者数四，复虚右席以待晖。晖因曰：“大朝设文学之科以待英俊，如晖能否，焉敢期于饗饗！然闻昔舅氏所勸，常以一

第见勉。今旧馆寂寥，奈何违宿昔之约！苟白衣歿世，亦其命也；若见利改途，有死不可！”续闻之，加敬。自是龙钟场屋复十许岁，大顺中，方为宏农公所擢，卒于右袞。

孙泰，山阳人，少师皇甫颖，操守颇有贤之风。泰妻即姨妹也。先是姨老矣，以二子为托，曰：“其长损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诘之，泰曰：“其人有废疾，非泰不可适。”众皆伏泰之义。尝于都市遇铁灯台，市之，而命洗刷，却银也，泰亟往还之。中和中，将家于义兴，置一别墅，用缗钱二百千。即半授之矣，泰游吴兴郡，约回日当诣所止。居两月，泰回，停舟徒步，复以余资授之，俾其人他徙。于时，睹一老姬，长恸数声，泰惊悸，召诘之。姬曰：“老妇常逮事翁姑于此，子孙不肖，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恍然久之，因给曰：“吾适得京书，已别除官，固不可驻此也，所居且命尔子掌之。”言讫，解维而逝，不复返矣。子展，进士及第，入梁为省郎。

论曰：范宣之三立，德居其首；夫子之四科，行在其先。矧乃五常者，总之于仁；百虑者，试之于利。祸福不能回至德，贫富不能窥至仁。夫炯戒之伦，而穷达不侔者，其惟命与！苟屈诸道，又何穷达之异致矣！

○与恩地旧交

刘虚白与太平裴公早同砚席。及公主文，虚白犹是举子。试杂文日，帘前献一绝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岁月能多少，犹著麻衣待至公！”

孟棨年长于小魏公。放榜日，棨出行曲谢。沆泣曰：“先辈，吾师也。”沆泣，棨亦泣。棨出入场籍三十余年。主

长孙籍与张公旧交。公兄呼籍。公尝讽其改图。籍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师友

李华以文学名重于天宝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员外，起为相国。李梁公岷徙事检校吏部员外，时陈少游镇淮阳，尤仰公之名。一旦，城门吏报华入府，少游大喜，簪笏待之；少顷，复曰：“云已访萧公功曹矣。”即颖士也。

卢江何长师，赵郡李华，范阳卢东美，少与韩衢为友，江淮间号曰“四夔”。

裴佶字弘正，宰相耀卿之孙，吏部郎中综之子，卒于工部尚书。郑余庆请先行朋友服，私谥曰“贞”，子曰泰章。

乔潭，天宝十三年及第，任陆浑尉。时元鲁山客死是邑，潭减俸礼葬之，复恤其孤。李华《三贤论》曰：“潭，昂之孙，有人风。”李华称元德秀、张友略：“志如道德，行如经术。”

贞元十三年，李挚以大宏词振名，与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及第时俱二十五岁），又同门。挚尝答行敏诗曰：“因缘三纪异，契分四般同。”

陇西李舟与齐相国映友善，映为将相，舟为布衣，而舟致书于映，以交不以贵也。时映左迁于夔，舟书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来，宰臣当国，多与故人礼绝。仆以礼处足下，则足下长者，仆心未忍；欲以故人处足下，则虑悠悠之人，以仆为诡。我欲修书，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国，于苍生之望，则为不幸；为足下谋之，则名遂身退，斯又为准。仆昧时者，谨以为贺。但鄱阳、云安，道阻且长；音尘寂蔑，永以三叹。仆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农，为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仆耶！足下素口，仆所之；其于得丧，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王岂当不察之耶！惟强饭自爱。珍重，珍重！”

李华《祭萧颖士文》：“维乾元三年二月十日，孤子赵郡李华以清酌之奠，敬祭于亡友故杨府功曹兰陵萧公之灵：呜呼茂挺，平生相，情体如一；岁月之别，俄成今。天乎丧予，此痛何极！华遭罚深重，艰难所钟；殊方永慕，触目号裂；途穷易感，况哭故人。以足下才惟挺生，名盖天下，道孤命屈，沦厄终身。避乱全洁，忠也；冒危迁祔，孝也。有王佐之才，先师之训，而殁于道路，何负于天乎痛哉！华畴昔之岁，幸忝周旋，足下不弃愚劣，一言契合，称管、鲍，今则萧、李，有过必规，无文不讲。名当世，实类无人；循环往复，何日忘此！存实等泣血千里，羁旅相依；闻其一哀，心骨皆断。夫痛之至者，言不能宣；虽欲寄词，只益填塞。茂挺，君其降灵！尚享！”

韩文公《瘞砚文》：“陇西李元宾始徙进士，贡在京师，或貽之砚。四年，悲欢否泰，未尝废用。凡与之试艺春官，实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间，役者误坠之地，毁焉。乃匣归，埋于京师里中。昌黎韩愈，其友人也，赞而识之：士乎成质，陶乎成器。复其质非生死类，全斯毁，不忍弃，埋而识之仁之义。砚乎砚乎瓦砾异！”

杜工部交郑广文，尝以诗赠虔曰：“诸公袞袞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梁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义出羲皇，先生所孤或屈宋。德尊一代常壅坎，名垂万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短褐身窄鬓如丝。日余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衾期。得钱则相觅，沽酒不复疑，忘形到尔汝，痛饮真我师。清夜沈沈动春酌，灯前细雨帘前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饿死填沟壑！相如逸才亲涤器，子云识字终投阁。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某盗跖俱尘埃。不须闻此意惨澹，生前相遇且衔杯！”又曰：“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频遭官长骂。垂名三十年，坐客寒无毡。赖得苏司业，时时与酒钱。”及虔即世，甫赋《八哀诗》，其一章诔虔也。

崔群字敦诗，贞元八年，陆贽下及第，与韩愈为友。群佐宣州幕时，愈与群书论交，略云：“考之百行而无瑕，窥之阃奥而不见畛域，明白淳粹，辉光日新者，惟吾君一人。仆愚陋无所，然晓圣人之书，无所不读，其精粗巨细，出入晦明，虽不尽识，抑不可谓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广之，诚足下出群拔萃，无谓仆徒何而得也。”

刘驾与曹邴为友，俱攻《风诗》。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驾成名同志，果谐所志。

毛杰《与卢藏用书》：“月日，云梦子毛杰谨致书于卢公足下：杰闻君所贵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则披襟而论翰墨，道狎则言事而致谈笑。必何鸡鸣狗盗，始资侥幸之能；簞食瓢饮，不顾清虚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尔谐，擢为近侍。所以徙容禁省，出入琐闱；忠弼在躬，优柔荐及。杰时在草莽，运厄穷愁，思折俎而无因，嗟帚门而不逮。岂群邪遘逆，联声嗷嗷；紫夺我朱，远诣恶土。赖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逾；饵芝术以养闲，坐烟篁而收思。杰梁鸿远旅，闵仲未归；留恋德音，徘徊失路。互乡童子，当愿接于宣尼；苏门先生，竟未言于阮籍。公子杰者如彼，仆于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于交游；四海兄弟，何必轻于行路！贾生不云乎：‘达人大观，物无不可；小智自私，贱彼贵我。’况公拂衣高尚，习静闲局，世事都捐，尤精道意，岂有自私而已，无大观者哉！傥能怜云壑，奖无，愍张良小子，说鸿蒙之偈，遗黄石之书。虚往实归，沾雾露之微润；哀多益寡，落邱山之一毫：则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庆毕矣。”卢答毛公：“毛子足下：勤身访道，不毒氛瘴，裹粮鬼门，放荡云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遗，猥辱书礼，期我遐意，询于道真，使人惭愧也。仆之矣：士之生代，则有冥志深蔽，灭木穹室，炼九还以咽气，味三秀以咏言；固将养蒙全理，不以能鸣天性，则其上也。养感当途，说动时主；怀全德以自达，裂山河以取贵，又其次也。至于诚信不申，忠孝胥缺，独御魑魅，永投豺虎；无面目以可数，椎心膺以问天，斯最下也。仆在壮年，常慕其上，先贞后黜，卒罹忧患，负家为孽，置身于此，何颜复讲道德哉！虽然，少好立言，亟闻长者之说；老而弥笃，犹怜薄暮之晷。加我数年，庶无大过。览壮生鷓鴣之喻，则乾坤龙马之旨可好矣；培风运海，则六九之源无差矣；隳之正气，则洗心藏密有由矣。开卷独得，恬然会真，不寰宇之廖廓，不生之与谢，斯亦暧昧所守，何必为是！傥吾人起予指掌，而说今之隐几，不亦乐乎！道在梯稗，无相阻，曷为区区，过劳按剑也！顷风眩成疾，下泪，复厉笔力此还答，无所铨次，淹迟日期，庶不我责。卢藏用顿首。”

方干师徐凝。干常刺凝曰：“把得新诗草里论。”反语曰：“村里老李频师。”方干后频及第。诗僧清越赠干诗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犹灌园。”

韩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张籍皆升朝，籍北面师之，故愈答崔立之书曰：“近有李翱、张籍者，徒予学文。”翱《与陆僊员外》书亦曰：“韩退之之文，非兹世之文也，之文也；其人非兹世之人，之人也。”后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黄颇师愈为文，亦振大名。颇尝睹卢肇为碑版，则唾之而去。案《实录》：愈与人交，其有沦谢，皆能恤其孤，复为毕婚嫁，如孟东野、张籍之类是也。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呼小赵公为“郎君”，于文公处称“门生”。

○气义

郭代公年十六，入太学，与薛稷、赵彦昭为友。时有家信至，寄钱四十万以为学粮。忽有一衰服者叩门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时举大事，乏于资财。闻公家信至，颇能相济否？”公即命以车，一时载去，略无留者，亦不问姓氏。深为赵、薛所诮。元振怡然曰：“济彼大事，亦何诮焉！”其年，为粮食断绝，竟不成举。

熊执易赴举，行次潼关，秋霖月余，滞于逆旅。俄闻邻居有一士吁嗟数四，执易潜伺之，曰：“前尧山令樊泽举制科，至此，马毙囊空，莫能自进！”执易造焉，遽辍所乘马，倒囊济之。执易其年罢举，泽明年登科。

代公为通泉县尉，掠卖千余人以供过客。天后异之，召见，大愜圣旨。并口占《剑》一篇以进。上奇之，命缮写，当直学士。

杨虞卿及第后，举三篇，为校书郎。来淮南就李郃亲情，遇前进士陈商启护穷窘，公未相识，问之，倒囊以济。

李北海年十七，携三百缣就纳国色，偶遇人启护，倾囊救之。

许棠久困名场，咸通末，马戴佐大同军幕，棠往谒之，一见如旧相识。留连数月，但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一旦，大会宾友，命使者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莫其来。启缄，即戴潜遣一介恤其家矣。

赞曰：孰以显廉临财不苟。孰以定交宏道则久。穷乃益坚，达以胡有！无得无丧，天长地久。君子行之，小人则否。

卷五

○切磋

大居守李相读《春秋》，误呼叔孙婁（敕略?为婁（敕晷）曰读一卷，有小吏侍侧，常有不怿之色。公怪问曰：“尔常读此书耶！”曰：“然。”胡为闻我读至此而数色沮耶！”吏再拜言曰：“缘某师授，误呼文字；今闻相公呼婁（敕略?为婁（敕晷），方悟耳。”公曰：“不然。吾未之师也，自检释文而读，必误在我，非在尔也。”因以释文示之。（盖书“略”）字以“田”加首，久而成“各”，“曰”配“咎”为“晷”小吏因委曲言之。公大惭愧，命小吏授北面之礼，号为“一字师。”

韩文公著《毛颖传》，好博塞之戏。张水部以书劝之，凡三书。其一曰：“比见执事多尚驳杂无实之说，使人陈之于前以为欢，此有累于令德。又高论之际，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胜者，亦有所累也。先王存六艺，自有常矣，有德者不为，犹不为损；况为博塞之戏，与人竞财乎！君子固不为也。今执事为之，以废弃时日，籍实不识其然。”文公答曰：“吾子讥吾与人言为无实驳杂之说，此吾所以为戏耳，比之酒色，不有间乎！吾子讥之，似同浴而讥裸体也。若高论不能下气，或似有之，当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讥，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见。”

羊绍素夏课有《画狗马难为功赋》，其实取“画狗马难于画鬼神”之意也，投表兄吴子华。子华览之，谓绍素曰：“吾子此赋未嘉。赋题无鬼神，而赋中言鬼神。子盍为《画狗马难于画鬼神赋》，即善矣。”绍素未及改易，子华一夕成于腹笥。有进士韦彖，池州九华人，始以赋卷谒子华。子华闻之，甚喜。彖居数日，贡一篇于子华，其破题曰：“有丹青二人：一则矜能于狗马，一则夸妙于鬼神。”子华大奇之，遂焚所著，而绍素竟不能以己下之。其年，子华为彖取府元。

陈峤谒安陆郑郎中誠，三年方一见。從容谓峤曰：“识闕廷言否？”峤曰：“偶未闻。”誠曰：“不妨与之还往，其人文似西汉。”

吴融，广明、中和之际，久负屈声；虽未擢科第，同人多赞谒之如先达。有王图，工词赋，投卷凡旬月，融既见之，殊不言图之臧否，但问图曰：“更曾得卢休信否何坚卧不起，惜哉！融所得，不也！”休，图之中表，长于八韵，向与子华同砚席，晚年抛废，归镜中别墅。

李翱与陆惨书：“李观之文章如此，官止于太子校书，年止于二十九，虽有名于时俗，其率深其至者，果谁哉！信乎天地鬼神之无情于善人，而不罚罪也甚矣！为善者将安所归乎翱书其人，赠于兄；赠于兄，盖思君子之我也。予与观平生不得相往来，及其死也，则见文，尝谓：使李观若永年，则不远于扬子云矣！书已之文次，忽然若观之文，亦见于君也；故书《苦雨赋》缀于前。当下笔时，复得咏其文，则观也虽不永年，亦不甚远于扬子云矣。书《苦雨》之辞，既又思：我友韩愈，非兹世之文，之文也；非兹世之人，之人也。其词旨，其意适，则孟轲既没，亦不见有过于斯者。当下笔时，如他人疾书之。写诵文，不是过也。其词乃能如此，尝书其一章曰《获麟解》，其他亦可以类也。穷愁不能无述，适有书寄弟正辞，及其终，亦自觉不甚下寻常之所为者，亦以赠焉。亦惟读观、愈之词，冀一详焉。翱再拜。”

李元宾与弟书曰：“年不甚幼，近学何书拟应明经，为复有文。明经世传，不可坠也。文贵天成，强不高也。二事并良，苟事立，汝择处高。”

景福中，江西节度使钟传遣僧徒约进《法华经》一千部，上待之恩渥有加，宣徒约入内赐，而锡紫衣一副。将行，太常博士戴司颜以诗赠行。略曰：“远来朝凤阙，归去恋元侯。”时吴子华任中谏，司颜仰公之名，志在属和，以为徒约之资。融览之，拊掌大笑曰：“遮阿师更不要见，便把拽出得！”其承奉如此矣。

皇甫湜答李生二书。第一书：“辱书，适曛黑，使者立复，不果一二，承来意之厚。《传》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书其愚，为足下答，幸察：来书所谓今之工文，或先于奇怪者，顾其文工与否耳。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出众，出众则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于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于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于瓦石；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必崔巍然后为岳，必滔天然后为海。明堂之栋，必挠云霓；骊龙之珠，必锢深泉。足下以少年气盛，固当以出拔为意。学文之初，且未自尽其才，何遽称力不能哉图王不成，其弊犹可以霸；其仅自见也，将不胜弊矣。孔子讥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进之也。来书所谓浮艳声病之文，耻不为者，虽诚可耻，但虑足下方今不尔，且不能自信其言也。向者，足下举进士。举进士者，有司高张科格，每岁聚者试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为者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舍其斧，可乎哉耻之，不当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宁能自信其言哉来书所谓急急于立法宁人者，乃在位者之事，圣人得势所施为也，非诗赋之任也。功既成，泽既流，咏歌记述光扬之作作焉。圣人不得势，方以文词行于后。今吾子始学未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计矣。凡来书所谓数者，似言之未称，思之或过；其余则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固昧！聊复所为，俟见方尽。湜再拜。”

皇甫湜与李生第二书：“湜白，生之书辞甚多，志气甚横流，论说文章，不可谓无意。若仆愚且困，乃生词，竟于此固非宜。虽然，恶言无徒，不可不卒，勿怪。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无伤于正，而出于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体耳，未以言文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亦无伤于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无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夫‘绘事后素’，即谓之文，岂苟简而已哉！圣人之文，其难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词，吾何敢拟议之哉！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生书文亦善矣，比之数子，似犹未胜，何必心之高乎《传》曰：‘其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生自视何如哉

《书》之文，不奇；《易》之文，可为奇矣。岂碍理伤圣乎如龙战于野！其血元黄，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此，何等语也生轻宋玉而称仲尼、班、马、相如为文学。案司马迁传屈原曰：‘虽与日月争光，可矣。’生当见之乎！若相如之徒，即祖习不暇者也。岂生称误耶将识分有所至极耶将彼之所立，卓尔非强为所庶几，遂讎嫉之耶其何伤于日月乎！生笑‘紫贝阙兮珠宫’，此与《诗》之‘金玉其相’我异天下人有金玉为之质者乎‘被薛荔兮带女萝’，此与‘赠之以芍药’何异文章不当如此说也。岂谓怒三四而喜四三，识出之白，而性入之黑乎生云：‘虎豹之文非奇。’夫长，本非长短，形之则长矣：虎豹之形于犬羊，故不得不奇也。他皆仿此。生云：‘自然者，非性。’不天下何物非自然乎生又云：‘物与文学不相侔。’此喻也。凡喻，必以非类，岂可以弹喻弹乎是不根者也。生称以‘难而退为谦。’夫无难而退，谦也；难而退，宜也，非谦也。岂可见黄门而称贞哉！生以一诗一赋为非文章，抑不一之少，便非文章耶直诗赋不是文章耶如诗赋非文章，三百篇可烧矣。如少非文章，汤之盘铭是何物也孔子曰：‘先行其言。’既为甲赋矣，不得称不作声病文也。孔子云：‘必也正名乎’生既不以一第为事，不当以进士冠姓名也。夫‘焕乎’‘郁郁乎’之文，谓制度，非止文词也。前者捧卷轴而来，又以浮艳声病为说，似商量文词当与制度之文异日言也。近风偷薄，进士尤甚，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书字未识偏旁，高谈稷、契；读书未句度，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所当嫉者。生美才，勿似之也。《传》曰：‘惟善人能受善言。’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问于湜者多矣，以生之有心也，聊有复，不能尽，不宣。湜再拜。”

○以其人不称才试而后惊

韩文公、皇甫补阙见李长吉时，年七岁。二公不之信，因而试《高轩过》一篇。

蒋凝，咸通中词赋绝伦，随计涂次汉南，谒相国徐公。公见其人么麽，不信有其才，因试《岷山怀》一篇。凝于客位赋成，公大奇之。

令狐文公镇三峰，时及秋赋，特置五场试。第一场，杂文；第二场，试歌篇；第三场，表檄。先是卢弘正一人就试，来者皆栗缩而退。马植以将家子来求荐，文公与從事皆鄙之，专令人伺其词句。既而试《登山采珠赋》。曰：“文豹且异于骊龙，采斯疏矣；白石又殊于老蚌，剖莫得之。”众皆大惊，遂夺弘正解元矣。

黎逢气貌山野，及第年，初场后至，便于帘前设席。主司异之，谓其生疏

，必谓文词称是；专令人伺之，句句来报。初闻云：“何人徘徊？”曰：“亦是常言。”既而将及数联，莫不惊叹，遂擢为状元。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巡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先生常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沈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

论曰：《书》云：“人无常师，主善为师。”於戏！近世浮薄，率皆贵彼生，耻乎下学；室响蜀者，先怀愧色；探微赜奥者，翻阳沈流。风教颓圯，莫甚于此！由是李华自曰：“师于茂挺；”李翱亦曰：“请益退之。”于时，名遂功成。才高位显，务乎矫俗，以遏崩波；盛则盛矣，方之繆公以小吏一言，北面而师之者，可谓旷一人而已！有若考核词艺之臧否，振举后生之行藏，非惟立贤，所谓报国。噫！今之论者，信侥幸之贼欤！

卷六

○公荐（门生荐坐主师友相荐附）

崔郾侍郎既拜命，于东都试举人，三署公卿皆祖于长乐传舍；冠盖之盛，罕有加也。时吴武陵任太学博士，策蹇而至。郾闻其来，微讶之，乃离席与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伟望，为明天子选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尘露！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必恐未暇披览。”于是搢笏郎宣一遍。郾大奇之。武陵曰：“请侍郎与状头。”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比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或曰：“为谁？”曰：“杜牧。”众中有以牧不拘细行间之者。郾曰：“已许吴君矣。牧虽屠沽，不能易也。”

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偶属二公，从容皆谒之，各袖一轴面贄。其首篇说乐。韩始见题而掩卷问之曰：“且以拍板为什麼？”僧孺曰：“乐句。”二公因大称赏之。问所止，僧孺曰：“某始出山随计，进退惟公命，故未敢入国门。”答曰：“吾子之文，不止一策，当垂名耳。”因命于客户坊僦一室而居。俟其他适，二公访之，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自遗阙而下，观者如堵，咸投刺先谒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

卢延让，光化三年登第。先是延让师薛许下为诗，词意入癖，时人多笑之。吴翰林融为侍御史，出官峡中，延让时薄游荆渚，贫无卷轴，未遑贽谒。会融表弟滕籍者，偶得延让百篇，融览，大奇之，曰：“此无他，贵不寻常耳。”于是称之于府主成汭。时故相张公职大租于是邦，常以延让为笑端，及融言之，咸为改观。由是大获举粮，延让深所感激；然犹因循，竟未相面。后值融赴急征入内庭，孜孜于公卿间称誉不已。光化戊午岁，来自襄南，融一见如旧相识，延让呜咽流涕，于是攘臂成之矣。

将仕郎守太子校书郎王冷然，谨再拜上书相国燕公阁下：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则仆所以有意上书于公，为日久矣。所恨公初为相，而仆始总角；公再为相，仆方志学；及仆预乡举，公左官于巴邱；及仆参常调，而公统军于沙朔。今公复为相，随驾在秦，仆适效官，分司在洛，竟未识贾谊之面，把相如之手，则尧、舜、禹、汤之正道，稷、薛、夔、龙之要务，焉得与相公论之乎昔者，公之有文章时，岂不欲文章者见之乎公未富贵时，岂不欲富贵者用之乎今公贵称当朝，文称命代，见天下未富贵、有文章之士，不公何以用之公一登甲科，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于今亦三十年。后进之士，公勿谓无其人。何者长安令裴耀卿于开元五年掌天下举，擢仆高第，以才相。今尚书右丞王丘于开元九年掌天下选，拔仆清资，以智见许。然二君者，若无明鉴，宁处要津是仆亦有文章。思公见也；亦未富贵，思公用也。此非自媒自炫，恐不道不。有唐以来，无数才子，至于崔融、李峤、宋之问、沈佺期、富嘉谟、徐彦伯、杜审言、陈子昂者，与公连飞并驱，更唱迭和；此数公者，真可谓五百年后挺生矣。天丧斯文，凋零向尽，惟相公日新厥德，长守富贵，甚善，甚善。是天赞明主而福相公。当此之时，亦宜应天之休，报主之宠，弥缝其阙，匡救其灾；若尸禄备员，则焉用彼相矣！仆闻位称燮理者，则道合阴阳；四时不愆，则百姓无怨。岂有冬初不雪，春尽不雨，麦苗继日而青死，桑叶未秋而黄落，蠢蠢迷愚，嗷嗷愁怨，而相公温眠甲第，饱食庙堂！仆则天地之一生人，亦同人而怨相公也。《京房易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言人君欲贤者而不用，徒张此意；厥灾荒，云大旱也，阴阳不雨。”复曰：“师出过时，兹谓旷其旱不生。”夫天道远，人道迩。仆多言者也，安天道！请以人事言之。主上开张翰林，引纳才子，公以傲物而富贵骄人，为相以来，竟不能进一贤，拔一善。汉高祖云：“当今之贤士，岂独异于人乎？”有而不，是彰相公之暗；而不用！是彰相公之短。故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云才积而便散，雨垂落而复收，此欲德不用之罚也。仍闻六胡为孽，日寇边陲；邦家连兵，来往塞下；巴西诸将，必不出师，过时之咎也。四郊之多垒，卿大夫之辱也。不庙堂肉食者何以谋之相公在外十余年，而复相国，险阻艰难，备尝

之矣；民之情伪，尽之矣。今人室如悬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天则不雨，公将若之何？昨五月有恩，百官受赐，相公官既大，物亦多，有金银器及锦衣等，闻公受之，面有喜色。今岁大旱，黎民阻饥，公何不固辞金银，请赈仓廩，怀宝衣锦，于相公安乎？百姓饿欲死，公何不举贤自代，让位请归公三为相而天下之人皆以公为亢极矣。夫物极则反，人盛必衰；日中则昃，月成则亏。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下之道也。”今公富贵功成，文章名遂，惟身未退耳。相公昔在南中，自为《岳阳集》，有《送别诗》云：“谁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则虞卿非穷愁，不能著书以自宽；贾谊非流窜，不能作赋以自安。公当此时，思欲生入京华，老归田里，脱身瘴疠，其可得乎？今则不然，忘往日之栖迟，贪暮年之富贵；仆恐前途更失，后悔难追！主上以相公为贤，使辅佐社稷；若弃德不让，是废明君之举，岂曰能贤！仆见相公事方急，不可默诸桃李；公闻人之言或中，犹可收以桑榆。《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相公《五君咏》曰：“凄凉丞相府，余庆在玄成。”苏公一闻此诗，移相公于荆府，积渐至相，由苏得也；今苏屈居益部，公坐庙堂，投木报琼，义将安在？亦可举苏以自代，然后为方朔之行。抑又闻：“屋漏在上，之在下。”报国之重，莫若进贤。去年赦书云：“草泽卑位之间，恐遗贤俊，宜令兵部即作牒目，征召奏闻。”而吏部起请云：“试日等第全下者，举主量加贬削条目一行。”仆天下父不举子，兄不举弟。向者，百司诸州长官皆无才能之辈，并是全躯保妻子之徒。一入朝廷，则恐出；暂居州郡，即思改。岂有轻为进举，以取贬削？今闻天下向有四百人应举，相公岂与四百人尽及第乎？即有第差，由此百司诸州长官，惧贬削而不举者多矣。仆窃谓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何乃天子令有司举之，而相公令有司拒之！则所谓“欲德不用”，“徒张此意”，事与《京房易传》同。故天下以大旱相试也。去年所举县令，吏部一例与官。举若得人，天下何不雨贤俊之举，楚既失之；县令之举，齐亦未得。夫有贤明宰相，尚不能燮理阴阳，而令庸下宰君，岂即能缉熙风化？相公必欲选良宰，莫若举前仓部员外郎吴太玄为洛阳令；必欲举御史中丞，莫若举襄州刺史靳黈。清辇毂之路，非太玄不可；生台阁之风，非靳不可。仆非吴、靳亲友，但以其贤明；相公有而不用，亦其过深矣。抑又闻之，昔闵子騫为政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凡校书、正字，一政不得入畿。相公曾为此职，见贞观已来故事。今吏部侍郎杨滔，眼不识字，心不好贤，芜秽我清司，改张我旧贯，去年冬奏请：“自今已后，官无内外，一例不得入畿。”即正字、校书，不如一乡县尉；明经、进士，不如三卫出身。相公复此改张，甄别

安在人有坐钓登相，立筹封侯；今仆无尚父之谋，薛公之策，徒以仕于书苑，生于学门，小道逢时，大言祈相。仆也幸甚，幸甚！去冬有诗赠公爱子协律，其诗有句云：“官微思倚玉，交浅怯投珠。”《吕氏春秋》云：“尝一脔之味，可一鼎之味。”请公且看此十字，则仆曾吟五言，则亦更有旧文，愿呈作者。如公之用人，盖已多矣；仆之思用，其来久矣。拾遗、补阙，宁有种乎！仆虽不佞，亦相公一株桃李也。此书上论不雨，阴阳乖度；中愿相公进贤为务；下论仆身求用之路。事繁而言不典，理切而语多忤。其善也，必为执事所哂；其恶也，必为执事所怒。傥哂既罢，怒方解，则仆当持旧文章而再拜来也。

韩偓，天复初入翰林。其年冬，车驾出幸凤翔，偓有扈从之功。返正初，上面许偓为相。奏云：“陛下运契中兴，当复用重德，镇风俗。臣座主右仆射赵崇可以副陛下是选，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上嘉叹。翌日，制用崇暨兵部侍郎王赞为相。时梁太祖在京，素闻崇之轻佻，赞复有嫌亵，驰入请见，于上前具言二公长短。上曰：“赵崇是偓荐。”时偓在侧，梁主叱之。偓奏曰：“臣不敢与大臣争。”上曰：“韩偓出。”寻谪官入闽。故偓有诗曰：“手风慵展八行书，眼暗休看九局图。窗里日光飞野马，案前筠管长蒲卢。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谁拟试秦竽！”

崔颢《荐樊衡书》：“夫相州者，九王之旧都；西山雄崇，足是秀异。窃见县人樊衡，年三十，神爽清晤，才能绝伦。虽白面书生，有雄胆大略，深识可以轨时俗，长策可以安塞裔。藏用守道，实有岁年。今国家封山勒崇，希代罕遇；含育之类，莫不踊跃。况诏征隐逸，州贡茂异，衡之际会，千载一时。君侯复躬自执圭，陪銮日观此州名藩，必有所举。当是举者，非衡而谁伏愿不弃贤才，赐以甄奖。得奔大礼，升闻天朝。衡因此时策名树绩，报国荣家，令当代之士出君侯之门矣。愿不胜区区，敢闻左右。俯伏阶屏，用增战汗！”

颢《荐齐秀才书》：“某官至，辱垂下问，令公举一人，可管记之任者。愚以为军中之书记，节度使之喉舌。指事立言而上达，思中天心；发号出令以下行，期悦人意。谅非容易，而可专据。窃见前进士高阳齐孝若考叔，年二十四，举必专授，文皆雅正，词赋甚精，章表殊健；疏眉目，美风姿，外若坦荡，中甚畏慎。执事傥引在幕下，列于宾佐，使其驰一檄飞书，必能应马上之急求，言腹中之所欲。夫掇芳刈楚，不弃幽远。况孝若相门子弟，射策甲科，家居君侯之宇下，且数年矣。不劳重币，而获至宝，甚善，甚善。雄都大府，多士如林，最所者，斯人也。请为阁下记其若此。惟用与舍，高明裁之。谨再拜。”

李翱《荐所于徐州张仆射书》：“翱载拜。齐桓公不疑于其臣，管夷吾信

而伯天下，攘戎狄，匡周室，亡国存，荆楚服，诸侯无不至焉。竖刁、易牙信而国乱，身死不葬，五公子争立，兄弟相及者数世。桓公之信于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则格于天地，功及后世；不得其人，则不能免其身。人不易也。岂惟霸者焉虽圣人亦不免焉！帝尧之时，贤不肖皆立于朝，尧能舜，于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鲧，窜三苗，举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诸上位：故尧崩三载，四海之内，遏密八音，后世之人皆谓之帝尧焉。向使尧不能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徒于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则尧将不能得无为尔；岂复得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灭项。’孰灭之盖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继绝存亡，贤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继绝存亡国焉耳；竖刁、易牙用，则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竖刁、易牙，争权不葬，而乱齐国，则幽、厉之诸侯也。始用贤而终身讳其恶，君子之乐用贤也如此；始不用贤，以及其终，而幸后世之掩其过也，则微矣。然则居上位、流德泽于百姓者，何所劳乎于择贤，得其人，措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兹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阁下之好贤不倦者焉！盖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得而不取者，则有人焉。陇西李观，奇士也，伏闻阁下其贤，将用之未及，而观病死。昌黎韩愈得人之遗风，明于理乱根本之所由，伏闻阁下复其贤，将用之未及，而愈为宣武军节度使之所用。观、愈，皆豪杰之士也，如此人，不时出，观自天下亦有数百年无如其人者焉。闻阁下皆得而之，皆不得而用之，翱实为阁下惜焉；岂惟翱一人而已，后之读前载者，亦必多为阁下惜之矣。兹有平昌孟郊，贞士也，伏闻阁下旧之。郊为五言诗，自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李观《荐郊于梁肃补阙书》曰：‘郊之五言，其有高处，在无上；其有平处，下顾二谢。’韩愈送郊诗曰：‘作其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言者，岂欺天下之人哉！郊穷饿，不得安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作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为天地宽！’其穷也甚矣！又有张籍、李景俭者，皆奇才也。未闻阁下之。凡贤士奇人，皆有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也；见而不能，如勿见而已矣；其贤而不能，如勿其贤而已矣；用而不能尽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尽其才而容谗人之所间者，如勿尽其才而已矣。故见贤而能，而能用，而能尽其材，而不容谗人之所间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兹有二人焉皆来：其一，贤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则贤者往，而常常之人日来矣。况其待常常之人加厚，则善人何求而来哉！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贤者不好色

而好德者；虽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色与德均好者，复其次也；虽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不好德而好色者，穷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国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财求之而无所爱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国士也。’天下之人则不能一往而见焉。是岂非不好德而好者色乎？贤者则宜有别于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礼》、《乐》，删《诗》、《书》，作《春秋》，圣人也；奋乎万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则夷狄人也，而孔子之庙存焉，虽贤者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于人者寡矣。故无益于人，虽孔圣之庙犹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于人，而不能得善士、良士，则不如无待也。呜呼！人之降年，不可与期。郊将为他人所得，而大有立于世，与短命而死，皆不可也。二者卒然有一，于郊之体，其为惜之不可既矣。阁下终不得而用之矣，虽恨之亦无可奈何矣。翱，穷贱人也，直词无让，非所宜至于此者也，为道之存焉耳；不直则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赞曰：举孤弃雠，圣人所美；下展蔽善，匹夫所鄙。懿彼数公，时行时止。守道克勤，荐贤不倚。冷然所尚，鸿儒不为矣。

卷七

○起自寒苦（不第即贵附）

武德五年，李义琛与弟义琰、従弟上德，三人同举进士。义琛等陇西人，世居邟城。国初，草创未定，家素贫乏，与上德同居，事従姑，定省如亲焉。随计至潼关，遇大雪，逆旅不容。有咸阳商人见而怜之，延与同寝处。居数日，雪霁而去。琛等议鬻驴，以一醉酬之；商人窃，不辞而去。义琛后宰咸阳，召商人，与之抗礼。琛位至刑部侍郎、雍州长史；义琰，相高宗皇帝；上德，司门郎中。

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阁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郑朗相公初举，遇一僧，善气色，谓公曰：“郎君贵极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惟此僧不至。及重试，退黜，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既而竟如其所卜。

李绛，赵郡赞皇人。曾祖贞简；祖冈，官终襄帅。绛为名相。绛子璋，宣州观察。杨相公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落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狭，织一地毯，其日，献之。及收败，璋従坐。璋子德璘名过其实，入梁终夕拜。

徐商相公常于中条山万固寺泉入院读书。家庙碑云：“随僧洗钵。”

韦令公昭度少贫窶，常依左街僧录净光大师，随僧粥。净光有人伦之鉴，常器重之。

○好放孤寒

元和十一年，岁在丙申，李谅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时有诗曰：“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

李太尉德裕颇为寒峻开路，及谪官南去，或有诗曰：“八百孤寒齐下泪，一时南望李崖州。”

昭宗皇帝颇为寒峻开路。崔合州榜放，但是子弟，无问文章厚薄，邻之金瓦，其间屈人不少。孤寒中惟程晏、黄滔擅场之外，其余以呈试考之，滥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贞白、张珖诗、赵观文风之作，皆臻前辈之阃域者也。

○升沈后进

太和中，苏景胤、张元夫为翰林主人，杨汝士与弟虞卿为汉公，尤为文林表式。故后进相谓曰：“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犹可，三杨杀我。”

大中、咸通中，盛传崔慎由相公尝寓尺题于闻。或曰：王凝、裴瓚、舍弟安潜，朝中有无呼字闻，厅里绝脱靴宾客。凝，终宣城；瓚，礼部尚书；潜，侍中。

太平王崇、窦贤二家，率以科目为资，足以升沈后进，故科目举人相谓曰：“未见王窦，徒劳漫走。”

奇章公始举进士，致琴书于灞浐间，先以所业谒韩文公、皇甫员外。时首造退之，退之他适，第留卷而已。无何，退之访湜，遇奇章亦及门。二贤见刺，欣然同契，延接询及所止。对曰：“某方以薄技卜妍丑于崇匠，进退惟命。一囊犹置于国门之外。”二公披卷，卷首有《说乐》一章，未阅其词，遽曰：“斯高文，且以拍板为什麼？”对曰：“谓之乐句。”二公相顾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谋所居。二公沈默良久，曰：“可于客户坊税一庙院。”公如所教，造门致谢。二公复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其日联镳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谒几官先辈。”不过翌日，辇毂名士咸往观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

论曰：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苟华而不实，以比周赞誉者，不为君子腹诽，鲜矣！”

○己

张燕公房太尉，独孤常州梁补阙，二君子之美，出于李翱。《上杨中丞书》云：“窃以朝廷之士，文行光明，可以为后进所依归者，不过十人。翱亦常伏其门下，举其五人则无；无诱劝之心，虽有卓犖奇怪之贤，固不可得而也。其余或虽，欲为荐言于人，复惧人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复生疑而不信；自

信犹且不固，矧曰能人之固是以再往见之，或不如其初；三往复，不如其载。若张燕公之于房太尉，独孤常州之于梁补阙者，万不见一人焉！”

李翱《感己赋序》：“贞元九年，翱始就州序之贡与人事。其九月，执文章一通，谒右补阙梁君。当此时，梁君誉塞天下，属词求进士，奉文章走梁君门下者，盖无虚日。梁君人之过也，亦既相见，遂于翱有相之道焉，谓翱得人之遗风，期翱之名不朽于无穷；许翱以拂试吹嘘。翱初谓其面相进也。亦未幸甚。十一月，梁君遘疾而歿，翱渐游于朋友公卿间，往往皆曰：‘吾既籍子姓名于补阙梁君也。’翱乃其非面进也。当时意谓先进者遇人特达，皆合有此心，亦未谓己之难得也。梁君歿，于兹五年，翱学圣人经籍教训文句之为文，将数万言，愈昔年见梁君之文，弗啻数倍，虽不敢同德于人，然亦幸无忤于中心。每岁试于礼部，连以文章罢黜，名声晦昧于时，俗人皆谓之固宜，然后先进者遇人特达，亦不皆有此心，乃己之难得也。夫见善而不能，虽善何为！而不能誉，则如弗；誉而不能深，则如勿誉；深而不能久，则如弗深；久而不能终，则如勿久。翱虽不肖，幸辱梁君所。君为之言于人，岂非誉欤！谓其得人之遗风，岂非深欤！而逮及终身，岂非久欤！不幸梁君短命遽歿，是以翱未能有成也。其谁将继续梁君之志而成之欤！已焉哉，天之遽丧梁君也！是使予之命久迤邐厄穷也！遂赋己以自伤。”其言怨而不乱，盖《小雅》骚人之余风也。

李元宾曰：“观有倍年之友朱巨源。”

李华撰《三贤论》（刘齐虚，萧颖士，元德秀）或曰：“吾读人之书，而求人之贤，未获。”遐叔谓曰：“无世无贤人，其或世教不至，沦于风波，虽贤不能自辨，况察者未之究尔。郑卫方奏，正声间发。极无味，至文无采。听者不达，反以为怪譎之音；太师、乐工亦朱颜而止。曼都之姿，杂为憔悴，缁絮蒙萧艾，美丑夷伦，自以为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复求者亦昏；将割其善恶，在迁政化俗，则贤不肖异贯，而后贤者自明，而察者不惑也。予兄事元鲁山而友刘、萧二功曹：此三贤者，可谓之达矣。”或曰：“愿闻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当以道纪天下，刘之志行当以中易今世。元齐愚智，刘感一物不得其政，萧呼吸折节而获易元之道。刘之深，萧之志，及于夫子之门，则达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刘病赏物，萧病贬恶太亟，奖能太重。元奉亲孝而乐天命，以为王者作乐，崇德殷，荐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极致也，而辞章不称，是无乐也。于是作《破阵乐》，词协商、周之颂；推是而论，则见元之道矣。刘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学著，用述《诗》、《书》、《礼》、《易》、《春秋》，为五说，条贯源流，备今之变；推是而论，则见刘之深矣。萧以《诗》、《书》为烦，尤罪子长不编年，乃为列传，后代因之，非典训也；将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后，非训齐生，人不录以序，缙修

以迄于今，志就而歿；推是而论，则见萧之志矣。元据师保之席，瞻其人口刘，备卿佐之服，居宾友之地；言理乱根源，人伦隐明，参乎元精，而后见其妙。萧若百炼之钢，不可屈抑，当废兴去就之际，一死一生之间，而后见其大节；视听过速，欲人人如我，志与时多背，常见诟于人中；取其节之举，足可以为人师矣：学广而不遍精，其贯穿甚于精者；文方复雅尚之至，尝以律度百代为任，之能者往往不至焉。超迈蹈厉，可无者言也。茂挺父为莒丞，得罪清河张惟一，时佐廉使按成之。茂挺初登科，自洛还莒，道邀车发辞哀乞，惟一涕下，即日舍之，且曰：‘萧赞府生一贤，方资天下风教，吾由是得罪，无憾也！’夫如是，得不谓之孝乎？”或曰：“三子者，各有所与？”遐叔曰：“若太尉房公，可谓名卿矣；每见鲁山，即终日叹息，谓余曰：‘见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尽矣！’若司业苏公，可谓贤人矣，每谓当时名士曰：‘仆不幸生于衰俗，所不耻者，识元紫芝。’广平程休士美，端重寡言；河间邢宇深明，操持不苟；字弟宙次宗，和而不流；南阳张茂之季丰，守道而能断；赵郡李萼伯高，含大雅之素；萼族子丹叔南，诚庄而文；丹族子惟岳谋道，沈远廉静；梁国乔泽德源，昂昂有风；宏农杨拯士扶，敏而安道；清河房垂翼明，志而好；河东柳识方明，遐旷而才：是皆慕元者也。刘在京口下，常浸疾，房公时临；扶风闻之，通夕不寐，顾谓宾徒曰：‘即若不起，无复有神道！’尚书刘公清言；‘见皇王之理矣。’殷直清有识，尚恨言理少，未对刘面，常想见其人。河东裴腾士举，朗迈真直；弟霸士会，峻清不杂；陇西李虞敬叔，坚明冲粹；范阳卢虚舟幼真，质方而清；颍川陈说言士然，读而不厌；渤海吴兴宗秀长，专静不渝；颍川陈谦不器，行人之道；渤海高适达夫，落落有奇节：是皆重刘者也。工部侍郎韦述修国史，推萧同事；礼中侍郎杨俊掌贡举，问萧求人海内，以为德选；汝南邵轸纬卿，有词学标干；天水赵骅云卿，才美行纯；陈郡殷寅直清，达于名理；河南源衍秀融，粹而俊澄；会稽孔至惟微，述而好；河南陆据德邻，恢恢善于事理；河东柳芳仲敷，该博故事；长乐贾至幼邻，名重当时；京兆韦收仲成，远虑而深；南阳张友略维之，履道体仁；友略族弟邈季遐，温其如玉；中山刘颖士端，疏明简畅；颍川韩拯佐元，行略而文；乐安孙益盈孺，温良忠厚；京兆韦建士经，中明外纯；颍川陈晋正卿，深于《诗》、《书》；天水尹微之诚，贯百家之言：是皆后于萧者也。茂挺与赵骅、邵轸泊华最善，天下谓之‘萧、李之交’。殷寅，源衍睦于二交间，不幸元罢鲁山，终于陆浑；刘避地逝于安康；萧归葬先人，歿于汝南。今复求斯人，有之无之是必有之，而察之未克也。三贤不登尊位，不享下寿，居委顺贤，人之达也；不蒙其教，生人之病。余三贤也深，故言之不怍。”一云：李华复有权、皋、张友略。（出皋墓铭）

颜真卿与陆据、柳芳善。

杜紫微览赵渭南卷《早秋诗》云：“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吟味不已，因目暇为“赵倚楼”。复有《赠暇诗》曰：“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灞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今日访君还有意，三条冰雪借予看。”紫微更《寄张祜》略曰：“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绛、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其游梁补阙之门；居三岁，肃未之面，而四贤造肃多矣，靡不偕行。肃异之，一日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肃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然肃素有人伦之鉴。观、愈等既去，复止绛、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极人臣，勉旃！勉旃！”后二贤果如所卜。

李华著《含元殿赋》，萧颖士见之，曰：“景福之上，灵光之下。”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章。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蒋凝，江东人，工于八韵，然其形不称名。随计途次襄阳，谒徐相商公，疑其假手，因试《岷山怀》一篇。凝于客次赋成，尤得意。时温飞卿居幕下，大加称誉。

论曰：夫求者，匪言不通；既通者，匪节不合。得之于内，失之于外，万万不能移也。所以越石父免于羈束，未旋踵而责以非礼，善窥其合而已矣。其有属辞叙事，言虽讪口，之者不其咎欤苟异于是，其如险诘何！

卷八

○通榜

贞元十八年，权德舆主文，陆僦员外通榜帖，韩文公荐十人于僦，其上四人曰侯喜、侯云长、刘述、韦纾，其次六人：张弘、尉迟汾、李绅、张俊余，而权公凡三榜共放六人，而弘、绅、俊余不出五年内，皆捷矣。

陆忠州榜时，梁补阙肃、王郎中杰佐之，肃荐八人俱捷，余皆共成之。故忠州之得人，皆烜赫。事见《韩文公与陆僦员外书》。

三榜，裴公第一榜，拾遗卢参预之；第二、第三榜，谏议柳逊、起居舍人于竞佐之；钱紫微珣亦颇通矣。

郑颢都尉第一榜，托崔雍员外为榜。雍甚然诺，颢从之，雍第推延。至榜除日，景待榜不至，陨获旦至。会雍遣小僮寿儿者传云：“来早陈贺。”景问

：“有何文字？”寿儿曰：“无。”然日势既暮，寿儿且寄院中止宿，景亦怀疑，因命搜寿儿怀袖，一无所得，颢不得已，遂躬自操觚。夜艾，寿儿以一蜡弹丸进颢，即榜也。颢得之大喜，狼忙札之，一无更易。

○主司挠闷

贞元十一年，吕渭第一榜，挠闷不能定去留，因以诗寄前主司曰：“独坐贡闱里，愁多芳草生；仙翁昨日事，应见此时情。”

○阴注阳受

杨嗣复第二榜，卢求者李翱之婿。先是翱典合淝郡，有一道人诣翱，自言能使鬼神。翱谓其妖，叱去。既而谓翱曰：“使君胡不惜骨肉。”翱愈怒，命系于非所。其夕内子心痛将绝，颇为儿女所尤，亟命召至谢焉。道人“唯唯”而已。翱待之以酒，其人能剧饮，数斗不能乱。翱心敬惮，以孺人之危为乞；因请为翱奏章，其妻寻愈。翱叩头致谢。复谓翱曰：“所写章不谨，某向甚惧谪罚。”翱对以自札固无错误。其人微笑，即探怀中得向所焚章，果注一字，翱益神之。后翱任楚州（或曰桂州），其人复至。其年杨嗣复举，求落第。嗣复，翱之亲表，由是颇以求为嫌。因访于道人，道人言曰：“此细事，亦可为奏章一通。”几砚纸笔，复置醇酎数斗于侧，其人以臣杯引满而饮，寝少顷而觉；觉而复饮。暨壘耻，即整衣冠北望而拜；遽对案手疏二缄，迟明授翱曰：“今秋有主司且开小卷，明年见榜开大卷。”翱如所教。寻递中报至，嗣复依前主文，即开小卷，辞云：“非头黄尾三求”六字。翱奇之，遂寄嗣复。嗣复已有所贮，颇疑漏泄。及放榜开大卷，乃一榜焕然，不差一字。其年裴球为状元，黄价居榜末，次则卢求耳，余皆契合。后翱镇襄阳，其人复至，翱虔敬可也。谓翱曰：“鄙人载来，盖仰公之政也。”因命出诸子，熟视，皆曰：“不继。”翱无所得，遂遣诸女出拜之，乃曰：“尚书他日外孙三人，皆位至宰辅。”后求子携，郑亚子畋，杜审权子让能，为将相。

○梦

钟辐，虔州南康人也。始建山为习业之所，因手植一松于庭际。俄梦朱衣吏白云：“松围三尺，子当及第。”辐恶之。尔来三十余年，辐方策名；使人验之，松围果三尺矣。

沈光始贡于有司，尝梦一海船；自梦后，咸败于垂成，暨登第年亦如是。皆谓失之之梦，而特地不测。无何，谢恩之际升阶，忽尔回飏吹一海图，拂光之面，正当一巨舶，即梦中所睹物。

孙龙光偃，崔澹下状元及第。前一年，尝梦积木数百，偃践履往复。既而请一李处士圆之，处士曰：“贺喜郎君，来年必是状元，何者已居众材之上也。”

予次匡庐，其夕遥祝九天使者。俄梦朱衣道人，长丈余，特以青灰落衣襟，霏霏然，常自谓“鱼透龙门”，凡三经复透矣。私心常虑举事中辍。既三举矣，欲罢不能；于是四举有司，遂饶忝矣。

○听响卜

毕?誠相公及第年，与一二同人听响卜。夜艾人稀，久无所闻；俄遇人投骨于地，群犬争趋；又一人曰：“后来者必衔得。”

韦甄及第年，事势固万全矣；然未名第高下，志在鼎甲，未免挠怀。俄听于光德里南街，忽睹一人，叩一板门甚急。良外轧然门开，呼曰：“十三官尊体万福。”既而甄果是第十三人矣。

○自放状头

杜黄门第一榜，尹枢为状头。先是杜公主文，志在公选，与无预评品者。第三场庭参之际，公谓诸生曰：“主上误听薄劣，俾为社稷求栋梁，诸学士皆一时英雋，奈无人相救！”时入策五百余人，相顾而已。枢年七十余，独趋进曰：“未谕侍郎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对曰：“枢不才。”公欣然延之，从容因命卷帘，授以纸笔。枢援毫斯须而就。每札一人，则抗声斥其姓名；自始至末，列庭闻之，咨嗟叹其公道者一口。然后长跪授之，惟空其元而已。公览读致谢讫，乃以状元为请，枢曰：“状元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亲笔自札之。

郑损舍人，光启中随驾在兴元，丞相陆公扈为状元。先是扈与损同止逆旅，扈于时出丞相文忠公之门，切于了却身事。时已六月，恳叩公，希奏置举场。公曰：“奈时深夏，复使何人为主司？”扈曰：“郑舍人其人也。”公然之。因请扈致谢于损，扈乃躬诣损拜请，其榜贴皆扈自定。

○遭遇

贞元二年，牛锡庶、谢登，萧少保下及第。先是听宝应二年一榜之后，尔来二纪矣。国之耆老，殆非俊造驰骛之所。二子久屈场籍，其年计偕来；主文颇以耕凿为急，无何并驰人事。因回避朝客。误入听第，听岸帻倚杖，谓二子来谒，命左右延接二子。初未谁也，潜访于阍吏，吏曰：“萧尚书也。”因各以常行一轴面贽，大蒙称赏。听以久无后进及门，见之甚善，因留连竟日。俄有一仆附耳，听盼二子辘然。既而上列继至，二子隐于屏后。或曰：“二十四年载主文柄，国朝盛事，所未曾有。”二子闻之，亦不意是听。犹虑数刻淹留，失之善地。朝士既去，二子辞；听面告之，复许以高第，竟如所诺。

○友放

王相起，长庆中再主文柄，志欲以白敏中为状元，病其人与贺拔碁为交友，碁有文而落拓。因密令亲申意，俾敏中与碁绝。前人复约敏中，为具以待之

。敏中欣然曰：“皆如所教。”既而慧果造门，左右给以敏中他适，慧迟留不言而去。俄顷，敏中跃出，连呼左右召慧，于是悉以实告。乃曰：“一第何门不致，奈轻负至交！”相与欢醉，负阳而寝。前人睹之，大怒而去。慧告于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只得白敏中，今当更取贺拔慧矣。”

○误放

包谊者，江东人也，有文辞。初与计偕，到京师后时趁试不及。宗人祭酒佶怜之，馆于私第。谊多游佛寺，无何，唐突中书舍人刘太真，睹其色目，即举人也。命一介致问，谊勃然曰：“进士包谊素不相识，何劳要问？”太真甚衔之，以至专访其人于佶。佶闻谊所为，大怒而忌之，因诘责遣徙他舍，谊亦无怍色。明年太真主文，志在致其永弃，故过杂文，俟终场明遣之。既而自悔之曰：“此子既忤我，從而报之，是为浅丈夫也；必矣但能永废其人，何必在此！”于是放入策。太真将放榜，先巡宅呈宰相。榜中有姓朱人及第，宰相以朱泚近大逆，未欲以此姓及第，亟遣易之。太真错愕趋出，不记他人，惟记谊尔。及谊谢恩，方悟己所恶也。因明言。乃得丧非人力也，盖假手而已。

郑侍郎薰主文，误谓颜标乃鲁公之后。时徐方未宁，志在激劝忠烈，即以标为状元。谢恩日，佺容问及庙院。标，寒峻也，未尝有庙院。薰始大悟，塞默而已。寻为无名子所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忧中有喜

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衰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也。亿与之相持而泣，路人皆异之。后旬日，登第矣。

○为乡人轻视而得者

许棠，宣州泾县人，早修举业。乡人汪遵者，幼为小吏，泊棠应二十余举，遵犹在胥徒；然善为歌诗，而深晦密。一旦辞役就贡，会棠送客至灞浐间，忽遇遵于途中，棠讯之曰：“汪（都者，吏之呼也）何事至京？”遵对曰：“此来就贡。”棠怒曰：“小吏无礼！”而与棠同砚席，棠甚侮之，后遵成名五年，棠始及第。

○以贤妻激劝而得者

彭伉，湛贲，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即淇姨也。伉举进士擢第，湛犹为县吏。妻族为置贺宴，皆官人名士，伉居客之右，一座尽倾。湛至，命饭于后阁，湛无难色。其妻忿然责之曰：“男子不能自励，窘辱如此，复何为容！”湛感其言，孜孜学业，未数载一举登第。伉常侮之，时伉方跨长耳纵游于郊郭，忽有僮驰报湛郎及第，伉失声而坠。故袁人谚曰：“湛郎及第，彭伉落驴。”

”

○已落重收

顾非熊，况之子，滑稽好辩，陵辄气焰子弟，为众所怒。非熊既为所排，在举场三十年，屈声聒人耳。长庆中，陈商放榜，上怪无非熊名，诏有司追榜放及第。时天下寒进，皆劝矣。诗人刘得仁贺诗曰：“愚为童稚时，已解念君诗，及得高科晚，须逢圣主。”

元和九年韦贯之榜，殷尧藩杂文落矣；杨汉公尚书，乃贯之前榜门生，盛言尧藩之屈，贯之为之重收。或曰：“李景让以太夫人有疾，报堂请暂省侍，路逢杨虞卿，恳称班图源之屈，因而得之也。”

贞元中，李繆公先榜落矣；先是出试，杨员外於陵省宿归第，遇程于省司，询之所试，程探鞫中得赋稿示之，其破题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於陵览之，谓程曰：“公今年须作状元。”翌日杂文无名，於陵深不平；乃于故策子末缮写，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诣主文，从容给之曰：“侍郎今者所试赋，奈何用旧题？”主文辞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题目，向有人赋次韵脚亦同。”主文大惊。於陵乃出程赋示之，主文赏叹不已。於陵曰：“当今场中若有此赋，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无则已，有则非状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侍郎已遗贤矣。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纳，面对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谢，於陵于是请擢为状元，前榜不复收矣，或曰“出榜重收”。

○放老

天复元年，杜德祥榜，放曹松、王希羽、刘象、柯崇、郑希颜等及第。时上新平内难，闻放新进士，喜甚。诏选中有孤平屈人，宜令以名闻，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诏各受正。制略曰：“念尔登科之际，当予反正之年，宜降异恩，名膺宠命。”松，舒州人也，学贾司仓为诗，此外无他能；时号松启事为送羊脚状。希羽，歙州人也，辞艺优博。松、希羽甲子皆十七余。象，京兆人；崇、希颜，闽中人，皆以诗卷及第，亦皆年逾耳顺矣。时谓“五老榜”。

○及第与长行拜官相次

杨敬之拜国子司业，次子戴，进士及第，长子三史登科，时号“杨三喜”。

崔昭矩，大顺中裴公下状元及第；翌日，兄昭纬登庸。王侁，丞相鲁公损之子，侁及第，翌日损登庸。王侁过堂别见。主

归黯亲迎拜席日，状元及第，榜下版巡脱白，期月无疾而卒。

○别头及第

别头及第，始于上元二年钱令绪、郑人政、王悌、崔志恂等四人，亦谓之

“承优及第”。

杨严等，会昌四年王起奏五人：杨至、源重、郑朴、杨严、窦緘，恩旨令送所试杂文会翰林重考覆，续奉进。止杨严一人，宜与及第；源重四人落下。时杨至因以长句呈同年曰：“由来梁燕与冥鸿，不合翩翾向碧空；寒谷谩劳邹氏律，长天独遇宋都风；此时泣玉情虽异，他日衔环事亦同；三月春光正摇荡，无因得醉杏园中。”

○及第后隐居

费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禄不及亲，永怀罔极之念，遂隐于九华。长庆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修举冠卿孝节，征拜右拾遗，不起。制曰：“前进士费冠卿，尝与计偕，以文中第归，不及于荣养，恨每积于永怀，遂乃屏迹邱园，绝踪仕进，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节无双，清飈自远！夫旌孝行，举逸人，所以厚风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奖，以敬薄夫。擢参近侍之荣，载仁移忠之效，可右拾遗。”

施肩吾，元和十年及第，以洪州之西山，乃十二真君羽化之地，灵迹具存，慕其真风，高蹈于此。尝赋《闲居遣兴诗》一百韵，大行于世。

皇甫颖，早以清操著称，乾符中及第，时四郊多垒，颖以垂堂之诫，绝意禄位，隐于鹿门别墅，寻以疾终。

○入道

戴叔伦，贞元中罢容管都督，上表请度为道士。

萧俛自，左仆射表请度为道士。

蒋曙，中和初，自起居郎以弟兄因乱相离，遂屏迹邱园。因应天令节表请入道，從之。

顾况，全家隐居茅山，竟莫所止。其子非熊及第归庆，既莫况宁否，亦隐于旧山。或闻有所遇长生之秘术也。

论曰：士之谋身，得之者以才，失之者惟命，达失二揆，宏道要枢，可谓勤于修己者与！苟昧于斯，系彼能否，临深履薄，歧路纷如，得之则恃己所长，失之则尤人未尽；干禄之子，能不慎诸！及命也者，足以引之而排觖望，不足倚之而图富贵；倚之则事怠，怠则智性昏；引之则感通，通则尤怨弭。故孔孟之言命，盖厄穷而已矣！有若立身慎行，与圣哲同辙者，则得丧语默，复何覈芥乎！复何穹隆乎！然士有死而不忘者，恩与而已矣。包子之误放，李翱之奏章，足以资笑谈，不足以彰事实。有功成身退，冥心希夷者，吾不得而齿矣。

卷九

○防慎不至

张岷妻，颜尧舍人犹女。岷有樊表兄者，来自江之南，告岷请叩尧求宰字。岷许之，而尧久不应，樊谓诳己，中心衔之颇切。一旦，谓岷曰：“弟卷轴不鄙恶札，可以佐弟。”岷欣然以十余轴授之，皆要切卷子，延引逼试，每轴头为札三两纸而授之，岷郁悒而已。

房翊，河南人，太尉之孙，咸通四年垂成而败。先是名第定矣，无何写录之际，仰泥落击翻砚瓦，汗试纸，翊以中表重地，只荐翊一人，主司不获已须应之；翊既临曙，更请叩副试，主司不诺，遂罢。

李廷璧乾符中试夜，于铺内偶获袄子半臂一对，廷璧起取衣之。同铺赏之曰：“此得非神授！”逡巡有一人擒捉，大呼云：“捉得偷衣贼也！”

○误掇恶名

华京，建州人也，极有赋名。向游大梁，尝预公宴。因与监军使面熟。及至京师，时已登科，与同年连镳而行，逢其人于通衢，马上相揖，因之谤议喧然。后颇至沈弃，终太学博士。

刘纂者，高州刘舍人蜕之子也，嗣为文亦不恶。乾宁中寒栖京师，偶与一医工为邻，纂待之甚至，往往假贷于其人，其人即上枢吴开府门徒。嗣薛王为大京兆，医工因为柔诊脉，从容之际，言纂之穷且屈，柔甚领览。会试官以解送等第禀于柔，柔谓纂是开府门人来嘱，斯必开府之意也，非解元不可。由是以纂居首送，纂亦不其由。自是纂落数举，方悟。万计莫能雪之。

裴筠婚萧楚公女，言定未几，便擢进士。罗隐以一绝刺之，略曰：“细看月轮还有意，信青桂近嫦娥。”

杨纂员外，乾符中佐永宁刘丞相淮南幕，因游江失足坠水，待遣人归宅取衣，久之而不至。公闻之，命以衣授纂。少顷衣至，甚华靡，问之，乃护戎所赐。公闻之无言。后除起居舍人，为同列譖，改授驾部员外郎，由是一生坎坷。

○好己恶及第

邵安石，连州人也。高湘侍郎南迁归阙，途次连江，安石以所业投献遇，遂挈至辇下。湘主文，安石擢第，诗人章碣，《赋东都望幸刺》诗曰：“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

郑隐者，其先闽人，徙居循阳，因而耕焉。少为律赋，辞格固寻常。咸康末，小魏公沆自阙下黜州佐，于时循人稀可与言者；隐贻谒之，沆一见甚慰意，自是日与之游。隐年少懒于事，因傲循官寮，由是犯众怒，故责其逋租，系之非所。沆闻大怒，以钱代隐输官，复延之上席。未几，沆以普恩还京，命隐偕行。隐禀性赳赳，沆之门吏家仆靡不恶之，往往呼为“乞索儿”，沆待之如一。行次江陵，隐狎游多不馆宿，左右争告，沆召隐微辩，隐以实对，沆又资

以财帛，左右尤不测也。行至商颜，诏沆贡举。时在京骨肉，闻沆携隐，皆以书止之；沆不能舍，遂令就策试，然与诸亲约止于此耳。暨榜除之夕，沆巡廊自呼隐者三四，矍然顿气而言曰：“郑隐，崔沆不与了，却更有何人肯与之！”一举及第。然隐远人，素无关外名，足不迹先达之门，既及第而益孤。上过关宴，策蹇出京，罄桓淮浙间，中和末，郑续镇南海，辟为从事，诸同舍皆以无素，闻隐自谓有科第志，无复答。既赴辟，同舍皆不睦，续不得已，致隐于外邑。居岁余，又不为宰君所礼。会续欲贡士，以幕内无名人，迎隐尸之；其宰君谓隐恨且久，仇之必矣。遂于钱送筵置鸩，隐大醉，吐血而卒。

崔元翰，为杨崖州炎所，欲奏补阙，恳曰：“愿进士。”由此独步场中，然不晓呈试，先求题目为地。崔敖之，旭日都堂始开，盛气白侍郎曰：“白云起封中赋，敖请退。”主司于帘中卒愕换之，是岁二崔俱捷。

○好及第恶登科

许孟容进士及第，学究登科，时号“锦褙子上着莎衣”。蔡京与孟容同。

论曰：人举事之所难者，大则赴汤火，次则临深履薄；李少卿又曰“操空拳，冒白刃”，闻者靡不胆寒发竖，永为子孙之戒。噫，危矣！彼之得因我也；失亦因我也；殊不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愧彼为裘之义，膺乎析薪之喻，方之汤、火、深、薄，空拳、冒刃，危在彼矣。是瓜李之嫌，薏苡之谤，斯不可忘。若邵、郑二子，单进求名之志先其类，虽顺坂之势可惜，而握苗之戒难忘。名既靡扬，得之不求。崔公胁制，仁者所不为也。许，蔡二公所取者，道也；非为名也。莎锦之譬，谗浪而已。

○敕赐及第

韦保义，咸通中以兄在相位，应举不得，特敕赐及第。擢入内庭。

永宁刘相邺，字汉藩，咸通中自长春宫判官，召入内庭，特敕赐及第。中外贺緘极众，惟郢州李尚书种一章最著，乃福建韦尚书岫之辞也。于是韦佐郢幕，略曰：“用敕代榜，由官入名；仰温树之烟，何人折桂？灂斥甘泉之水，独我登龙。禁门而便是龙门，圣主而永为座主。”又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重己，旷代所无。”相国深所嫌郁，盖指斥太中的也。

杜升，父宣猷终宛陵，升有词藻，广明岁，苏导给事刺剑州，升为军倅；驾幸西蜀，例得召见，特敕赐绯导入内。韦中令自翰长拜主文，升时已拜小谏，抗表乞就试，徙之。登第数日，有敕复前官，并服色。议者荣之。

秦韬玉，出入大阊田令孜之门。车驾幸蜀，韬玉已拜丞郎，判鹺；及小归公主文，韬玉准敕放及第，仍编入其年榜中。韬玉置书谢新人呼“同年”，略曰：“三条烛下，虽阻文闱，数仞墙边，幸同恩地。”

王彦昌，太原人，家世簪冕，推于鼎甲。广明岁，驾幸西蜀，恩赐及第，后为嗣薛王柔判官。昭宗幸石门，时宰臣与学士不及随驾，柔以京尹判鹺，权中书，事属近辅，表章继至，切于批答。柔以彦昌名闻，遂命权学士，居半载，出拜京尹。又左常侍、大理卿，为本寺人吏所累，南迁。

○表荐及第

乾宁中，驾幸三峰。殷文圭者，携梁王表荐及第，仍列于榜内。时杨令公镇维扬，奄有宣浙，杨汴榛梗久矣。文圭家池州之青阳，辞亲间道至行在，无何随榜为吏部侍郎裴枢宣谕判官，至大梁以身事叩梁王，王乃上表荐之。文圭复拟饰非，遍投启事于公卿间，略曰：“于菟猎食，非求尺璧之珍；鷄鷩避风，不望洪钟之乐。”既擢第，由宋汴驰过，俄为多言者所发；梁王大怒，亟遣追捕，已不及矣。然是屡言措大率皆负心，常以文圭为证，白马之诛，靡不由此也。

何泽，韶阳曲江人也。父鼎，容管经略，有文称。泽乾宁中，随计至三峰行在，永乐崔公，即泽之同年丈人也；闻泽来举，乃以一绝振之曰：“四十九年前及第，同年惟有老夫存；今日殷勤访我子，稳将髻鬣上龙门。”时主文与夺未分，又会相庭有所阻，因之败于垂成。后漂泊关外。梁太祖受禅，泽假广南幕职入贡，敕赐及第。

○恶得及第

于棖旧名韬玉，长与相国兄子，贵主视之如己子，莫不委之家政，往往与于关节，由是众议喧然。广明初，崔厚侍郎榜，贵主力取鼎甲；榜除之夕，为设庭燎，仍为宴具，以候同年展敬。选内人美少者十余辈，执烛跨乘列于长兴西门。既而将入辨色，有朱衣吏驰报曰：“胡子郎君未及第。”诸炬应声掷之于地。巢寇难后，于川中及第，依栖田令孜矣。或曰，棖及第非令孜力，后依其门耳。

高锠侍郎第一榜，裴思谦以仇中尉关节取状头，锠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明年，锠戒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怀士良一緘入贡院；既而易以紫衣，趋至锠下白锠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锠不得已，遂接之。书中与思谦求巍峨，锠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思谦曰：“卑吏面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锠俛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便是。”思谦词貌堂堂，锠见之改容，不得已遂礼之矣。

黄郁，三衢人，早游田令孜门，擢进士第，历正郎金紫。李端，曲江人，亦受于令孜，擢进士第，又为令孜宾佐，俱为孔鲁公所嫌。文德中，与郁俱陷刑网。

○芳林十哲今记得者八人

沈云翔，亚之弟也。

林缙，改名绚，闽人。光化中守太常博士。

郑玘、刘业、唐珣、吴商叟。

秦韬玉，京兆人，父为左军军将。韬玉有词藻，亦工长短歌，有贵公子行曰：“阶前莎毯绿不卷，银龟喷香挽不断，乱花织锦柳捻线，妆点池台画屏展。主人功业传国初，六亲联络驰朝车，斗鸡走狗家世事，抱来皆佩黄金鱼。却笑书生把书卷，学得颜回忍饥面。”然慕柏耆为人，至于躁进，驾幸西蜀，为田令孜擢用；未期岁，官至丞郎，判盐铁，特赐及第。主

郭薰者，不何许人，与丞相于都尉，向为砚席之交。及琮居重地，复馆财赋，薰不能避讥嫌，而乐为半夜客。咸通十三年，赵骘主文，断意为薰致高等，骘甚挠阻，而拒之无名。会列圣忌辰，宰执以下于慈恩寺行香，忽有彩帖子千余，各方寸许，随风散漫，有若蜂蝶，其上题曰：“新及第进士郭薰。”公卿览之，相顾赧然。因之主司得以黜去。

咸通中自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者有八，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然皆有文字，盖礼所谓君子达其大者、远者，小人其近者、小者；得之与失，乃不能纠别淑慝，有之矣。语其蚍豕之心者，岂其然乎！

○四凶今所记者三

陈磻叟者，父名岵，富有辞学，尤溺于内典。长庆中，尝注《维摩经》进上，有中旨令与好官；执政谓岵因内道场僧进经，颇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质短小，长喙疏齿，尤富文学，自负王佐之才，大言骋辩，虽接对相公，旁若无人；复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为道士，隶名于昊天观。咸通中降圣之辰，二教论义，而黄衣屡奔，上小不怪，宣下令后辈新入内道场，有能折冲浮图者，许以自荐。磻叟摄衣奉诏，时释门为主论，自误引《涅槃经疏》。磻叟应声叱之曰：“皇帝山呼大庆，阿师口称献寿，而经引《涅槃》，犯大不敬！”初其僧谓磻叟不通佛书，既而错愕，殆至颠坠。自是连挫数辈，圣颜大悦，左右呼“万岁”。其日，帘前赐紫衣一袭。磻叟由是恣其轻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潜闻上听云：“磻叟衣冠子弟，不愿在冠帔，颇思理一邑以自效耳。”

于是中旨授至德县令。磻叟莅事未终考秩，抛官诣阙上封事，通义刘公引为羽翼，非时召对，数刻磻叟所陈，凡数十节，备究时病。复曰：“臣请破边城家，可以贍军一二年。”上问：“边城何人”对曰：“宰相路岩亲吏。”既而大为岩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诬罔上听，讪斥大臣，除名为民，流爱州。磻叟虽至颠蹶，辄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坠之疾，历聘藩后，率以肩輿造墀庑

，所至无不仰止。及岩贬，礪叟得量移为邓州司马，时属广明庚子之后，刘巨容起徐，将得襄阳，不能礪叟，待以巡属一州佐耳。礪叟沿汉南下，中途《与巨容幕吏书》云：“已出无礼之乡，渐及逍遥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余辈，移牒潭鄂，追捕礪叟。时天下丧乱，无人为堤防；既而为卒伍所陵，全家斥汉至贾塹，后门，三十余口，无噍类矣。

刘子振，蒲人也，颇富学业，而不大体；尤好陵轹同道，诋讦公卿。不耻干索州县，稍不如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试明庭，稠人广众，罕有与之谈者。居守刘公主文岁，患举子纳卷繁多，榜云纳卷不得过三轴。子振纳四十轴，因之大掇凶誉。子振非不自，盖不能抑压耳。乾符中官为博士，三年释奠礼毕，令学官讲书，宰臣已下，皆与听焉。时子振讲《礼记》，陆鸾，《周易》。

李沼者，封川相犹子也，其妻乃董常侍禹之女也。大顺中，邠州节度使尚父王行瑜外族董氏，以舅事于禹，沼乐游行瑜之门，行瑜呼沼李郎。会与计偕，仆马生生之具，皆行瑜所致，沼负是大恣。未几，按甲来覲，讽天子诛大臣，缙绅间重足一迹。沼出入行瑜之门，颇有得色。及行瑜败，沼捕沼，沼亡命秦陇。

论曰：“才者，璞也；识者，工也。良璞授于贱工，器之陋也；伟才任于鄙识，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扬名，进德修业，苟昧乎识，未有一其藏者也。矧乃时之不来，命或多蹇；善恶蔽于反己，得失幸于尤人；岂不骤达终危，虽荣是辱！非夫克明躁静之本，洞究存亡之域，临财无苟得，临难无苟免，而能索身于坦夷者，未之有也。杨子云曰：“治亦凤也。”美才高识，其惟君子欤！”

卷十

○载应不捷声价益振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制科。时刘蕡对策万余字，深究治乱之本，又多引《春秋》大义，虽公孙宏、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已下，靡不敛衽。然亦指斥贵幸，不顾忌讳，有司而不取。时登科人李郃诣阙进疏，请以己之所得，易蕡之所失，疏奏留中。蕡期月之间，屈声播于天下。

乾符中，蒋凝应宏辞，为赋止及四韵，遂曳白而去。试官不之信，逼请所试，凝以实告。既而比之诸公，凝有得色，试官叹息久之。顷刻之间，播于人口。或称之曰：“白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

贞元中，乐天应宏辞，试《汉高祖斩白蛇赋》，考落。盖赋有“我者谓我斩白帝，不我者谓我斩白蛇”也。然登科之人，赋并无闻，白公之赋，传于天下也。

论曰：无义而生，不若有义而死；邪曲而得，不若正直而失。虽抱屈于一时，竟垂裕于千载者，蕡得之矣。比夫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者，白得之矣

。麟肝凤髓，不登于俎者，其惟蒋君乎！

○海叙不遇

宋济老于辞场，举止可笑，尝试赋误落官韵，抚膺曰：“宋五坦率矣！”由此大著。后礼部上甲乙名，明皇先问曰：“宋五坦率否”或曰：“有客讥宋济曰，‘白袍何纷纷’答曰，‘为朱袍紫袍纷纷耳！’”

张倬者，柬之孙也。尝举进士落第，捧《登科记》顶戴之曰：“此即千佛名经也。”

平曾谒华州李相（固言）不遇，因吟一绝而去曰：“老夫三日门前立，珠箔银屏昼不开，诗卷却抛书袋里，譬如闲看华山来。”

刘鲁风，江西投谒所，颇为典谒所沮，因赋一绝曰：“万卷书生刘鲁风，烟波千里谒文翁，无钱乞与韩客，名纸毛生不为通。”

罗隐，光化中犹佐两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隐，隐批一绝于纸尾曰：“黄土原边狡兔肥，矢如雷电马如飞，灞陵老将无功业，犹忆当时夜猎归。”

庄布谒皮日休不遇，因以长书疏之，大行于世。

温宪，先辈庭筠之子，光启中及第，寻为山南從事。辞人李巨川草荐表，盛述宪先人之屈。略曰：“蛾眉先妒，明妃为去国之人；猿臂自伤，李广乃不侯之将。”

卢汪门族，甲于天下，因官，家于荆南之塔桥，举进士二十余上不第，满朝称屈。尝赋一绝，颇为前达所推，曰：“惆怅兴亡系绮罗，世人犹自选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因《赋酒胡子长歌》一篇甚著，叙曰：“二三子逆旅相遇，贯酒于旁舍，且无丝竹，以用娱宾友，兰陵掾淮南生探囊中得酒胡子，置于座上，拱而立令曰：巡觞之胡人，心俛仰旋转，所向者举杯。胡貌类人，亦有意趣，然而倾侧不定，缓急由人，不在酒胡也。作《酒胡歌》以诮之曰：同心相遇思同欢，擎出酒胡当玉盘，盘中臬兀不自定，四座亲宾注意看。可以不在心，否以不在面，徇俗随时自圆转，酒胡五藏属他人，十分亦是无情劝。尔不耕，亦不饥；尔不蚕，亦有衣；有眼不曾分黼黻，有口不能明是非。鼻何尖眼何碧仪形本非天地力。雕镌匠意若多端，翠帽朱衫巧装饰。长安斗酒十千酤，刘伶平生为酒徒，刘伶虚向酒中死，不得酒池中拍浮。酒胡一滴不入肠，空令酒胡名酒胡。”

罗隐，梁开平中累征夕郎不起，罗衮以小天倅大秋姚公使两浙，衮以诗赠隐曰：“平日诗风好涕流，谗书虽盛一名休。寰区叹屈瞻天问，夷貊闻诗过海求。向夕便思青琐拜，近年寻伴赤松游。何当世祖從人望早以公台命卓侯。”

隐答曰：“昆仑水色九般流，饮即神仙憩即休。敢恨守株曾失意，始缘木更

难求。鹤原漫欲均余力，鹤发那堪问旧游！遥望北辰当上国，羨君归棹五诸侯。”

孙定，字志元，涪州大戎之族子，长于储。定数举矣，而储方欲就贡。或访于定，定谑曰：“十三郎仪表堂堂，好个军将，何须以科第为资！”储颇衔之。后储贵达，未尝言定之长。晚年丧志，放意杯酒。景福二年，下第游京，西出开远门，醉中走笔寄储诗曰：“行行血泪洒尘襟，事逐东流渭水深；愁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犹挂东堂梦，千里空驰北巷心；明日悲歌又前去，满城烟树噪春禽。”空诗歌千余首，多委于兵火，竟无成而卒。

欧阳灏者，四门之孙也，薄有辞赋，出入场中仅二十年。善和韦中令在阁下，灏即行卷及门，凡十余载，未尝一面，而灏庆吊不亏。韦公虽不言，而心念其人。中和初，公随驾至西川命相，时灏寓居汉南，公访行止，以私书令襄帅刘巨容俾灏计偕，巨容得书大喜，待以厚礼，首荐之外，资以千余缗，复大宴于府幕。既而撰日遵路，无何，一夕心痛而卒。巨容因籍灏答书，既呈于公，公览之恍然，因曰：“十年不见，酌然不错！”

刘得仁，贵主之子。自开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历贵仕，而得仁苦于诗，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尝自述曰：“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既终，诗人争为诗以吊之，惟供奉僧栖白擅名。诗曰：“忍苦为诗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难招，直教桂子落坟上，生得一枝冤始销。”

李洞，唐诸王孙也，尝游两川，慕贾阉仙为诗，铸铜像其仪，事之如神。洞为《终南山诗》二十韵，句有：“残阳高照蜀，败叶远浮泾。”复曰：“断竹烟岚冻，偷秋雨霰腥，远平丹凤阙，冷射五侯厅。”大约全篇得唱。又《赠司空侍郎》云：“马饥餐落叶，鹤病晒残阳。”又曰：“卷箔清溪月，敲松紫阁书。”又送僧云：“越讲迎骑象，蕃杆射雕。”复赠高仆射曰：“征南破虏汉功臣，提剑归来万里身，闲倚陵云金柱看，形容消瘦老于真。”复曰：“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复《送人归日东》云：“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时人但谓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惟吴子华深。子华才力浩大，八面受敌，以八韵著称。游刃颇攻《骚》《雅》，尝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中，有一联绝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鱼遗子，晴游鹿引麋。”子华不怨所鄙，而喜所许。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帘献曰：“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体。”寻卒蜀中。裴公无子，人谓屈洞之致也。

赵牧，不何许人。大中、咸通中，学李长吉为短歌，可谓蹙金结绣，而无痕迹。《对酒诗》曰：“云翁耕扶桑，种黍养日乌，手授六十甲子、循环落落如弄珠，长绳系日未是愚。有翁临镜捋白须，饥魂吊骨吟书，冯唐八十无高车，人生如疟在须臾，何乃自苦八尺躯！裂衣换酒且为娱，劝君日饮一瓢、夜饮

一壶。杞天崩、雷腾腾，纣非舜是何足凭！桐君桂父岂欺我，醉里骑龙多上升。菖蒲花开鱼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其余尤上轻巧，辞多不载。

崔櫓慕杜紫微为诗，而櫓才情丽而近荡，有《无机集》三百篇，尤能咏。如《梅花诗》曰：“强半瘦因前夜雪，数枝愁向晚来天。”复曰：“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山鹊诗》曰：“云生柱础降龙地，露洗林峦放鹤天。”如此数篇，可谓丽矣。若《莲花诗》曰：“无人解把无尘袖，盛取残香尽日怜。”此颇形迹。复能为应用四六之文，辞亦深俚章句。

刘光远，不何许人，慕李长吉为长短歌，尤能埋没意绪，竟不其所终。

姚岩杰，梁国公元崇之裔孙。童卯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为文，时称“大儒”。尝以诗酒放游江左，尤肆陵忽前达，旁若无人。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鞠场宇初构，岩杰纪其事，文成，粲然千余言；标欲刊去一两字，岩杰大怒。既而标以睚眦，已勒石，遂命覆碑于地，以车牛拽之磨去。岩杰以一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麽我心惟只与天和。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山入意多。田子莫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薜萝！”卢子发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其人性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之以束帛；辞以兵火之后，郡中凋弊，无以迎逢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始以文友相遇，千载一时。肇不得已。辍所乘马，迎至郡，馆谷如公卿礼。既而日肆傲睨，轻视子发。子发尝以篇咏诧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山。”岩杰笑曰：“明照天下，奈何独照巴山耶！”子发惭不得意。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子发改令曰：“目前取一联象，令主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遽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肇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有集二十卷，目曰《象溪子》。中和末，豫章大乱，岩杰苦河鱼之疾，寓于逆旅，意不其所终。

周贺，少徙浮图，法名清塞，遇姚合而反初。诗格清雅，与贾长江、无可上人齐名。岛哭柏岩禅师诗籍甚，及贺赋一篇，与岛不相上下。岛曰：“苔覆石床新，师曾占几春。写留行道影，焚却坐忘身。塔院关松雪，房廊露隙尘。自嫌双泪下，不是解空人。”贺曰：“林迳西风急，松枝讲法余。冻须亡夜剃，遣偈病时书。地燥焚身后，堂空著影初。此时频下泪，曾省到吾庐。”

缪岛云，少徙浮图，才力浩大，有李杜之风。其诗尤重奇险，至如：“四五片霞生绝壁，两三行雁过疏松。”复曰：“抛芥子降颠狒狒，折杨枝洒醉猩猩。”《庐山瀑布》曰：“白鸟远行竖，玉虹孤饮潭。”皆夔出前辈。开成中常游豫章。武宗朝准敕反初，名甚喧然。

胡玠，不何许人，尝隐庐山，若心于五七言。《桑落洲》一篇曰：“莫问桑田事，但看桑落洲。数家新住处，昔日大江流。岸崩欲尽，平沙长未休。想

应百年后，人世更悠悠。”又《月诗》云：“轮中别有物，光外更无空。”玠与李鹭旧交；鹭廉问江西，弓旌不至。

段维，或云忠烈之后，年及强仕，殊不书；一旦自悟其非，闻中条山书生渊藪，因往请益。众以年长犹未发蒙，不与授经。或曰，以律诗百余篇，俾其讽诵。翌日维悉能强记，诸生异之。复受八韵一轴，维诵之如初，因授之《孝经》。自是未半载，维博览经籍，下笔成文，于是请下山求书粮。至蒲陕间，遇一前资郡牧即世，请维志其墓。维立成数百言，有燕许风骨，厚获濡润。而乃性嗜煎饼，尝为文会，每个煎饼才熟，而维一韵赋成。咸通、乾符中，声名籍甚，竟无所成而卒。

剧燕，蒲坂人也，工为雅正诗。王重荣镇河中，燕投赠王曰：“只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重荣甚礼重。为人多纵，陵轹诸從事，竟为正平之祸。

李涛，长沙人也，篇咏甚著，如“水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又“帚地树留影，拂床琴有声。”又“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皆脍炙人口。温飞卿任太学博士，主秋试，涛与卫丹、张郃等诗赋，皆榜于都堂。

任涛，豫章筠川人也，诗名早著。有“露团沙鹤起，人卧钓船流。”他皆仿此。数举败于垂成。李常侍鹭廉察江西，特与放乡里之役，盲俗互有论列。鹭判曰：“江西境内，凡为诗得及涛者，即与放色役，不止一任涛耳。”

罗虬辞藻富赡，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广明庚子乱后，去徙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肉声，常为贰车属意。会贰车骋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缯彩。孝恭以副车所贮，不令受所赋。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绝句百篇，号比红诗，大行于时。

周緘者，湖南人也，咸通初以辞赋擅名。緘尝为《角抵赋》，略曰：“前冲后敌，无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拿，尽是用拳之手。”或非緘善角抵。

周繁，池州青阳人也。兄繇，以诗篇中第。繇工八韵，有飞卿之风。

何涓，湘南人也，业辞。尝为《潇湘赋》，天下传写。少游国学，同时潘纬者，以《镜诗》著名，或曰：“藩纬十年吟镜，何涓一夜赋潇湘。”

章碣，不何许人，或曰孝标之子。咸通末，以篇什著名。乾符中，高侍郎湘自长沙携邵安石至京及第，碣赋东都望幸以刺之。复为《焚书坑诗》曰：“竹帛烟销帝业虚，昔年曾是祖龙居，坑灰未冷关东乱，刘项从来不读书。”

来鹄，豫章人也，师韩、柳为文。大中末、咸通中，声价益籍甚。广明庚子之乱，鹄避地游荆襄，南返中和，客死于维扬。

闵廷言，豫章人也，文格高绝。咸通中，初与来鹄齐名。王桀尝谓同志曰

：“闵生之交，酷似西汉。”有《渔腹志》一篇，桀尤所推伏。

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夔无与伦。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与乔，及俞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宾、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其年府《试月中桂诗》，乔擅场。诗曰：“与月长洪蒙，扶疏万同；根非生下土，叶不坠秋风。每以圆时足，还随缺处空；影高群木外，香满一轮中。未种青霄日，应虚白兔宫；何当因羽化细得问神功。”其年频以许棠在场席多年，以为首荐；乔与俞坦之复受许下，薛能尚书深，因以诗唁二子曰：“何事尽参差，惜哉吾子诗；曰令销此道，天亦负明时。有路当重振，无门即不；何曾见尧日，相与啜浇漓。”

谢廷浩，闽人也。大顺中，颇以辞赋著名，与徐夔不相上下，时号“锦绣堆”。

李巨川，字下已，姑臧人也，士族之鼎甲，工为燕许体文。广明庚子乱后，失身于人，佐兴元杨守亮幕；守亮，大阉复恭养子。守亮败，为华帅韩建所擒。建重其才，奏令掌书奏凡十余年，名振海内。乾宁中，驾幸三峰，巨川自使下侍御史，拜工部郎中，稍迁考功郎，中谏议大夫。时建奏勒诸王放散殿；后都雪岐，下宋文通，皆巨川之谋也。上反正，转假礼部尚书，充黄州节度判官。上至华清宫，遣使赐建御容一轴，时巨川草谢表以示吴子华，其中有“彤云似盖以长随，紫气临关而不度。”子华吟味不已，因草篇与巨川对垒。略曰：“雾开万里，克谐披睹之心；掌拔一峰，兼助捧持之力。”天祐初，大驾幸岐，梁太祖自东平拥师迎驾至三峰，单骑出降。既而素忌巨川多谋，遣人害之。

陈象，袁州新喻人也，少为县吏，一旦愤激为文，有西汉风骨，著《贯子》十篇。南平王钟传镇豫章，以羔雁聘之，累迁行军司马，御史大夫。传薨，象复佐其子文政。为淮师攻陷，象被擒送维扬，戮之。象颇师黄老，讫至于此，莫所自也。

汤笈，润州丹阳人也，工为应用，数举败于垂成。李巢在湖南，郑续镇广南，俱以书奏受惠。晚佐江西钟传，书檄闾委，未尝有倦色。传女适江夏杜洪之子，时及昏暝，有人走乞障车文，笈命小吏四人，各执纸笔，倚马待制，既而四本俱成。天祐中，逃难至临川，忧恚而卒。

陈岳，吉州庐陵人也，少以辞赋贡于春官氏，凡十上竟抱至冤。晚年徙豫章钟传，复为同舍所讐；退居南郭，以坟典自娱。因之埔览郡籍，尝著书商较前史得失，尤长于班、史之业，评三传是非，著《春秋折衷论》三十卷；约《大唐实录》，撰《圣经》一百二十卷。以所为述作，号《陈子正言》十五卷。

其辞、赋、歌、诗，别有编帙。光化中，执政议以蒲帛徵；传闻之，复辟为從事。后以谗黜，寻遘病而卒。

李凝，执事中损之子，冲幼聪敏绝伦，工为燕许体文。中和中，徙彭门时溥，溥令制露布进黄巢首级。凝辞学精敏，义理该通，凡数千言，冠绝一时，天下仰风。无何，溥奏诸将各领一麾，凝获濡润而不之谢，溥因兹减薄。

○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东野，工风，诗名播天下，与李观、韩退之为友。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张建封幕卒，使下廷评，韩文公作志，东野谥曰贞耀先生。贾岛诗曰：“身歿声名在，多应万传；寡妻无子息，破宅带林泉。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故人相吊处，斜日下寒天。”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璿肃，边上從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其人。因相谓曰：“若是人，吾曹不者；若是今人，岂有不之理！”会有以璿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曰：“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冬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磨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炯炯贯当中。庞眉书客感秋蓬，谁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负冥鸿，他日不羞蛇与龙。”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连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辨讳》一篇，不幸未登壮室而卒。

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或曰，松，丞相奇章公表甥，然公不荐。因襄阳大水，遂为《大水辨》，极言诽谤。有“夜入真珠室，朝游瑇瑁宫”之句。公有爱姬名真珠。

李群玉，不何许人，诗篇妍丽，才力遒健。咸通中，丞相修行杨公为奥主，进诗三百篇，授麟台讎校。

陆龟蒙，字鲁望，三吴人也。幼而聪悟，文学之外，尤善谈笑，常体江谢赋事，名振江左。居于姑苏，藏书万余卷；诗篇清丽，与皮日休为唱和之友；有集十卷，号曰《松陵集》。中和初，遘疾而终。颜尧给事为文志其墓，吴子华奠文千余言，略曰：“大风吹海，海波沦涟，涵为子文，无隅无边。长松倚雪，枯枝半折，挺为子文，直上巅绝。风下霜晴，寒钟自声，发为子文，铿锵杳清。武陵深阒，川长昼白，间为子文，涉茫岑寂。豕突禽狂，其来莫当。云沈鸟没，其去倏忽。膩若凝脂，软于无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洽，秋鲜妍。触即碎，潭下月；拭不灭，玉上烟。”

赵光远，丞相隐弟子，幼而聪悟。咸通、乾符中，以为气焰温、李，因之

恃才不拘小节，常将领子弟，恣游侠斜，著《北里志》，颇述其事。

李甘，字穌鼎，长庆四年及第，《登科记》已注矣。

温庭皓，庭筠之弟，辞藻亚于兄，不第而卒。

刘得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圭顾邵孙沈佩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余力深究内典，由是屡为《浮图碑》，仿欧阳率更笔法，酷似前人。庚子乱后，萍梗江浙间。无何，有美姬为润帅周宝奄有；蒙不能他去，而受其豢养，由此名价减薄。甲辰淮浙荒乱，避地至广州，人不能，困于旅食，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未几，遘疾而终。蒙颇穷《易象》，著《大顺图》三卷。

罗邺，余杭人也，家富于财。父则，为盐铁小吏，有子二人，俱以文学干进，邺尤长七言诗。时宗人隐，亦以律韵著称，然隐才雄而粗疏，邺才清而绵致。咸通中，崔安潜侍郎廉问江西，志在弓旌，竟为幕吏所沮。既而俯就督邮，因兹举事阑珊，无成而卒。

方干，桐庐人也，幼有清才，为徐凝所器，诲之格律。干或有句云：“把得新诗草里论。”反语云村里老，谑凝而已。王大夫廉问浙东，干造之连跪三拜，因号“方三拜”。王公将荐之于朝，请吴子华为表草。无何公遘疾而卒，事不谐矣。主

前件人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辞，遍在时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但恐愤气未销，上冲穹昊，伏乞宣赐中书门下，追赠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明代。以惟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级，便以特敕显示优恩。俾使已升冤人，皆沾圣泽；后来学者，更厉文风。

论曰：工拙由人，得丧者命；非贤之咎，伊时之病。善不为名，而名随之；名不为禄，而禄徇之。苟异于是，不汨，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己。《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卷十一

○反初及第

刘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少为僧，止于豫章高安县南果园；复求黄老之术，隐于庐山；既而进士登第。文章与韩、柳齐名。

○反初不第

张策，同文子也，自小徙学浮图，法号藏机，粲名内道场为大德。广明庚子之乱，赵少师崇主文，策谓时事更变，求就贡籍，崇庭谴之；策不得已，复兴博学宏辞，崇职受天官，复黜之，仍显扬其过。策后为梁太祖从事。天祐中，在翰林，太祖颇奇之，为谋府。策极力媒孽，崇竟罹冤酷。

○无官受黜

襄阳诗人孟浩然，开元中颇为王右丞所。句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者，右丞吟咏之，常击节不已。维待诏金銮殿，一旦，召之商较《风》、《雅》，忽遇上幸维所，浩然错愕伏床下，维不敢隐，因之奏闻。上欣然曰：“朕素闻其人。”因得诏见。上曰：“卿将得诗来耶！”浩然奏曰：“臣偶不赍所业。”上即命吟。浩然奉诏，拜舞念诗曰：“此阙休上书，南山归卧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上闻之恍然曰：“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反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

贾岛、字阆仙。元和中，元白尚轻浅，岛独变格入僻，以矫浮艳；虽行坐寝食，吟味不辍。尝跨驴张盖，横截天衢，时秋风正厉，黄叶可帚。岛忽吟曰：“落叶满长安”，志重其冲口直致，求之一联，杳不可得，不身之所从也。因之唐突大京兆刘栖楚，被系一夕而释之。又尝遇武宗皇帝于定水精舍，岛尤肆侮，上讶之。他日有中旨令与一官，谪去乃受长江县尉，稍迁普州司仓而卒。

开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无何，执政间复有恶奏庭筠搅扰场屋，黜随州县尉。时中书舍人裴坦当制，忸泥含毫久之。时有老吏在侧，因讯之升黜，对曰：“舍人合为责辞，何者入策进士，与望州长马一齐资。”坦释然，故有泽畔长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诗人争为辞送，惟纪唐夫得其尤。诗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皇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绿醪销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犹隔千山与万津。”

○荐举不捷

张祜，元和、长庆中，深为令狐文公所。公镇天平日，自草荐表，令以新旧格诗三百篇表进。献辞略曰：“凡制五言，苞含六义，近多放诞，靡有宗师。前件人久在江湖，早工篇什，研机甚苦，搜象颇深，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云云。谨令录新旧格诗三百首，自光顺门进献，望请宣付中书门下。祜至京师，方属元江夏偃仰内庭，上因召问祜之辞藻上下，稹对曰：“张祜雕虫小巧，壮夫耻而不为者，或奖激之，恐变陛下风教。”上颌之，由是寂寞而归。祜以诗自悼，略曰：“贺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

长沙日试万言王璘，辞学富赡，非积学所致。崔詹事廉问，特表荐之于朝。先是试之于使院，璘请书史十人，皆给砚，璘缜緜扞腹，往来口授，十吏笔不停辍。首题《黄河赋》三千字，数刻而成；复为《鸟散余花落诗》二十首，援毫而就。时忽风雨暴至，数幅为回飏所卷，泥滓沾渍，不胜舒卷。璘曰：“勿取，但将纸来！”复纵笔一挥，斯须复十余篇矣。时未亭午，已构七千余言。詹事传语试官曰：万言不在试限，请屈来饮酒。《黄河赋》复有僻字百

余，请璘对众朗宣，旁若无人。至京师时，路庶人方当钧轴，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请俟见帝。”岩闻之大怒，亟命奏废万言科。璘杖策而归，放旷于杯酒间，虽屠沽无间然矣。

○已得复失

杨至，会昌五年王仆射重奏五人：源重、杨和至、杨严、郑朴、窦緘，奉敕特放杨严，其余四人皆落。至感恩自吊诗曰：“由来梁燕与冥鸿，不合翩翩向碧空。寒谷漫随邹氏律，长天独遇宋都风。当时泣玉情虽异，他日衔环事亦同。二月春光花澹荡，无因得醉杏园中。”

张汶，会昌五年陈商下状元及第，翰林覆落瀆等八人，赵渭南贻瀆诗曰：“莫向春风诉酒杯，谪仙真个是仙才。犹堪与世为祥瑞，曾到蓬山顶上来。”

○以德报怨

裴埒举宏辞，崔枢考之落第。及埒为宰相，擢枢为礼部，笑谓枢曰：“聊以报德也。”

贾泳父脩有义声，泳落拓不拘细碎，常佐武臣倅晋州。昭宗幸蜀，三榜裴公，时为前主客员外，客游至郡，泳接之傲睨。公尝簪笏造泳，泳戎装一揖曰：“主公尚书邀放鹞子，勿怪如此！”倥偬而退，贄颇衔之。后公三主文柄，泳两举为公所黜；既而谓门人曰：“贾泳潦倒可哀，吾当报之以德。”遂放及第。

○恶分疏

宋人许昼，闽人黄邁，邁尝宰滑州卫南，与昼声迹不疏。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邁谤昼尝笞背矣。昼性卞急，时内翰吴融侍郎，西铨独孤损侍郎，皆尽己，一旦昼造二君子自辨，因袒而视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昼、邁其年俱落。

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滌同处。拯与考功苏郎中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拯既执贄，寻以启事温卷，因请陈滌緘封，滌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苍黄复致书谢过。吴子华闻之曰：“此书应更欢也。”

文德中，刘子长出镇浙西，行次江西；时陆威侍郎犹为郎吏，亦寓于此。进士褚载緘二轴投谒，误以子长之卷面贄于威；威览之，连有数字犯威家讳，威因拱而矍然。载错愕白以大误，寻以长笺致谢，略曰：“曹兴之图画虽精，终惭误笔；殷浩之兢持太过，翻达空函。”

○怨怒戇直附

李义山师令狐文公。大中中，赵公在内廷，重阳日义山谒不见，因以一篇纪于屏风而去。诗曰“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正离披。十余泉下无消息

，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学汉臣栽苜蓿。还同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更重窥。”

张曙、崔昭纬，中和初西川同举，相与诣日者问命。时曙自恃才句籍然，人皆呼为“将来状元”，崔亦分居其下。无何，日者殊不顾曙，目崔曰：“将来万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须待崔家郎君拜相，当于此时过堂。”既而曙果以惨恤不终场，昭纬其年首冠。曙以篇什刺之曰：“千里江山陪骥尾，五更风水失龙鳞。昨夜浣花溪上雨，缘杨芳草属何人？”崔甚不平。会夜饮，崔以巨觥饮张，张推辞再三，崔曰：“但吃，却待我作宰相与你取状头。”张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后七年，崔自内廷大拜，张后于三榜裴公下及第，果于崔公下过堂。

崔珣佐大魏公幕，与副车袁充常侍不叶，公俱荐之于朝。崔拜芸阁雠校，纵舟江浒。会有客以丝桐诣公，公善之，而欲振其名；命以乘马迎珣，共赏绝艺。珣应召而至，公众容为客请一篇，珣方怀怫郁。因此发泄所蓄。诗曰：“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音自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留得董亭兰。”公大惭恚。

张楚《与达奚侍郎书》：“公横海殊量，干霄伟材，郁为能贤，特负公望，雄笔丽藻，独步当时，峻节清心，高迈流俗。其为御史也，则察视臧否，纠遏奸邪。其任郎官也，则弥纶旧章，发挥清议。其拜舍人也，则专掌纶綍。翱翔掖垣。其迁侍郎也，则综核才名，规模礼物。良由心照明镜，手掘纯钩，龙门少登，鹏翼孤运；犹且廉能下士，贵不易交。顷辱音书，恍若会面，眷顾之重，宿昔不渝；执玩徘徊，緘藏反复，《伐木》之诗重作，《采葵》之咏再兴，何慰如之！幸甚，幸甚！仆诚鄙陋，素乏异能，直守愚忠，每存然诺。背憎噂沓，少小不为；蓬除戚施，平生所耻。故得徙游君子，厕迹周行，欢会之间，常多企慕；聊因翰墨，辄写刍蕘。公往在临淄，请仆为曹掾，喜奉颜色，得接徽猷。美景良辰，必然邀赏；斗酒肴肉，何曾暂忘！分若芝兰，坚逾胶漆。时范、穆二子，俱在属城，仆滥同人，见称四友。尝因醉后，遂论晚慕官资，众识许公荣阳，勃然不顾，公诚相期于下郡，咸及为荣，志气之间，悬殊久矣。今范郎中永逝，穆司直寻殂，惟仆尚存，得观荣贵。此畴昔之情一也。寻应制举，同赴洛阳，时是春寒，正值雨雪，俱乘款段，莫不艰辛；朝则齐镳，夜还连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及次新乡，同为口号。公先曰：‘太行松雪，映出青天。’仆答曰：‘洪水烟波，半含春色。’向将百对，尽在一时，发则须酬，迟便有罚，并无所屈，斯可为欢。此畴昔之情二也。初到都下，同止客坊，早已酸寒，复加屯蹶。属公家竖逃逸，窃藏无遗；赖仆侨装未空，同爨斯在。殆过时月，以尽有无，巷虽如穷，坐客常满；还复嘲谑，颇展欢

娱。公咏仆以衣袖障尘，仆咏公以浆粥和酒；复有憨姬，提携破筐，频来帚除，共为笑弄。此畴昔之情三也。公授郑县，归迎板舆；仆已罢官，时为贫士。于焉贯酒，犹出荒郊，候得轩车，便成野酌。留连数日，款曲襟怀；旋怆分离，远行追送，他乡旅寓，掺袂凄然；虽限山川，常怀梦想。此畴昔之情四也。公在畿甸，仆尉长安，多陪府庭，是称联吏，数游魏十四华馆，频诣武七芳筵。婉变心期，绸缪宴语，应接无暇，取与非他。车公若无悒然不乐，黄生未见鄙吝偏形。此畴昔之情五也。公迁侍御，仆忝起居，执法记言，连行供奉，举目相见，为欢益深。灿烂玉除之前，馥郁香炉之下；仰戴空极，尽睹朝仪；若在钧天，如临元圃。此畴昔之情六也。仆转郎署，先在祠曹，公自台端，俯临礼部，昔称同舍，今则同厅。退朝每得陪行，就食寻常接坐；攀由鸿鹄，倚是蒹葭。咫尺余光，环回末职，官连两载，事等一家。此畴昔之情七也。复考进士文策，同就侍郎厅房，信宿重闕，差池接席，掎摭之务，仰止弥高。于时贤郎幼年辞翰，公以本司恐谤，不议祁奚。仆闻善必惊，是敬王粲；骤请座主，超升甲科，今果飞腾，已迁京县。虽云报国，亦忝人。此畴昔之情八也。凡人有一于此，犹有可论，况仆周旋若斯，足成深契。所以具申前好，用呈寸心；非欲称扬，故为繁冗。今公全德之际，愿交者多，昔公未达之前，欲相者少。于多甚易，在少诚难；则公居甚易之时，下走处诚难之日，本以义分相许，明非势利相趋，早为相国所，累迁官守。其在铨管也，用仆为京兆掾。其在台衡也，用仆为尚书郎。只字片言，曾蒙激赏；连谗被谤，备与辨明；察于危难之情，在明教之地。后缘疏惰，自取播迁；顾三省而多惭，甘一黜而何赎！历司马长史，再佐任治中；万里山川，七周星岁；徙闽适越，染瘴缠痾；比先支离，更加枯槁；尽作颁鬓，难为壮心；常情尚有咨嗟，故旧能无叹息！非辞坎壈，但愧揶揄。遍观昔人沈沦，多因推荐，其有超然却贵，自达十不二三。以管仲之贤，须逢鲍叔；以陈平之智，须遇无；以诸葛之才，见称徐庶；以祢衡之俊，见藉孔融；如此之流，不可称数。其于樗散，必待吹嘘，如公顾眄生光，剪拂增价，岂忘朽株之事，而轻连茹之辞乎！即有言而莫徙，未有不言而自致。世称王阳在位，贡禹弹冠，彼亦何哉非敢望也！复恐傍人疏间，贝锦成章，仆既无负于他人，人岂有嫌于仆愚之窃料，当谓不然；彼欲加诸，复难重尔！尝试大抵如之，或在苍黄，或于疑似，都由听授不至分明，便起猜嫌，俄成罅隙。廉蔺独能生觉，萧、朱杳不深；备出时谈，可为殷鉴。且今之徙政，必也择人，若非文儒，只应吏道。仆于藻翰，留意则下笔成章；仆于干蛊，专精则操刀必割；历官一十五任，入事三十余年。夫琢玉为器者，尚掩微瑕；偃木为轮者，犹藏小节；仆纵有短，身还有长。至如高班要津，听望已久；小郡偏州，常才为之。嗟乎，不与其间，益用惆怅！要欲其某郡太守，以示

子孙；未生涯几何，竟当遂否天不可问，人欲奚为！然则同时郎官及余亲故，自仆贬黜之后，亡者三十余人，皆负声华，岂无己，不与年寿！相次歿于泉扃。有若范宣城等，就中深密，最与追從，亦思题篇，匪期即夕，索然皆尽，非恸而谁！不奈吾侪多從鬼录，独求荣进，实愧无厌，向前借誉，于公是谬。自顷探释氏苦空之说，览庄生齐物之言，宠辱何殊，喜愠无别。希求速进者，未必以前有；永甘弃废者，未必以后无。倚伏难，吉凶何定！朝荣暮落，始富终贫。范卷箠而后荣，邓赐钱而饿死；当黥而贵，折臂犹亨；翻覆何定！波澜飘飘，风雨任运推转，何必越性干祈，但以邳城最当官路。使命来往，宾客纵横，马少憩鞍，人当倒屣；俸禄供币，盖不足云，筋力渐衰，故难堪也。倪少乖阻，即起憾辞，诚兼济之义存，若屡空而理在；加以物务牵率，形役徒劳；幸有田园在于河内，控带泉石，交映林亭，密尔太行，尤丰药物；素书数千卷，足览今；子侄五六人，薄闲诗赋。兼令佐酒，何处生愁更引围棋，别成招隐。风来北牖，月出东岑；往往观鱼，时时梦蝶；惟开一径，懒问四邻；潘岳于是闲栖，梁疏由其罢叹，行将谢病，自此归耕。倘不遂微诚，明神是殛！远陈本末之事，庶体行藏之心。秋中渐凉，惟纳休谧！出处方异，会合无期，愿以加餐，匪惟长忆。不具。张楚白。”

任华《直上严大夫笺》：“逸人姓任名华，是曾作芸省校书郎者，辄敢长揖，俄三尺之童，奉笺于御史大夫严公麾下：仆隐居岩壑，积有岁年，销宦情于浮云，掷世事于流水。今者辍鱼钓，诣旌麾，非求荣、非求利。昨迁拜中宪，台阁生风，甚善，甚善！华窃有所怪，请试言之。何者华自去冬拜谒，偏承眷顾，幸辱以文章见许，以补袞相期，众君子闻之当仁矣。华请陪李太仆诣阙庭，公乃谓太仆曰：‘任子文辞，可以卓绝，负冤已久，何不奏与太仆丞’华也不才，皆非所望；然公之相待，何前紧而后慢若是耶岂华才减于前日，而公之恩遇薄于兹辰。退思伏念，良增叹惋耳！况华尝以三数赋笔奉呈于公。展手札云：‘足下文格由来高妙，今所寄者尤更新奇。’公言之次，敢忘推荐，朝廷方以振举遗滞为务，在中丞今日，得非公言之次乎当公言之次，曾不闻以片言见及公其意者，岂欲弃前日之信乎华本野人，尝思渔钓，寻常杖策，归乎旧山，非有机心，致斯扣击但以今之后进，咸属望于公，公其留意焉！不然，后进何望矣！任华顿首。”

华《与京尹杜中丞书》：“中丞阁下：仆常以为受人恩不易。何以言之昔辟阳侯欲与朱建相，建不与相见；无何，建母丧家贫，假借服具，而辟阳侯乃奉百金往税焉。及辟阳侯遭谗而竟获免者，建之力也。其后淮南王以诸吕之故诛辟阳侯，而建以曾往来，亦受其祸。是相之道，乃是祸福存立之门，固不易耳。仆非求名，非求媚，是将观公俯仰，窥以浅深，何也公若带骄贵之色，移

夙昔之眷，自谓威足陵物，不能礼接于人，则公之浅深，于是见矣。公若务于招延，不隔卑贱，念半面之曩日，回青眼于片时；则公之厚德，未易量也。惟执事少留意焉！且君子成人之美，仆忝士君子之末，岂不敢成公之美事乎！是将投公药石之言，疗公膏肓之疾，未雅意欲闻之乎必欲闻之，则当先之以卑辞，中之以喜色，则膏肓之疾，不劳扁鹊而自愈矣。公其喜听之！何者当今天下，有讥谏之士，咸皆不减于先侍郎矣。然失在于倨，阙在于怒，且《易》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复语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之顷者，似不务此道，非恐乖于君子，亦应招怒于时人；祸患之机，怨讎之府，岂在利剑相击，拔戟相撞；其亦在于辞色相干，拜揖失节。则潘安仁以孙秀获罪，嵇叔夜为钟会所图，来此类，盖非一也。公所明之，又安可不以为深诚乎必能遇士则诚于倨，抚下则宏以恕，是可以长守富贵，而无忧危，公成人之美在此而已矣。念之哉！任华一野客耳，用华言亦惟命，不用华言亦惟命，明日当拂衣而去矣，不其他。”

华《与庾中丞书》：“中丞阁下：公久在西掖，声华满路，一到京辇，尝以孤介自处，终不能结金张之援，过卫霍之庐；苟或见招，辄以辞避；所以然者，以朱建自试。一昨不意执事猥以文章见，特于名公大臣，曲垂翦拂，由是以公为己矣。亦尝造诣门馆，公相待甚厚，谈笑怡如；仆由是益公懿德宏远，必能永保贞吉，而与人有终始之分。不然，何乃前日辄不自料而有祈丐于公哉若道不合，虽以王侯之贵，亲御车相迎，或以千金为寿，仆终不顾；况肯策款段、崎岖傍人门庭，开强言乎！矧仆所求不多，公乃曰：‘亦不易致，即当分减。’然必若易致，则已自致矣，安能烦于公且凡有济物之心，必能辍于己，方可以成济之道。公乃曰分减，岂辍己之义哉况自蒙见许，已过旬日，客舍倾听，寂寥无声，公岂事繁遗忘耶当不至遗忘。以为闲事耶今明公位高望重，又居四方之地，若轻于信而薄于义，则四方无所取。惟公留意耳！任华顿首。”

华《告辞京尹贾大夫书》：“大夫阁下：昔侯嬴邀信陵君车骑过屠门，而信陵为之执绥，此岂辱公子耶乃所以成公子名耳！王生命廷尉结袜，廷尉俯俛徒命无难色，此岂辱廷尉乎亦以成廷尉之名耳！仆所邀明公枉车过陋巷者，岂徒欲成君子之名而已哉窃见天下有识之士，品藻当世人物，或以君子之才望，美则美也，犹有所阙焉；其所阙者在于恃才傲物耳。仆感君国士之遇，故以国士报君；其所以报者，欲浇君恃才傲物之过，而补君之阙。宜其允迪忠告，惠然来思；而乃踌躇数日不我顾，意者，耻徒卖醪博徒游者乎观君似欲以富贵骄仆，乃不仆欲以贫贱骄君，君何见之晚耶！抑又闻昔有蹇者，耻为平原君家美人所笑，乃诣平原君，请笑者头，平原君虽许之，终所不忍。居无何，宾

客别去过半，君怪之，有一客对曰：‘以君不杀笑颺者，谓君为爱色而贱士。’平原君大惊悔过，即日斩美人头，造颺门者谢焉。宾客由是复来。今君犹惜马蹄不顾我，况有请美人头者，岂复得哉！仆亦恐君之门客于是乎解体，仆即解体者也。请從此辞。任华顿首。”

崔国辅《上何都督履光书》：“崔国辅谨上书于都督何公节下：昨有自府庭而退者，云君公垂责以为怠于奉上之礼，死罪，死罪！窃闻礼不妄说人，为近佞媚也；不好狎，自全仁义也。故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君臣上下，非礼勿定；宦学事师，非礼勿亲。所以君子恭敬撝节退让以明礼，修身践言合道以成礼。今人无礼，多涉于佞媚，不全于仁义；故以难进而易退，孜孜善行者为失礼，悲夫！人有礼者则贵，今之有礼者则贱；虽然，君子终身不弃礼为苟容。《诗云》：‘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言善人不拘俗也。国辅常见君公有谋赞之能，明恤之量，敢以大雅之道，而事君公，殊不君公凡徒见待。君公闻叔向乎闻张良乎夫叔向者不能言，退然不胜衣，为晋国之望；张良妇人也，而懦次之华，宜君公不礼。萧、曹为刀笔吏，碌碌无奇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屈原之忠贞逐于楚，张仪之利口鞭于梁；皆士之屯蒙，莫能自异。仆今日复何言哉！”

朱湾《别湖州崔使君书》：“湾闻蓬莱之山，藏杳冥之中行可到。贵人之门，无媒而通不可到；骊龙之珠，潜于潢滉之中或可识；贵人之颜，无因而前不可识。某自假道路问津主人，一身孤云，两度圆月；凡载请执事，三趋戟门。门人谓某曰：‘子私来耶公来耶’若言公，小子实非公；若言私，公庭无私，不得入。以兹交战彷徨于今，信庭之与堂，不啻千里；况寄食漂母，夜眠渔舟；门如龙而难登，食如玉而难得。得如玉之粟，登如龙之门，如龙之门转深，如玉之粟转贵；实无机心，翻成机事。汉阴丈人闻之，岂不大笑！属谿上风便，囊中金贫，望《甘棠》而叹，自引分而退。”

论曰：夫子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之逊，人不以为谄；言之危，人不以为讦。盖言与行契，行由言立；故生人以来，未有如丘之圣者！儒有用言干进，几乎！若乃交道匪终，得言纪之者，时则有其人矣。

卷十二

○自负

杜甫《莫相疑行》：“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彩动人主，今日饥寒趋路旁。晚将末节契年少，当面输心背面笑。寄谢悠悠世上儿：莫争好恶莫相疑！”

甫《献韦右丞》：“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将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生，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化淳。此意竟萧索，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年，旅食京华春。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徵征欵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踈踈。今欲东入洛，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望清渭滨。常拟报一餐，况怀辞大臣，白鸥波浩荡，万里谁能驯。”

崔仁师之孙崔湜并涤，及從兄莅，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人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

开元中，薛据自恃才名，于吏部参选，请受万年录事。流外官共见宰执诉云：“赤录事是某等清要官，今补进士欲夺，则等色人无措手足矣！”遂罢。

郑起居《仁表诗》曰：“文章世上争开路，阅阅山东拄破天。”

张曙拾遗与杜荀鹤同年。尝醉中谑荀鹤曰：“杜十五公大荣！”荀鹤曰：“何荣？”曙曰：“与张五十郎同年，争不荣”荀鹤应声答曰：“是公荣，小子争得荣”曙笑曰：“何也？”荀鹤曰：“天下只有杜荀鹤，阿没处有张五十郎！”

卢延让业癖涩诗，吴翰林虽以赋卷擢第，然八面受敌，深延让之能。延让始投贖，卷中有说诗一篇，断句云：“因文赋易，为下者之乎。”子华笑曰：“上门恶骂来！”

薛保逊好行巨编，自号“金刚杵”。太和中，贡士不下千余人，公卿之门，卷轴填委，率为閤媪脂烛之费，因之平易者曰：“若薛保逊卷，即所得倍于常也。”

刘允章侍郎主文年，榜南院曰：“进士纳卷，不得过三轴。”刘子振闻之，故纳四十轴。

元次山中《兴颂序》云：“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明年犯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夫立圣德大业者，必有歌颂；若今歌颂圣德，刻诸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

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耶！”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由沅江出龟甲，九肋者盖稀矣。”

王适侍御，元和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太直见黜。故韩文公志适墓云：“上初即位，以四科慕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时耶！’即提所作书

缘路歌趋直言试，既至，对话惊众，不中第，益久困矣。”

薛能尚书《题集后》曰：“时源何代失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有缙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

王贞白《寄郑谷郎中》曰：“五百首新诗，缄封寄去时，只凭夫子鉴，不要俗人！火鼠重烧布，冰蚕乍吐丝，直须天上手，裁作领巾披。”

袁参《上中书姚令公元崇书》：“曹州布衣袁参顿首谨上梁公阁下，参将自托于君，长为君用，欲之乎且参之托君，何以利君也若使君常怀相印，不失通侯，寿客满堂，黄金横带；则参请以车轨所至，马首所及，而掩君之短，称君之长，使天下之人，不能议君矣。若使君当不测之时，遭不测之祸，身徙吏讯，妻子满狱；则参请以翳翳之身，渺渺之命，伏死一剑，以白君冤，使酷杀之刑，不能陷君矣。若使君因缘谤书，不得见察，卒至免逐，为天下笑；则参以一寸之节，三寸之舌，抗义犯颜，解于阙庭，使逐臣之名，不能污君矣。君有盛忿之隙，睚眦之怨，朝廷之士，议欲侵君；则参请以直辞先挫其口，不尔，则更以眦血次污其衣，见陵之羞，不能丑君矣。若使君事至不可，千秋万岁后，而君门阑卒有饥寒之虞；则参请解参之裘，推参之哺，勉勉不怠，终身奉之，使子孙之忧，不能累君矣。此五者，参之所以利君而自托也。君其可乎夫人不易，人不易；参于君非有食客之旧，门生之恩，今便欲自托于君，长为君用，得无不参意而疑参妄乎然妄心实亦有之，何也参行年已半春秋，客复数载，黄金尽，乌裘弊，唇齿落，不得成名；而亲之在堂，终莫有慰，日暮途远，无所为；然独念非君无足依者，故今敢以五利求市于君，冀君一顾见诚，使得慰亲恐惧。参闻言为必听者出，义为己者行；丈夫雄心，能无感激况今以亲亲之故，而祈德于君，使君欢然卒不见拒，尔后即参尚何面目遂得默然而已哉！本向时之言，终不负德。夫幽则有鬼，天则有神，鬼神之间，参所必有；如使参敢负于君者，则鬼神之灵共诛之。敬以自盟，惟君之惠信也。且君以伟才，四入为相，艰难情伪，君尽之；至于进人亦多矣，然亦能有以参之五利而许君乎参必愚侪鰕生，而自守取咎尔！则君之相士，何其备耶！至愚殆欲窥君之鉴矣。顿首，顿首。参今亦不敢盛称誉，上给于君；然窃自言之，正参亦非天下庸人也。今君若见相以义，则参之本图；若见相以才，则惟君所识。今幸君之力能必致参，顾此时坐而相弃，语曰：‘厚利可爱，盛时难再，失利后时，终不有悔！’君独不闻蒯人之泣乎昔蒯人为商而卖冰于市，客有苦热者将买之，蒯人自以得时，欲邀客以数倍之利；客于是怒而去，俄而其冰亦散。故蒯人进且不得冰，二者俱亡，自泣而去。今君坐青云之中，平衡天下，天下之士，皆欲附矣；此亦君卖冰之秋，而士买冰之际。有利则合，岂宜失时！苟使君

强自迟回至冰散，则君尚欲开口，其事焉得哉！愿少图之，无为蒯人之事也。参顿首。”

○轻佻戏谑嘲咏附

顾云：大顺中制同羊昭业等十人修史，云在江淮，遇高逢休谏议。时刘子长仆射，清名雅誉，允塞缙绅；其弟崇望，复在中书。云以逢休与子长旧交，将造门希致先容，逢休许之久矣。云临岐请书，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创，云微有惑，因潜启阅之，凡一辐并不言云。但曰：“羊昭业等拟将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烧残龙尾；道懿宗皇帝虽薄德，不任被前人罗织；执大政者亦大悠悠。”云吁叹而已。

李白《戏赠杜甫》曰：“饭颗坡前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形容何瘦生只为从来学诗苦。”

郑光业中表间有同人试者，于时举子率皆以白纸糊案子面。昌图潜纪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银，入试出试，千春万春。”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辞有可嗤者，即投其中，号曰《苦海》。昆季或从容用咨谐戏，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人阅一编，靡不极欢而罢。光业常言及第之岁，策试夜，有一同人突入试铺，为吴语谓光业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业为辍半铺之地。其人复曰：“必先必先，谿仗取一杓水。”光业为取。其人再曰：“便干托煎一碗茶，得否？”光业欣然与之烹煎。居二日，光业状元及第，其人首贡一启，颇叙一宵之素。略曰：“即取水，更煎茶；当时之不识贵人，凡夫肉眼；今日之俄为后进，穷相骨头。”

罗隐《谢裴廷翰诗》卷云：“泽国佳人，惟妆半面；荣丘辨士，或献空笼。”

贾岛不善程试，每自叠一辐，巡铺告人曰：“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

薛保逊，大中朝尤肆轻佻，因之侵侮诸叔，故自起居舍人贬洗马而卒。其子昭纬，颇有父风，常任祠部员外。时李系任小仪，王尧任小宾，正旦立仗班退，昭纬朗吟曰：“左金乌而右玉兔，天子旌旗。”尧遽请下句，昭纬应声答曰：“上李系而下王尧，小人行缀。”闻者靡不洪哂。天复中，自台丞累贬澄州司马，中书舍人颜尧当制，略曰：“陵轹诸父，代嗣其凶。”

咸通末、执政病举人仆马太盛，奏请进士举人许乘驴。郑光业材质瑰伟，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辔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论曰：《语》云：“当仁不让于师。”颜氏子亦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苟得其道，自方于舜，不为之太过；苟失其道，五尺童子，能不鄙其妄欤

！”参以五利受售，不系能否，儒行缺矣。轻薄之徒，终丧厥德，旅葬之戒，人子其惟慎诸！

○设奇沽誉

咸通中，郑愚自礼部侍郎镇南海。时崔魏公在荆南，愚著锦袄子半臂袖卷谒之，公大奇之。会夜饮更衣，宾徒间窃谓公曰：“此应是有，惭不称耳！”既而复易之红锦，尤加焕丽，众莫测矣。”

王璘举日试万言科，崔詹事观察湖南，因遗之夹纈数匹。璘翌日以中单襜褕衣之以诣，崔公接之大惊矣。

○酒失

崔櫓酒后失虔州陆郎中肱，以诗谢之曰：“醉时颠蹶醒时羞，曲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双穷相眼，不堪花卉在前头。”

宋人卫元规，酒后忤宋州丁仆射，谢书略曰：“自兹囚酒星于天狱，焚醉目于秦坑。”人多记之。

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

韩衮，咸通七年赵隙下状元及第，性好嗜酒。谢恩之际，赵公与之首宴，公屡赏欧阳琳文学，衮睨之曰：“明公何劳再三称一复姓汉！”公愕然为之彻席。自是从容不过三爵。及杏园开宴时，河中蒋相以故相守兵部尚书，其年子泳及第，相国欣然来突，众皆荣之。衮厉声曰：“贤郎在座，两头著子女，相公来此得否？”相公错愕而去。及泳归，公庭责之曰：“席内有颠酒同年，不报我，岂人子耶！”自是同年莫敢与之欢醉矣。

史《苕上李中丞书》：“祸之将至，鬼神夺魄。岂有委身府幕，尘忝下寮，而擅犯威重，前后非一！中丞审苕岂非礼之人岂非感恩之人自拜揖马尘，十有三载，杯酒歌咏，久蒙提携，未省竟有差失中丞因赐赏鉴，辟书府，及陪接万里，星霜二年，正当策名之时，岂愿固有千触此盖命之牵陷，一至于此，实非常情之所料也。岂非十二年间，东驰西走，肝胆涂地，竟无所成。鬓发颁白，幸逢推荐，恩命垂至，自贻颠危，昏昏薄言，罔攸处，岂非命矣！岂非命矣！且初坐之时，每举一盏酒，未尝不三思其过，似觉体中有酒，亦哀请矜量；既对众宾复，不敢苦诉，俄而迷乱乍合，若怪魅以凭心神，事且不，死亦宁悟！哀哉微命，有此舛剥！中丞纵宽以万死，苕亦无所施其面目。不即引决者，伏念累世单绪，一身早孤，中年未婚，晚乏儿息，封树何日先灵靡安！痛此缠迫，乞哀残喘！今髡剪首发，自为毁责，期在粉骨，永此过。中丞旋旆之日，愿随一卒，步走后尘，洗节布诚，以期他效。伏愿少垂旧惠，恋恋故人，无任忧悸感切之至！谨投书阁下，荒辞无叙，万不申一，仍凭押衙口哀谢不宣。

荏再拜。”

元相公在浙东时，宾府有薛书记，饮酒醉后，因争令掷注子，击伤相公犹子，遂出幕。醒来乃作《十离诗》上献府主：驯扰朱门四五年，毛香足净主人怜，无端咬著亲情客，不得红丝毯上眠（犬离主）。越管宣毫始称情，红笺纸上撒花琼。都缘用久锋头尽，不得羲之手里擎（笔离毛）。云耳红毛浅碧蹄，追风曾到日东西。为惊玉貌郎君坠，不得华轩更一嘶（马离厩）。陇西独自一孤身，飞去飞来上锦裯。都缘出语无方便，不得笼中更唤人（鹦鹉离笼）出入朱门未忍抛，主人常爱语交交。衔泥秽污珊瑚簾，不得梁间更垒巢（燕离巢）。皎洁圆明内外通，清光似眼水精宫，都缘一点瑕相秽，不得终宵在掌中（珠离掌）。戏跃莲池四五秋，常摇朱尾弄轮钩。无端摆断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鱼离池）。爪利如锋眼似铃，平原捉兔称高情。无端窜向青云外，不得君王手上擎（鹰离主）。蓊郁新栽四五行，常将贞节负秋霜。为缘春笋钻墙破，不得垂阴覆玉堂（竹离亭）。铸泄黄金镜始开，初生三五月徘徊。为遭无限尘蒙蔽，不得华堂上玉台（镜离台）。马上同携今日杯，湖边还折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老，处处何曾花不开。歌咏每添诗酒兴，醉酣还命管弦来。樽前百事皆依旧，点检惟无薛秀才。（元公诗）

论曰：萧琛以桃杖虎靴，邢绍以絳绵纠发，所务先设奇以动众，后务能以制人，振天下之大名，为一时之口实者也。郑公之服锦，王公之衣纈，得无意于彼乎苟名实相远，则服之不衷身之灾。沈酗之失，圣人所戒，虽王佐之才，得以赎过，其如名教何！

卷十三

○敏捷

王勳，绛州人，开耀中，任中书舍人。先是五王同日出阁受册，有司忘载册文；百寮在列，方阙礼。勳召小吏五人，各执笔，口授分写，一时俱毕。

开元中，李翰林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

温庭筠烛下未尝起草，但笼袖凭几，每赋一咏一吟而已，故场中号为“温八吟”。

段维晚富辞藻，敏赡第一。常私试八韵，好吃煎饼，凡一个煎饼成，一韵粲然。

昭宗天复元年正旦，东内反正，既御楼，内翰维吴子华先至，上命于前跪草十余诏，简备精当，曾不顷刻。上大加赏激。

短李镇扬州，请章孝标赋《春雪诗》，命札于台盘上。孝标惟然，索笔一挥云：“六出飞花处处飘，黏窗拂砌上寒条。朱门到晚难盈尺，尽是三军喜气

消。”

白中令镇荆南，杜蕴常侍廉问长沙，时从事卢发致聘焉。发酒酣傲睨，公少不怿。因改著词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阙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喜气粗。”卢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公极欢而罢。

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时杜紫微为支使，南座有属意之处，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曰：“但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露指尖。”

柳棠谒梓州杨尚书，因赴社宴。杨公逼棠巨鱼，棠坚不饮。杨公口占一篇曰：“文章漫道能吞凤，杯盏何曾解吃鱼。今日梓州陪社宴，定应遭者老尚书。”棠应声曰：“未向燕台逢厚礼，幸陪社会接余欢。一鱼吃了终无愧，鲲化为鹏也不难。”

柳公权，武宗朝在内庭，上常怒一宫嫔久之，既而复召，谓公权曰：“朕怪此人，然若得学士一篇，当释然矣。”目御前有蜀笺数十幅，因命授之。公权略不佞思而成一绝曰：“不忿前时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长门。今朝却得君王顾，重入椒房拭泪痕。”上大悦，赐锦彩二十疋。令宫人拜谢之。

山北沈侍郎主文年，特召温飞卿于帘前试之，为飞卿爱救人故也。适属翌日飞卿不乐，其日晚请开门先出，仍献启千余字。或曰“潜救八人矣”。

裴庆余，咸通末佐北门李公淮南幕，尝游江，舟子刺船，误为竹篙溅水湿近座之衣，公为之色变。庆余遽请彩笺纪一绝曰：“满额鹅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徒教水溅罗衣湿，道巫山行雨归。”公览之极欢，命讴者传之矣。

韦蟾左丞，至长乐驿亭，见李汤给事题名，索笔纪之曰：“渭水秦山豁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应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

郑仁表起居，经过沧浪峡，憩于长亭，邮吏坚进一板，仁表走笔曰：“分陕东西路正长，行人名利火然汤。路旁著个沧浪峡，真是将闲搅撩忙。”

裴廷裕，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号为“下水船”。梁太祖受禅，姚洎为学士，尝从容，上问及廷裕行止，洎对曰：“顷岁左迁，今闻旅寄衡水。”上曰：“颇其人构思甚捷。”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船。”太祖应声谓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惭色。议者以洎为急滩头上水船也。

○矛盾

令狐赵公镇维扬，处士张祜尝与狎宴。公因视祜改令曰：“上水船，风又急，帆下人，须好立。”祜应声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拖。”

沈亚之尝客游，为小辈所试曰：“某改令书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嚶嚶，东行西行，遇饭遇羹。”亚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喽啰。”

元和中长安有沙门。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处。张水部颇恚之，冥搜愈切，因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比应不合前辈意也！”僧微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乃吟曰：“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

张处士《忆柘枝诗》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属阿谁？”白乐天呼为“问头。”祐矛楯之曰：“鄙薄问头之诮，所不敢逃；然明公亦有‘目连经’，《长恨辞》云：‘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都不见。’此岂不是目连访母耶！”

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相》曰：“及第全胜十改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绅亟以一绝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

方干姿态山野，且更兔缺，然性好陵侮人。有龙丘李主簿者，不何许人，偶于闻处见干而与之传杯酌，龙丘目有翳，改令以讥之曰：“干改令，诸人象令主：‘措大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鮓，只见手臂著襴，未见口唇开？夸！”一座大笑。

○惜名

李建州，尝游明州磁溪县西湖题诗；后黎卿为明州牧，李时为都官员外，托与打诗板，附行纲军将入京。蜀路有飞泉亭，亭中诗板百余，然非作者所为。后薛能佐李福于蜀，道过此，题云：“贾掾曾空去，题诗岂易哉！”悉打去诸板，惟留李端《巫山高》一篇而已。

韩文公作《李元宾墓铭》曰：“文高乎当世，行出乎人。”

李繆公，贞元中试《日有五色赋》及第，最中的者赋头八字曰：“德动天鉴，祥开日华。”后出镇大梁，闻浩虚舟应宏辞复试此题，颇虑浩赋逾己，专驰一介取本。既至启缄，尚有忧色；及睹浩破题云：“丽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里。”

裴令公居守东洛，夜宴半酣，公索联句，元白有得色。时公为破题，次至杨侍郎曰：“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白不能加，遽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顾曰：“白乐天所谓能全其名者也。”

湖南日试万言，王璘与李群玉校书相遇于岳麓寺。群玉揖之曰：“公何许人？”璘曰：“日试万言王璘。”群玉待之甚浅，曰：“请与公联句可乎

？”璘曰：“惟子之命。”群玉因破题而授之，璘览之略不佞思，而继之曰：“芍药花开菩萨面，棕榈叶散野叉头。”群玉之，讯之他事矣。

论曰：构思明速，禀生乎用不以道，利口而已！矛盾相攻，其揆一也。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尧舜其犹病诸！

○无名子谤议

贞元中，刘忠州任大夫科选，多滥进，有无名子自云山东野客，移书于刘：“吏部足下：公总角之车，奇童入仕，有方朔之专对，无枚皋之敏才。佳句推长，竿妙入神，善谑称名字不正，过此以往，非仆所闻。徒以命偶良时，身居显职，方云好经术。重文章，卖此虚名，负其美称。今年圣上虚天官之署，委平衡之权，所期公有独见之明，清平为首；岂意公有专恣之幸，高下在心。且数年以来，皆无大集，一昨所试，四方毕臻。公但以搜索为功，纠讦为务，或有小过，必陷深文；既毁其发肤，又贬其官叙，使孝子亏全归之望，良臣绝没齿之怨。岂以省闼徙容之司，甚于府县暴虐之政所立严法，树威胁人，云奉德音，罔畏上下！使圣主失含宏之道，损宽仁之德，岂忠臣之节耶！主上居高拱穆清之中，足下每以烦碎之事，奏请无度，尘默颇多；吴三接以示人，期一言以悟主；朝臣气慑，选士胆惊；内以承宠承荣，外以作威作福，岂良臣之体耶！且两京常调，五千余人，书判之流，亦有硕学之辈，莫不风趋洛邑，雾委咸京；其常袞之徒，令天下受屈；且袞以小道矫俗，以大言夸时，宏辞曾下登科，平判又不入等；徒以窃居翰苑，谬践掖垣，虽十年掌于王言，岂一句在于人口！以散铺不对为，以率意不经为奇；作者见之痛心，后来闻之抚掌。奈何轻蔽天下之才，以自称为己高，以少取为公道！故郗至自伐称兵，处父尚云终丧其族。以兹偏见，求典礼闾，深骇物情，实乖时望。故《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夫圣人用心，异代同体，袞云亲奉密旨，令少取入等，岂圣人容众之意耶！为近臣而厚诬，干处士之横议，甚不可也！况杜亚薄经籍，素懵文辞；李翰虽以辞藻擢第，不以书判擅名；不慎举人，自贻伊咎。又常袞谓所亲曰，昨者考判，以经语对经，以史对史，皆未点对，考为下等。先翰有常无名判云：‘卫侯之政由宁氏，鲁侯之令出季孙。’又常无欲云：‘在陵室而须开，阙夷盘而不可。’岂以经对史耶！又严迪云：‘下樊姬之车，曳郑崇之履。’岂以史对经耶！数十年之间，布众多之口，纵世人可罔，而先贤安可诬也！今信四竖子，取彼五幽人，且吉中孚判以‘大明御宇’为头，以‘敢告车轩’为尾，初类是颂，翻乃成箴。其问又‘金盘’对于‘玉府’，非惟问头不识，抑亦义理全乖；据此口嘲，堪入？缕。张载华以‘江皋’对‘灋洛’；朱邵南以‘养老’对‘乞言’；理目未通，对仍未识，并考入等，可哀也哉！王申则童子何裴通以因人见录！苟容私谒，岂谓公平夫有西施之容，方可论于美丑；无

太阿之利，安可议其断割使五千之人，噤然腾口；四海之内，孰肯甘心！况宏辞大国光华，吏曹物色公明，立标榜令尽赴上都东京者，弃而不收，常袞大辱于国；岂以往来败绩，自丧秣陵之使；今日复讎，欲雪会稽之耻。虽擢须贾之发，袞不足以赎罪；负廉颇之荆，公不足以谢过。况所置科目，标在格文，尽无宏辞，固违明敕。欺天必有大咎，陵人必有不祥。足下以此持衡，实负明公；以此求相，实负苍生！况公为主司，自合参议，信袞等升降由己，取舍在心；使士子含冤不得申，结舌不得语。罔上若是，欺下如斯。岂以天德盖高，帝阍难叫；亦由宰臣守道，任公等弄权！呜呼，使朱云在朝，汲黯当位，则败不旋踵，安能保家宰辅侍郎，非公等所望也！无名子长揖诗曰：三铨选客不须嗔，五个登科各有因。无识伯和怜吉獠，弄权虞侯为王申。载华甲第归丞相，裴子门徒入舍人。莫怪邵南书判好，他家自有景监亲。”

颜标，咸通中郑薰下状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乱，薰志在激劝勋烈，谓标鲁公之后，故擢之巍峨。既而问及庙院，标曰：《寒素》。京国无庙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时有无名子嘲曰：“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崔澹试《以至仁伐至不仁赋》，时黄巢方炽，因为无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厌吾皇，解把黄巢比武王。”

赵鹭试《被袞以象天赋》，更放韩袞为状元。或为中贵语之曰：“侍郎既试王者《被袞以象天赋》，更放韩袞状元，得无意乎？”鹭由是求出华州。

刘允章试《天下为家赋》，为拾遗杜裔休驳奏，允章辞穷，乃谓与裔休对。时允章出江夏，裔休寻亦改官。

光启中，蒋蟠以丹砂授善和韦中令。张鹄，吴人，有文而不贫。或刺之曰：“张鹄只消千驮绢。蒋蟠惟用一丸丹。”

论曰：飞书毁谤，自有之。言之公，足以改过；不公，足以推命；睚眦讎之，无益于己。夫子之谓桓魋，孟子之称臧仓，其是之谓与！

卷十四

○主司称意

天宝十二载，礼部侍郎阳浚四榜，共放一百五十人，后除左丞。

至德二年，驾临岐山，右初闕兼礼部员外薛邕下二十一人。后至大历二年，拜礼部侍郎，联翩四榜，共放八十人。

贞元二年，礼部侍郎鲍防帖经后改京光尹、刑部侍郎；元和十一年，中书舍人权贡举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试策后拜相，令礼部尚书王播署榜，其日午后放榜。

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十五日，太常少卿贡举李建下二十九人，至二月二十九日，拜礼部侍郎。

天祐元年，杨涉行在陕州放榜，后大拜。

二年，张文蔚东洛放榜后大拜。

○主司失意

大历十四年改元建中，礼部侍郎令狐峒下二十二人及第。时执政间有怒荐托不得，势拟倾覆。峒惶恐甚，因进甚私书。上谓峒无良，放榜日窜逐；并不得与生徒相面。后十年，门人田敦为明州刺史，峒量移本州别驾，敦始陈谢恩之礼。

长庆元年二月十七日，侍郎钱徽下三十三人；三月二十三日重试落第十人，徽贬江州刺史。

会昌六年，陈商主文，以延英对见，辞不称旨，改受王起。

咸通四年，萧仿杂文榜中，数人有故，放榜后发觉，责受蕲州刺史主司；其年二月十三日得罪，贬蕲州刺史；五年五月量移虢略。中书舍人制诰宇文瓚制敕：“朕体至公以御极，推至理以临人，举必任才，黜皆由过，二者之命，吾何敢私中散大夫、守左散骑常侍、权礼部贡举，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萧仿，早以艺文，荐升华显，清贞不磷，介洁无徒，居多正直之容，动有休嘉之称。近者擢司贡籍，期尽精研；既紊官常，颇兴物论。经询大义，去留或致其纷拿；榜挂先场，进退备闻其差互。且昧泉鱼之察，徒怀冰蘖之忧；岂可尚列貂蝉，复延骑省！俾分郡牧，用示朝章。勿谓非恩，深宜自励！可守蕲州刺史，散官勋赐如故。仍驰驿赴任！”

萧仿《蕲州刺史谢上兼贡举败阙表》臣某言：臣谬掌贡闱，果兹败失，上负圣奖，下乖人情。实省己以竞惭，每自咎而惶灼；犹赖陛下猥矜拙直，特贷刑书，不夺金章，仍付符竹；荷恩宥而感恋，奉严谴以奔驰，不驻羸骖，继持舟棹。臣二月十三日当日于宣政门外谢讫，便辞进发，今月一日到任上讫。臣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臣性禀朴愚，材昧机变，皆为叨据，果窃显荣，一心唯效忠，万虑未尝念失。是以顷升谏列，已因论事去官，后忝琐闱，亦缘举职统旆。身流岭外，望绝中朝，甘于此生，不到上国。伏遇陛下临御大宝，恭行孝思，询以旧臣，遍沾厚渥。臣远徙海峤，首还阙廷，才拜丹墀，俄捧紫诏，任抡材于九品，位超冠于六曹；家与国而同归，官与职而俱盛；常思惕厉，粗免悔尤，已尘铨衡，复忝贡务；昨虽有过，今合具陈：臣伏以朝廷所大者，莫过文柄；士林所重者，无先辞科。推公过即怨讟之并生，行应奉即语言皆息；为日虽久，近岁转难。如臣孤微，岂合操劓！徒以副陛下振用，明时至公。是以不听囑论，坚收沈滞，请托既绝，求瑕者多。臣昨选择，实其不屈人，杂文之中，偶失详究；扇众口以腾毁，致朝典以指名。緘深恳而得敷陈，奉诏命而须乘陞传。罢远藩赴阙，还乡国而只及一年；自近侍谪官，历江山而又三千里。

泣别骨肉，愁涉险艰。今则已达孤城，惟勤郡政，缉绥郭邑，训整里闾。必使狱绝冤人，巷无横事，峻法钤辖于狡吏，宽宏抚育于疲农。粗立微劳，用赎前过。伏乞陛下特开睿鉴，俯察愚衷。臣前后黜责，多因奉公，秉持直诚，常逢于党与，分使如此，时亦自嗟。写肝胆而上告明君，希衰残而得还帝里。岂望复升荣级，更被宠光！愿受代于蘄春，遂闲散于犴下。臣官为牧守，不同镇藩，谢上之后，他表无因；达天听而在何时，备繁辞而并陈今日。驰魂执笔，流血拜章，形神虽处于遐陬，梦寐尚驰于班列。臣无任感恩，惶恐涕泣、望阙屏营之至！谨差军事押衙某奉表陈谢以闻。”仿《与浙东郑商绰大夫雪门生薛扶状》：“某昨者出官之由，伏计尽得于邸吏，久不奉荣问，惶惧实深！某自守孤直，蒙大夫眷奖最深，辄欲披陈其事，略言首尾，冀当克副虚襟，鉴雪幽抱。伏以近年贡务，皆自阁下权，某叨历清崇，不掌纶诰。去冬遽因铨衡，叨主文柄，珥貂载笔，忝幸实多。遂将匪石之心，冀伸藻镜之用，壅遏末俗，荡涤讹风，刈楚于庭，得人之举，而腾口易唱，长舌莫箝，吹毛岂惜其一言，指颊何啻于十手！既速官谤，皆由拙直。窃以常年主司，亲属尽得就试。某敕下后，榜示南院外内亲族，具有约勒，并请不下文书，敛怨之语，日已盈庭。复礼部旧吏云，当年例得明经一人；某面责其事，即严釐革。然皆阴蓄狡恨，求肆蠹言，致杂文之差互悉，群吏之构成；失于考议，敢不引过又常年榜帖，并他人主张，凡是旧，先当垂翅；灵蛇在握，弃而不收；璞鼠韬怀，疑而或取。致使主司胁制于一时，遗恨遂流于他日；今春此辈亦有数人，皆朝夕相门，月旦自任，共相犄角，直索文书；某坚守不听，唯运独见。见在子弟无三举，门生旧才数人，推公擢引，且既在门馆，日夕即与子弟不生，为轻小之徒，望风传说曰，笔削重事，闺门得专。某但不欺白之诚，岂畏如簧之巧！顷年赴广州日，外生薛廷望，荐一李仲将外生薛扶秀才云，负文业，穷寄岭峤。到镇日，相见之后，果有辞藻；久与宴处，端厚日新。成名后，人传是蕃夷外亲，岭南巨富，发身财赂，委质科名；扶即薛谓近徙兄弟班行，内外亲族绝多，岭表之时，寒苦可悯，曾与月给；虚说蕃商，据此谤言，岂粗相近况孔振是宣父胄绪，韩绶即文公令孙；苏■故奉常之后，雁序双高，而风埃久处；柳告是柳州之子，凤毛殊有，而名字陆沈。其余四面搜罗，皆有久居艺行之士，繁于简牍，不敢具载。某裁断自己，实无愧怀；敦朝廷厚风，去士林时态，此志惶挠，岂惮悔尤！今则公忠道消，奸邪计胜，众情犹有惋叹，深分却无悯嗟。何直道而遽不相容，岂正德而亦同浮议！久猜疑闷，莫喻尊崇，幸无大故之嫌，勿信小人之论。粗陈本末，希存旧。临纸写诚，含毫增叹！特垂鉴宥，无轻弃遗，幸甚！”

乾宁二年，崔凝榜放，贬合州刺史。先是李滚附于中贵，既愤退黜，自计

推之，上亦深器滚文学，因之蕴怒，密旨令内人于门搜索怀挟，至于巾屨，靡有不至。

卷十五

○杂记

高祖武德四年四月十一日，敕诸州学士及白丁，有明经及秀才、俊士，明于理体，为乡曲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上等人，每年十月随物入贡。至五年十月，诸州共贡明经一百四十三人，秀才六人，俊士三十九人，进士三十人。十一月引见，敕付尚书省考试；十二月吏部奏付考功员外郎申世宁考试，秀才一人，俊士十四人，所试并通，敕放选与理入官；其下第人各赐绢五疋，充归粮，各勤修业。自是考功之试，永为常式。至开元二十四年，以员外郎李昂与举子矛盾失体，因以礼部侍郎专。

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进士榜头，竖黏黄纸四张，以毡笔淡墨袞转书曰“礼部贡院”四字；或曰：文皇顷以飞帛书之。或象阴注阳受之状。进士旧例于都省考试。

南院放榜，张榜墙乃南院东墙也。别筑起一堵，高丈余，外有墉垣，未辨色；即自北院将榜就南院张挂之。元和六年，为监生郭东里决破棘篱圻裂文榜，因之后来多以虚榜自省门而出，正榜张亦稍晚。

开成二年，高侍郎锴主文，恩赐诗题曰《霓裳羽衣曲》。三年复前诗题为赋题，太学《石经诗》并辞，入贡院日面试。大中中，都尉郑尚书放榜，上以红笺笔札一名纸云，“乡贡进士，李”，以赐镐。

《文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时征将薨，太宗尝梦见，及觉，左右奏征卒。故曰，“俄于仿佛，忽睹形仪。”复曰，“高宗昔日得贤相于梦中，朕今此宵失良臣于觉后。”

高祖呼裴寂为裴三 明皇呼宋济作宋五 德宗呼陆贽为陆九。

高祖呼萧瑀为萧郎 宣宗呼郑镐为郑郎。

裴晋公下世，文宗赐御制一篇，置于灵座之上。

白乐天去世，大中皇帝以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元和十三年，进士陈标，献诸先辈诗曰：“春官南院院墙东，地色初分月色红。文字一千重马拥，喜欢三十二人同。眼前鱼变辞凡水，心逐莺飞出瑞风。莫怪云泥從此别，总曾惆怅去年中。”

令狐赵公，大中初在内庭，恩泽无二，常便殿召对，夜艾方罢，宣赐金莲

花送归院。院使已下，谓是驾来，皆鞠躬阶下。俄传吟曰：“学士归院！”莫不惊异。金莲花，烛柄耳，惟至尊方有之。韦澳、孙宏，大中时同在翰林。盛暑，上在太液池中宣二学士；既赴召，中贵人，颇以絺绤为讶，初殊未悟；及就坐，但觉寒气逼人，熟视有龙皮在侧；寻宣赐银饼，馅食之甚美；既而醉以醇酎。二公因兹苦河鱼者数夕。上窃笑曰：“卿不禁事，朕日进十数，未当有损。”银饼馅，皆乳酪膏腴所制也。

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学士。暇日与诸昆季蹴鞠于太平里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遂赐酒两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态。

白乐天以正卿致仕，时裴晋公保厘夜宴诸致仕官，乐天独有诗曰：“九烛台前十二姝，主人留醉任欢娱。飘摇舞袖双飞蝶，宛转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还酩酊，夜深临散更踟蹰。南山宾客东山妓，此会人间曾有无”。

长庆中，赵相宗儒为太常卿，赞郊庙之礼，罢相三十余年，年七十六，众论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仆为东府试官所送进士。”

开成中，户部杨侍郎检校尚书镇东川，白乐天即尚书妹婿。时乐天以太子少傅分洛，戏代内子贺兄嫂曰：“刘纲与妇共升仙，弄玉随夫亦上天。何似沙哥领崔嫂，碧油幢引向东川！”又曰：“金花银碗饮兄用，罽画罗裙尽嫂裁；觅得黔娄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来！”

李石相公镇荆，崔魏公在宾席；未几公擢拜翰林，明年登相位，时石犹在镇。故贺书曰：“宾筵初起，曾陪樽俎之欢；将幕未移，已在陶钧之下。”

薛能尚书镇彭门，时薄、刘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数岁，溥镇徐，巨容镇襄，岌镇许，俱假端揆。故能诗曰“旧将已为三仆射，病身犹是六尚书。”

崔安潜镇西川，李鋌为小将。广明初，驾幸西蜀，鋌乃蜀帅带平章事。安潜乃具寮耳；曾趋走，人皆美之。

庾承宣主文，后六七年方衣金紫，时门生李石，先于内庭恩锡矣。承宣拜命之初，石以所服紫袍金鱼拜献座主。

令狐赵公在相位，马举为泽潞小将，因奏事到宅；会公有一门僧善声色，偶窥之，谓公曰：“适有一军将参见相公，是何人？”以举名语之。僧曰：“窃视此人，他日当与相公为方面交代。”公曰：“此边方小将，纵有军功，不过塞垣一镇，奈何以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与语，贫道为细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亲切，并恐是扬汴。”公于是稍接之矣。咸通元年，公镇维扬，举破庞勋有功。先是上面许成功与卿扬州，既而难于

爽信，即除举淮南行军司马。公闻之，即处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军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卜。

光化二年，赵光逢放柳璨及第。光逢后三年不迁，时璨自内庭大拜，光逢始以左丞征入。未几，璨坐罪诛死，光逢膺大用，居重地十余岁，七表乞骸，守司空致仕。居二年，复征拜上相。

韦承贻，咸光中策试，夜潜纪长句于都堂西南隅曰：“褰衣博带满尘埃，独上都堂纳试回。蓬巷几时闻吉语，棘篱何日免重来。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丸成鼎未开。残月渐低人扰扰，不谁是谪仙才。白莲千朵照廊明，一片升平雅韵声。才唱第三条烛尽，南宫风景画难成。”

赵渭南嘏尝有诗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果渭南一尉耳。嘏尝家于浙西，有美姬、嘏甚溺惑。洎计偕，以其母所阻，遂不携去。会中元为鹤林之游，浙帅窥之，遂为其人奄有。明年嘏及第，因以一绝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阳台去作不归云。当时闻说沙吒利，今日青娥属使君。”浙帅不自安，遣一介归之于嘏。嘏时方出关，途次横水驿，见兜舁人马甚盛，偶讯其左右，对曰：“浙西尚书差送新及第赵先辈娘子入京。”姬在舁中亦认嘏，嘏下马揭帘视之，姬抱嘏恸哭而卒。遂葬于横水之阳。

○条流进士

咸通中，上以进士车服僭差，不许乘马，时场中不减千人，虽势可热身，亦皆跨长耳。或嘲之曰：“今年敕下尽骑驴，短轡长鞦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闽中进士

薛令之，闽中长溪人，神龙二年及第，累迁左庶子。时开元东宫官僚清淡，令之以诗自悼，复纪于公署曰：“朝旭上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余涩匙难馆，羹稀箸易宽。何以谋朝夕，何由保岁寒？”上因幸东宫览之，索笔判之曰：“啄木觜距长，凤皇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因此谢病东归。诏以长溪岁赋资之，令之计月而受，余无所取。

欧阳詹卒，韩文公为《哀辞序》云：“德宗初即位，宰相常袞，为福建观察使，治其地。袞以辞进，乡县小民，有能读书作文辞者，亲与之为主客之礼，观游宴飧，必召与之，时未几，皆化翕然。于时詹独秀出，袞加敬爱，诸生皆推服。闽越之人举进士，由詹始也。”詹死于国子四门助教，陇西李翱为《传》，韩愈作《哀辞》。

○贤仆夫

萧颖士性异常严酷，有一仆事之十余载，颖士每以捶楚百余，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择木。其仆曰：“我非不能他徙，迟留者，乃爱其才耳！”

武公干常事蒯希逸十余岁，异常勤干，泊希逸擢第，干辞以亲在乞归就养，公坚留不住。公既嘉其忠孝，以诗送之，略曰：“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时人醵绢赠行，皆有继和。

卢钧仆夫

李元宾《与弟书》云：“赖一仆佣债，以资日给其文颇勤勤叙之，而不记姓名。”

李敬者，本夏侯谯公之佣也。公久厄塞名场，敬寒苦备历，或为其类所引曰：“当今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你何不徙之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有何长进！纵不然，堂头官人，丰衣足食，所往无不克。”敬赧然曰：“我使头及第后，还拟作西川留后官。”众官大笑。时谯公于壁后闻其言。凡十余岁，公自中书出镇成都，临行有以邸吏托者，一无所诺；至镇，用敬进奏，既而鞅掌极矣。向之笑者，率多投之矣。

○旧话

一曰闻多见少，迹静心勤。卷头有眼，肚里没嗔。二曰貌谨气和，见面少，闻名多。三曰上等举人，应同人举；中等举人，应丞郎举；下等举人，应宰相举。

○切忌

就门生手里索及第 求僧道荐属姑息 对人前说中表在重位 夸解作客 爱享后进酒食

○没用处

天宝二年，吏部侍郎宋遥、苗晋卿等主试，禄山请重试，制举人第一等人十无二。御史中丞张倚之子爽。手持试纸，竟日不下一字，时人谓之“拽帛”。

高涣者，锴之子也，久举不第。或谑之曰：“一百二十个蜣螂，推一个屎块不上。”

薛昭俭，昭纬之兄也，咸通末数举不第，先达每接之，即问曰，贤弟早晚应举昭俭难而退。论曰：七情十义，靡不宗于仁而祖于礼者，矧乃四科之本，文不居先；三益之门，德常在首。又何片言小善，辨口利辞，垂于简编，侔于粉绩者也！或曰：“不然，夫人项天踵地，惟呼最灵，有德者未必无文；其上也文不胜德，其次也德不胜文。有若文德具美，含元不耀者，其惟圣人乎！奈何近世薄徒，自为岸谷，以含毫纸墨为末事，以察言守分为名流。泊乎评品是非，适较今，竟不能措一辞，发一论者，以无愧于心乎！故仆虽题亲咏折冲樽俎者皆列于门目，斯所以旌表瞻敏，而矛盾棒莛也。亦由辱以马鞞，而俟之莺谷。我者当免咎与！若乃先达所传，臧否人物，虽不研究根本，皆可著鉴

行藏，莫匪正言，足方周谚。其有迹处皂隶，而行周君子者，苟遗而不书，则取舍之道，贱贤而贵愚；忠孝之本，先华而后实。七十子之徒，其臣于季孟者，亦其类而已。”